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二）：‘防守’

作者：〔美〕纳博科夫译者：陈岚兰岳崇 责任编辑：张

0季 责任校对：文欢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邮编：〕 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印刷厂

开 本：850X1168毫米 32开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8.25

版 次：1999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本书为纳博科夫第三本小说，讲述一个象棋天才由于长期沉溺于棋局而逐渐精神失常的故事。主人公卢仁小时候是个不引人注目、性格孤僻忧郁的孩子，对父母来说他就像一个谜，是同班同学嘲笑的对象。现实生活总是让他感到焦虑，于是他把象棋作为逃避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事实证明，他是个象棋天才，并一跃成为象棋大师。然而，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象棋棋局渐渐取代了他的现实生活。在一次比赛中，他精心设计的防守之策因为对手出其不意的着法而变得一文不值，这样的现实让他的精神世界最终崩溃。尽管有体贴的妻子的帮助，但是他沉湎于在想象中与一个未知的力量对弈，不能自拔，最终他使用唯一的解决方法“退出比赛”来结束这场比赛，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故事情节紧凑，引人入胜，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卢仁作为象棋大师的魅力，更会对卢仁的遭遇感到深切的同情。

最令他惊诧的是从星期一开始他就要被称为卢金了。 他的父亲——真正的卢金，老卢金，作家卢金——走出他的 保育室，脸上带着一丝笑意，搓着双手（手上已经搽过了透 明的夜用冷霜），脚下穿着软羔皮拖鞋，睡眼惺忪地走回卧室。

躺在床上的他的妻子略抬起身，问道：“怎么样？” 他一边脱下灰色的睡袍一边回答说：“我们成功了。他

-1 -

纳博科夫小说， 集

平静地接受了，唉……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那真太好了……’，

他的妻子说着，慢慢地拉起丝绸毯盖住身体，“谢天谢 地，谢天谢地……， ’

这的确是一种解脱。

整整一个夏季——乡下短暂的夏季里主要弥漫充溢着 三种气味：紫丁香花的气味，新割青草的气味和枯干树叶的 气味——他们都在争论该在什么时候、又该以何种方式去 告诉他。结果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 8月底。这期间他们一 直小心翼翼地对他旁敲侧击着，直到今天才终于把问题向他挑明。

然而他的反应只是默默地抬起头。

他的父亲在一旁假装蛮有兴致地敲击着晴雨表的表 盘，表盘上

的指针总是指向暴风雨的位置。而这时他的母亲 则蹑手蹑脚溜到房子深处的某个地方，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一束很长的横七竖八捆着的蓝铃花被遗忘在了钢琴盖 上。

那个肥胖的法国女家庭教师自告奋勇，主动提出由她 承担重任，来抓住这个小公牛的犄角，尽管这个小公牛同样 也令她十分畏惧。胃 一

她过去常常给他大声朗读《基督山伯爵》时不时还停下来动情地感叹道“好可怜好可怜的邓蒂斯！”X。然而，好可怜好可怜的邓蒂斯却没有激起他的同情心，他正在纸上绘 着她丰满的胸部，且努力把它画得尽可能地恐怖。对于她颇有教养的感叹，他的反应只是眯眯眼睛，然后用橡皮使劲擦

防守：

3

画纸，画纸被擦破了。

许多年之后，在那意想不到的神志清醒而又心醉的一年，他怀着令人眩晕的喜悦心情，回忆起在游廊上读书的时光。花园里树叶草丛飒飒作响，使他心旷神怡。

记忆浸泡在阳光和甘草茎浓郁的甜蜜花香之中，昔日里女家庭教师常常用铅笔刀削下一块甘草茎，让他含在嘴里；而他则把图钉放在吱嘎作响的柳条椅上来迎接她肥硕 的臀部。蚊子在他精瘦的膝盖上叮了一下，幸福地鼓起了血 红的肚子。

在他的记忆里，放在柳条椅上的图钉是同阳光、花园里的声音和蚊子同样重要的。十岁的男孩对膝盖已很在意 痒痒的肿包被挠得直到流出血来。他那被太阳晒成古 铜色的皮肤上除了

指甲的抓痕外，还有被沙粒、小石子、细树枝刮过的痕迹。蚊子为了躲牙齿——正被圣彼得堡的牙医用铂丝固定矫正着——低下戴着螺旋小尖帽的脑袋。卢金用五只手指抓挠着被叮过的地方——女教师慢慢地伸出手去，去抓打开的图画本，去抓那张令人难堪的漫画。她心中的畏惧感在持续地加强着。

"不，最好还是让我亲自对他说，"老卢金不自信地回答，"一会儿再告诉他，让他先静下心来听写吧。'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无法忍受。'"老卢金沉稳地读着，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令人无法忍受。"

他的儿子写着，几乎完全趴在了桌子上，齙着戴着矫形套的牙齿，"出生"和"忍受"两个词空下来没有写上。算术就好多了，一个位数很多的数字经过许多次尝试之后，恰好能

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被19整除，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快感。

老卢金担心，当他的儿子了解到这件事与希努斯和特鲁维尔这两个庸碌无为的开国皇帝、俄语单词都带"Ъ""的这个字母以及俄国两条主要河流同样必要时，他会像两年前那样大发脾气。

那是法国女家庭教师刚刚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她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把楼梯和地板踩得吱吱嘎嘎，衣箱也弄得咚咚作响，整个房子都随之震颤不已。然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发脾气，只是安静地听着。父亲尽量挑一些最有趣、最能吸引他的字眼来说。但是当说到他将要像成人一样被人以姓氏

相称的时候，他的脸红了，开始不停地眨眼睛，仰面 躺在枕头上，张着嘴，晃着头〔当父亲注意到他的困惑和预料之中的噙在眼中的泪水时，焦急地说"别这么晃头"〕，可是他并没有哭出来，而是把头埋在枕头里，嘴唇发出"噗、 噗"的声音，突然，他抬起头，脸色潮红，满是压痕，双眼烁烁 闪亮——他飞快地问了他的父亲在家里他们会不会也要叫 他卢金。

此刻，天气窒闷，使人神经紧张。他们坐在马车上赶 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敞篷马车内，老卢金坐在妻子身旁， 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时刻准备在儿子那倔强地扭向一边 的脸庞朝向自己时，向他投以微笑。他的脑袋里琢磨着为什么儿子会像妻子所说的那样，突然变得那么地"顽固"。此刻 小卢金坐在他们的对面，身体裹在深色羊毛苏格兰呢斗篷 内，头上歪戴着一顶水手帽（现在父母谁也不敢去给他戴 正），眼睛斜视着路边飞快向后跑去的桦树林，那片桦树林

防守

5

顺着一条铺满桦树叶的小沟向前延伸着。"不冷么？"
当路向小河方向拐去，一阵风吹来，他的母亲帽子上的 灰鸟翅膀迎风抖动起来时，她问。"嗯，冷。"儿子盯着小河说。
母亲伸出手，想帮他裹上斗篷，可是看到他服中的神情，她马上缩回手，手指在空中比划了一下，说，"裹一下斗 篷，裹紧点儿。"

儿子没有动。她抿了一下嘴唇，以使面纱不致贴在嘴上 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就像面部有痉挛性毛病似的一一 她望着丈夫，目

光中流露出求助的神情，试图寻求他的帮助，丈夫也裹着一条斗篷，双手戴着厚手套放在花格呢旅行毯上，毯子松松地搭在他和儿子身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皱褶。

"卢金？喂，卢金？"

父亲强挤着笑，在毯子下面用腿轻轻碰了儿子一下。儿子撤回腿。

马车驶过农民的木屋，木屋屋檐上长满了厚厚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又驶过路边的旧路标（上面标有村庄名及村庄"灵魂们"的号码），路标上的字迹大多数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模糊糊的了；接着它又驶过了村边的老井，井上挂着吊桶；时而又可以看见黑泥巴地上赤着白腿的村妇。马儿得哒得哒地走在山腰，山下第二辆马车紧随其后，车内坐着相互憎恨的女家庭教师和管家。车老板咂鼓起嘴唇，吆喝了一声，马儿快步小跑起来。灰暗的天空下，二只乌鸦在满是稻

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麦残株的土地上空缓缓地盘旋着。^

车站距庄园一英里半。坐落在马车飞快平稳地穿过的 那片哗哗作响的桦树林的另、一边，小路与圣彼得堡公路的交汇点上。车站的另一侧，小路继续向前延伸着，穿过铁轨，钻过路障，伸展到无人知晓的地方。

"如果愿意，你可以去玩那些布娃娃。，' ^

老卢金讨好地对止子说。儿子没吱声，跳下马车，动了动被毯子上的羊毛绒刺痛了的脖子，默默地捏着父亲给他

的10戈比硬币。女家庭教师和管家笨拙地从第二辆马车里爬出来。一个走到右边，一个走到左边。父亲脱下手套，母亲摘下面纱，面面相觑地望着那个长有啤酒肚儿、正在整理着旅行毯的脚夫。一阵风突然吹来，（吏马鬃竖起，车老板深红色的袖子也随之鼓涨起来。

卢金在车站月台上独自走向摆着5个布娃娃的玻璃橱窗。布娃娃们期待着有人投币，以使自己苏醒并转动起来。但是今天这台机器出了故障，因此她们的期待只能落空了。卢金踌躇了一下，然后走到铁轨旁边。

在他的右边，一个小女孩正坐在一个大行李捆上，手托着胳膊肘啃着一只青苹果；左边站着一个打着绑腿的男人，手里拿着马鞭，正眺望着远方森林的边际，那里冒出一股白烟，几分钟之后就会看见火车头了。

在卢金的前面，铁轨的另一侧，一辆没有轮子的黄褐色的二等车深深地扎在地里，成了一栋临时房子，一个农民正在它的旁边劈柴。

突然，这一切都被泪水模糊了，卢金的眼皮灼热，他无防守

7

法再去忍受即将发生的事情。父亲把一叠车票呈扇形展开，母亲用眼睛数着行李。火车呼啸着驶进站来。脚夫把悬梯靠在马车上，以便上车搬行李。：卢金朝四周望了望。小女孩仍在啃着苹果；打绑腿的、男人仍在向远方眺望；一切都很平

静。

胃卢金漫步似地走到车站月台的尽头，然后突然飞奔起来。他跑下台阶，那边是一条崎岖的小路，站长的花园，篱笆，边门，枞树林——然后是一个小小的山谷，接着是一片密林。

起初，他径直跑进树林，踏过茂密的羊齿菜，踩着红红的百合花叶——帽子用橡皮筋穿着挂在脖子后面，膝盖在羊毛袜里热乎乎的：，这些都是为去城里而穿上的。卢金边跑边哭，一根树枝戳在了他的额头上，他骂着小孩子'的脏话——最后，他终于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蹲下，用斗篷盖住了自己的双腿。

这一天是一年一度的他们从乡下返回城里的日子，返城的日子真不好过，屋子里堆满了要带的东西，你甚至十分忌妒园艺师，因为他可以不走。直到今天，他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日前所说的那个转变会给他带来的全部恐惧。往年秋季回到城里是那么地幸福。清晨他总是与女家庭教师一起漫步在那几条街道上，再沿着涅夫斯基大街穿过大堤走回家。

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多么快乐的清晨散步。有时她会建议先从大堤开始走，但他总是拒绝她的建议——一方面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从小养成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

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因为他害怕彼得和保罗城堡那里的炮声，雷鸣般的炮声震得窗玻璃哗哗作响，简直能震破他的耳鼓——（通过细微的调整）他总是能做到在12点钟到达涅夫斯基大街，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远离12点钟的炮声。而如果散步的先后顺序有所改变的话

，轰隆隆的炮声就会追上他、吓着他。午餐后他坐在沙发上沉思，腿上盖着虎皮毯。时钟敲响2点的时候，他的牛奶就会在银餐杯中散发出诱人的浓香；3点时，他就会坐在敞篷马车里出去兜风。

现在，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令他憎恶的陌生的新事物，那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无法接受的世界。

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要上5节课，还有一群男孩子，他们要比那些最近——就是7月份在乡下那座桥上包围他、用锡枪瞄准他向他射击的男孩子们更可怕，他们把锡枪上的橡皮吸盘拔了下去，所以射出来的水打在身上就像用棍子抽打的一样疼痛。

树林里寂静而且潮湿。

小卢金哭了个够之后心绪不宁地摆弄了一会儿小甲虫，用手指碰碰它的触角，又用好长时间努力把小甲虫往一块石头下塞，想再次听一听小甲虫被碾碎时身体所发出的声音，再看一看小甲虫身上流出的汁液。

后来，卢金感觉掉雨点了。于是他站起身，找到一条熟悉的小路，在草根上羁绊了一下之后他突然飞跑起来，心中有一种报复似的想法，那就是要跑回庄园去，藏在那里，在那里度过冬天，靠吃储藏室里的奶酪和果酱生存下来。小路

防守

9

在林间延伸了10分钟左右，又顺势蜿蜒到河边。河面上满是雨点浇在河水上形成的涟漪。5分钟之后，他看到一个锯木

工厂和一个撒满了没及脚踝的锯末子的人行桥，然后是一条上坡的小路，再然后——透过光秃秃的紫丁香枝头——他看到了那所房子。

他翻过墙，看见了开着窗户的客厅，他顺着排水管爬到墙皮剥落的飞檐上，然后翻过窗台。一进客厅他立即就停下脚步来侧耳倾听。一张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外祖父的照片——浓黑的络腮胡子，手中拿着一把小提琴——正低头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一边的时候，外祖父马上就消失了，溶入玻璃镜面之中去了——这是一个他每次进客厅时都必须做的有些伤感的游戏。

他站着想了一会儿，动了动上嘴唇，上牙上箍着的铂丝也跟着上下移动了几下。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随着主人一起匆匆赶回的清脆的回声下了他一大跳，他沿着走廊狂奔起来，冲上楼梯，跑到阁楼里。阁楼很特别，从它的一扇小窗户向下可以看得见楼梯，看得见棕色的、下面镂有典雅图案的楼梯扶手反射出的光亮，后来这光亮又渐渐地消失在楼下的阴影里。阁楼里安静极了。楼下父亲的书房突然传出低闷的电话铃声；铃声时断时续持续了很久，然后又是一片寂静。

他坐进一个盒子里。旁边一个相似的盒子盖是打开的——里面放着许多书。一辆女式自行车倒放在一个角落里，后轮上的绿网已经很破旧，自行车的一边靠着墙放着一块未刨平的木板，另一边是一只大衣箱。

了法兰绒围巾可还是不被允许出去一样。他伸手摸了摸打开盖的盒子里放着的几本布满灰尘的书，在上面留下几个黑手印。书旁边是一个只剩下一根羽毛的羽毛球、一张大照片（军乐团的），一张有裂纹的棋盘和其它一些不太有趣的东西。

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

他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的嘈杂的说话声和门前发出的吱嘎吱嘎声。他小心翼翼地 向阁楼窗外望去。下面的楼梯上，他的父亲像一个小伙子似的匆匆向上跑来，但在没上到楼梯平台之前又转过身去迅速跑了下去，两只膝盖向两旁甩动着。

下面的说话声变得清楚了，有男管家的声音，马车夫的声音，看守人的声音。楼梯上很快又发出了响动，这次是母亲在匆匆地向上跑。她的双手提着裙子，在到达楼梯平台之前也停了下来，但是她俯在楼梯的扶手上向上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张着两只胳膊跑了下去。

一分钟之后，所有的人集体出现在楼梯上——父亲秃秀的脑瓜顶反射着光芒；母亲帽子上的小鸟颤乱抖动，像是一只困在混水池塘里的鸭子！男管家的小平头则像小鸡啄米般一点一点地颤动；他们的后面跟着马车夫、看守人。大家不时地俯在楼梯扶手上向上张望，不知为什么牛奶女工阿库丽娜也来了。最后，是磨房来的一个黑胡子农民，一个在小卢金未来的恶梦中经常出现的人，就是由最强壮的他，把小卢金从阁楼扛进了马车。

老卢金，作家卢金，经常琢磨他的儿子长大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在他所写的书里（几乎都是写给男孩子、少年和中学生的，只有一本已被人遗忘的名为《气味》的书除外。所有的书都装着厚实的、五颜六色的书皮）经常会出现一个金发少年的形象。性格“倔强”、“忧郁”，最后成了一名小提琴家或画家，心地永远是那么善良美好。

在他看来，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注定只会是平庸之辈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如果世上确有平庸之辈存在的话）。尽管他的儿子看起来与别人家的孩子并无明显的不同，但他却说璞玉也并非一望即知其珍贵的。老卢金总是念念不忘他已故的岳父曾是一名作曲家（虽然老头有些枯燥乏味，而且即便是在事业巅峰时期，其水平也曾遭人非议）；他还不只一次地做过一个美丽的梦，梦中的画面酷似平板印刷作品，在梦中他手持蜡烛走下楼梯来到客厅。客厅里，一个身着长及脚踝白色睡衣的小神童①正弹奏着——架巨大的钢琴……

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看得出他的儿子是多么地出类拔萃，他觉得别人对此或许比他了解得更清楚。他为儿子选择的学校因其对学生仁爱、体贴、理解以及善于塑造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久负盛名。这所学校在创建初期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教师与学生们一起做游戏的场面：物理教师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一边在

手中团着一个雪球；正在棒球②场地上奔跑的 数学教师的胸前被小硬雪球一下命中；连校长本人也在场， 他不时欢呼雀跃着为比赛喝彩。现在这样的场面不再有了， 但这所学校仍以其特有的快乐安逸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儿 子的班主任，俄国文学教师，是卢金的老熟人，也是一个不 错的抒情诗人，曾出版过模仿诗人阿那克里翁③创作风格 的诗集。

①此句原文为德语。 @此词原文为俄语。

③'阿那克里翁：公元前6世纪时，古希腊宫廷诗人
防守

13

"有时间来坐坐，"卢金第一次带儿子来学校的时候他 这样对卢金说，"每个星期四12点左右我都在。" 卢金今天来了。

楼梯上空无一人，静悄悄的。当他穿过大厅向教师办 公室走去的时候，一阵嘈杂的笑声隔着房门从2班教室传 出来。在随后的一片寂静中，只听得见他在长长的大厅的嵌花 地板上发出的咚咚的脚步声，教师办公室里，班主任正坐在 一张铺着台面布（容易令人联想起考试）的大桌子旁写信。

儿子入学后，他一直没有机会和班主任交流，在相隔一 个月后再一次来到学校，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的期盼，同时 也充满了紧张和胆怯——以及当年他本人曾经经历过的所 有感受。

那时，他还很年轻，穿着大学校服，去拜见一位文学评 论杂志的编辑，聆听后者对他处女作的评价。此刻，他所听 到的，既不是与当年一样他潜意识中所期望的欣喜赞叹之 辞（就像你刚刚在一个陌生的小镇醒来，眼睛未及睁开，心 中却已在期待

一个非凡的阳光明媚的清晨了），也不是那些 他本人津津乐道的关于儿子的话题（如果直到最后班主任也不去涉及的话）——他所听到的，只是一些冷淡枯燥的词语，这表明班主任对他儿子的了解比他还少，至于璞玉这样的话根本未曾提及。

班主任小心翼翼地摘下卡得紧紧的夹鼻眼镜，鼻梁上留下两个浅浅的红印。他低下头，用手心揉着双眼，开始说起这个男孩应该表现得更好些，还说这孩子和同学们相处得不太好，课间休息也不太爱活动……

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这孩子无疑是有能力的，"他终于揉完了眼睛，"但我们注意到他总是无精打采的。"

这时楼下响起了摇铃声，随后铃声在楼上响起，不一会儿整个楼里都充满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刺耳的声响。

突然，铃声戛然而止，两三秒钟的沉寂之后，一切仿佛都恢复了生机，喧嚣起来。书桌盖咣当咣当响个不停，大厅里充满了说话声、脚步声。

"这是大课间休息，"班主任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操场看一看孩子们做游戏。" ^

孩子们飞快地跑到楼梯旁，双手扶着楼梯栏杆，顺着光滑的台阶一口气滑下去，凉鞋底啪达啪达地在已经磨得很光的台阶边拖过。楼下密密麻麻的衣架处许多孩子在换鞋，有的孩子坐在宽宽的窗台上，呼哧呼哧地匆匆系着鞋带。突

然，他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他正哈着腰厌倦地从布口袋里往外掏靴子。一个淡黄色头发的男孩急忙忙地跑过他的身边，撞在了他的身上。

他挪向一边，猛然瞥见了他的父亲。父亲正冲着他笑，一只手托着高顶软羔皮礼帽；另一只手掌在帽顶上压着必要的帽褶。小卢金眯缝起眼睛，转过身去，装作没有看见他。他后背冲着父亲，蹲在地板上换靴子。已经换好鞋的孩子从他的身上跨过，每被碰一下，他的腰就弯得更低，好像藏在 了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最后他终于换好鞋走了出去——身穿一件灰色长外套，头戴一顶软羔皮小帽（几次被刚才那个魁梧的男孩子碰掉在地上）。

防守

15

他的父亲已经站在操场另一侧的大门旁，脸上带着期望的神情向这边张望着，他的身边站着班主任。

这时，被当作足球踢的灰色大橡胶球滚到了班主任的脚下，他本能地发扬起学校的优良传统，作出要抬脚踢球的姿势，可是刚刚笨拙地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向另一只脚上，脚上的一只雨靴就差点掉下来。于是他开朗地大笑起来，站在他身旁的老卢金急忙扶住他的胳膊肘。小卢金抓住这个机会，偷偷溜回门厅。门厅里静悄悄的，听得见衣架深处的校工舒适的哈欠声。透过星星状铸铁栅栏之间的门玻璃，他看见他的父亲突然摘下手套，迅速地同班主任握手告辞，随即消失在大门外。

小卢金这才走出门厅，谨慎地沿着嬉戏的孩子们的身旁走过，左拐来到拱门下堆着木柴的地方，竖起领子坐在了圆木堆上。

就这样，有将近二百五十个课间休息时间他都是在木柴堆上度过的，直到他被带往国外的那一年。有时，老师会突然出现在拐角处。

"卢金，你为什么总是坐在这儿？你应该和别的男孩一起跑跑跳跳。"

卢金站起身，努力寻找到离班里课间活动特别剧烈的三名同学等距离的一点，然后躲闪开被谁"砰"地一脚踢过来的足球。当确信老师已经走远之后，小卢金又回到木柴堆上。

来到这里的第二天他就选择了这个地方，那是一个灰色的日子，那天他发现自己身旁充满了仇恨以及嘲弄般的

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好奇。于是他的眼睛自然而然地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完全是出于一种见鬼的必须，他才不得不看：~一都在视觉上错综地改变了原本的形状。印着蓝色十字的书页渐渐模糊不清；黑板上的白色粉笔数字变得忽小忽大。

代数教师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低，越来越遥远，完全不知所云了；他的同桌，一个腮边长着小细胡须的阴险的家伙，常带着满足的口吻平静地宣布：

"现在，他要哭了。"

但是卢金——次也没有哭，甚至在那次他们在卫生间联手把他的脑袋塞进一个泛着黄色泡沫的便池里也是一样。

"先生们，"老师在最初的一堂课上曾经介绍说："你们的新同学是一位作家的儿子，如果你们还不曾读过他父亲的作品，那么你们现在就该开始阅读了。"

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几个字，粉笔被碾得嘎吱 嘎吱作响：《托尼历险记》，斯维尔托洛夫联合出版公司。打 那以后的两三个月里，同学们都叫他托尼。

那个长着小细胡须的家伙还神经兮兮地把那本书带到 课堂上，偷偷传给其他同学，还不时意味深长地瞥上一瞥他 的受害者——一下课后他又在书的中间部分挑选出一段在教 室里大声朗读，且故意把字音读错。皮特思切夫一边回头张 望一边使劲将书翻回一页，于是书被撕坏了。

克莱博斯急促而口齿不清地告诉别人："我爸爸说他是 个二流作家。"

格罗莫诺夫大叫："让托尼读给我们听!"

防守

17

"最好一人发一本。"

班上的小丑兴致勃勃地插嘴道，并在一番激烈的争斗 后，最终占有了那本漂亮的、金色和红色相间封皮的 书。书页散落一地，其中有一页印着这样一张图——三个目光炯 炯的学生正站在街道的拐角处把他的午餐喂给一只脏兮兮 的狗。第二天卢金

在他的课桌里发现了这张被人整齐地钉上去的图画。

然而，很快他们就把他遗忘了。

只是偶尔他的绰号会被人叫起，但由于他顽固地不应声，绰号最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他们不再注意卢金，不同他讲话，甚至连班上惟一的一个腼腆的男孩（每一个班级都会有这种类型的学生，就像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胖子”、一个“大力士”、一个“军师”等等一样）也会设法避开他，害怕与他共处不耻的处境。就是这个腼腆的男孩，六年后一战刚刚爆发时，接受了圣乔治红十字会的一个极其危险的侦察任务，后来在内战中又失去了一只胳膊。当他努力回忆（在本世纪20年代）卢金在学校时的样子时，在他的脑海里只能闪现出卢金的背影~~或是卢金坐在教室的前排，两只耳朵向两旁支楞着；或是他为了远离吵闹，走向大厅的另一端；或是他坐着雪橇回家，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后背着一个黑白点图案的书包，白雪在飘落……记忆中只有卢金的背影。他想到跑到他前面去看看他的脸，但那令人记忆模糊的白雪，那无声的纷纷扬扬的白雪，总是盖住他的记忆。这个从前十分腼腆的男孩，现在是一名不安分的政治流亡者了。

18

纳博科夫小说全

他指着报纸上的照片说：“相信吗？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他的脸来，……记不起来……，”

但是老卢金在4点左右透过窗户能看见从远处驶来的雪橇，也能看见儿子的脸——一个苍白的小点儿。儿子像往

常一样径直走到他的书房，脸轻轻贴一下父亲的脸颊，用嘴亲一下空气，然后转身就要离去。

"等一等，"父亲说，"告诉我今天过得怎么样？你被叫到黑板前回答问题了吗？"

他充满渴望地看着他的儿子，心底涌现出一种冲动，想上前搂住他的肩膀，摇晃他，出声地亲吻他苍白的脸颊、眼睛和柔软低陷的太阳穴。

而他的儿子却掉过脸去不瞅他。在上一年级的那个冬天里，小卢金患了贫血病，要依照医生的吩咐注射碘剂，所以他的身上总是有一种让人怜惜的蒜味。尽管牙上的铂丝已被取了下去，但他还总是习惯性地龋着牙向上噉起嘴唇。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诺福克茄克衫，挎着背带，下身穿一条膝盖下钉着纽扣的灯笼裤，他站在桌旁。重心放在一只脚上，缄口不语。而他的父亲则不敢做任何事情来打破他的沉默。小卢金于是转身离去，书包在地毯上拖过。老卢金支着胳膊肘倚在桌旁，桌上蓝皮练习簿里是他正在写着的一部作品（也许此刻某个灵感正突然出现在老卢金的脑海里，也许将来的某个传记作家会很欣赏这个灵感）。

他倾听着隔壁饭厅里传出来的、始终是一个人的说话声。那是他妻子在劝儿子喝杯可可粉，可回答她的是沉默。可怕的沉默，老卢金自忖，他状态不是很好，他的内心深处防守

一定有某种痛楚……也许当初不应该让他上学，可话说回来，

他还是应该和其他孩子多接触接触的……真是矛盾，矛盾”……
，——

“那么，吃块儿点心？”

隔壁的声音还在伤心地继续。回答还是沉默。接着骇人的事情发生了，好像并没有什么起因，另一个人的声音突然响起，沙哑刺耳，随后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仿佛被飓风袭击了一样。

老卢金蹦起来，急忙向饭厅奔去，手中像持标枪一样握着钢笔。他的妻子颤抖着双手扶起桌上被打翻的茶杯和茶碟，查看上面有没有裂纹。她低着头，眼睛不去看她的丈夫，

开口说：“我问了他学校的情况，他不愿意回答，然后就——疯了似的……”他们两人开始倾诉起来。

自从那年秋天法国女教师回巴黎之后，再没有人知道小卢金在他的屋里都做些什么。他屋里的墙纸是白色的，蓝边上画着灰色的大鹅和浅黄色的小狗。一只大鹅摇摇摆摆地走向一只小狗，另一只大鹅走向另一只小狗，就这样一对一对共有38对；屋里有一个支架①托举着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松鼠标本，它们是在棕榈主日②从凯特金市场上买来的；一只绿色的发条玩具汽车从扶手椅花边下偷偷地探出头。这是一间明亮美好的房间。快乐的墙纸，快乐的物品。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基督教节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日，纪念耶稣受难前进入耶路撒冷，因当时民众曾用棕榈树枝欢迎耶稣，故名。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屋里还有书，他父亲写的书。凸字压印的红色和金色相间的封皮。扉页上写着几行题字：我真诚地希望我的儿子永远像托尼一样善待动物和人类，然后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或者写着：我写这本书，是考虑到你的未来的，我的儿子。这些题字在小卢金心中激起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为他父亲害臊的感觉，这些书就像柯罗连科的《盲人音乐师》或冈察洛夫的《战舰巴拉达号》一样枯燥无味。还有一卷厚厚的普希金文集，上面有一张一个厚唇卷发男孩的照片，这本书小卢金从来不曾翻开过。

还有两本书是他的姨母送给他的，他一生都很喜爱这两本书。在他的记忆里，这两本书仿佛是放在一面放大镜下，这种记忆当时是如此强烈地伴随着他，以致于20年后他重读此书的时候，只觉得它们是对他生活的干巴巴的注释，或者可以说是他生活经历的节选版，似乎与他记忆中保留的那个不可重复的永恒形象完全不同。并不是对旅游的渴望迫使他追随菲力斯，弗格，也不是男孩对神秘冒险的渴求吸引他来到贝克街的那所房子。在那里，身材瘦高的侦探（侧面看起来像秃鹰一般），给自己注射一针可卡因之后，便疯狂地拉起小提琴。后来他才弄清楚是什么使他对这两本书如此着迷，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开放的模式：菲力斯，那个带高顶礼帽的木偶，他那优雅的漫步，那一会儿骑在花100万美元买来的大象背上，一会儿又坐在轮船上（船体的一半不得被当作燃料烧掉）的样子；夏

洛克①的逻辑推理

①夏洛克：即福尔摩斯，著名作家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
防守

21

拥有无穷的魅力，他对于各类雪茄烟有着精深的了解，单凭 烟灰他就可以推理出令人信服的论断来，就像是靠护身符 能在水晶宫内行动自如一样。圣诞节这天，父母请来了魔 术 师，魔术师把自己装扮成菲力斯，弗格和福尔摩祐，卢金从 中得到的那种奇妙的乐趣，抵消了他所有的不快，包括老卢 金邀请的那些人。

老卢金邀请了两位熟人的孩子和一位远房孝戚的几个 孩子：两个文静瘦小的男孩和一个面色苍，白，的梳着一条大 辫子的黑头发女孩。老卢金认为这样做既能使孩子玩得高兴，又能让小卢金多交几个朋友。请来的男孩都穿水手服，涂着厚厚的发油。

小卢金惊恐地认出父亲熟人的两个男孩是同学博申夫 和卢申，3班的两个"小霸王"。他们平时总是穿着邋遢，举 止粗野。

"好，现在我们都到齐了。"

老卢金高兴地扶着儿子的肩膀说（肩膀又悄悄地从老 卢金手底下抽走了），"现在我留你们在这儿玩。互相认识一 下，玩一会儿——一会儿我来叫你们：，会给你们一个惊喜。"

半个小时之后，老卢金来叫他们了。屋子里静悄悄的，小 女孩坐在角落里翻着《涅瓦》杂志的增订本，寻找彩色图 片看；博申夫和卢申自觉地坐在沙发上，面色红润，头发由

于涂满了润：发香脂而光可鉴人；两个瘦小的侄子正无聊地一会儿端详墙上的英国版画，一会儿又去打量桌上的地球仪、松鼠和一个早已破损的计算器。

卢金自己也穿着一件水手服，胸前挂着一个哨子，用白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绳拴[^]，坐[^]窗边的硬椅上呆呆地吮吸着大拇指。魔术师弥补了这一切，即使是博申夫和卢申的嘲弄，也无法诋毁魔术师迷人的魅力。[^]

第二天，两个“小霸王”在学校暴露出了他们令人生厌的本性！在大厅，他们走到卢金身边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爆发出一阵粗俗的哄笑。

后来小卢金紧绷着脸提出请求——近来无论说什么他的眉毛都痛苦地紧皱着——母亲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市场上给他买了一个漆成桃木色的大盒子和一本魔术书，封面上是一位穿着晚礼服、颈上挂着奖牌的绅士、手中拎着一只兔子的耳朵。大盒子里面是装有假底几的小盒子、粘着彩纸的魔术棒、一幅做工粗糙的扑克牌〔带人儿的图案是半〕或

半10、一顶内侧缝制着许多口袋可以折叠的高顶礼帽、一根两头栓着小木头家[^]的绳子[^]至于是做什么用的，不得而知。还有一些精美的小纸袋，里面装着各种可以使水变蓝变红变绿的粉末儿。那本魔术书给他带来的乐趣最多。卢金毫不费力就学会了几套扑克牌把戏，对着镜子演示了几个小时。[^]

当可以熟练准确地表演魔术时他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快慰，一种朦胧的深不可测的愉悦。[^]

但总有一些魔术他始终不能掌握，如空中抓卢布，还有 魔术师表演的那种可以在观众挑选出的扑克牌中神奇地抽 出〔从尴尬的卢申耳边〕梅花7的魔术。书中描写的复杂道 具令他烦恼不已，他选择了那些比较简单的魔术。

然而有比那复杂的魔术更令人难堪的事情，圣诞节时
防守

23

学校送来了成绩单，评语极其详尽，对他的懒惰、孤僻、瞌 睡、倦怠都汇报得极其详尽，可谓拖沓冗长。成绩全部用评 语代替，俄文是"不满意"，数学和其它几门功课是"不太满 意"。

—

然而此刻的卢金却沉湎于一大堆所谓的"趣味数学"题 目之中，数字奇妙地排列，几何线肆意地嬉戏。所有这一切 都是教课书上所没有的。他怀着既惊又喜的心情，研究两条 线的排列方式。一条曲线沿着一条；l：线辐射状向上旋转 ——这个例子是为了显示平行线的奇妙，这条直线是没有 端点的，曲线也没有端点，绕着直线徐徐上升，越向上角度 变得越小，曲线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永无止境地运动下 去。最后曲线和直线交汇在一起，然后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 路径向上滑去，卢金的心也跟着一起滑动。但是借助一只格 尺他又强迫这两条线分开了：他只是重新画了两条线，互相 平行。这使他感觉好像在他强行使曲线跳离开来的地方，在 一个无穷无尽的地方，发生了一个无法想象的大灾难，一个 无法理解的奇迹。

他在自己的天堂里流连忘返地徘徊，尘世间的所有线 条在他的

头脑中全都不复存在了。 ^

义有好长一段时间，他陶醉在自己在拼图游戏中的"精彩表现"之中。起初，十分简单，大块大块的四边带齿的拼板 像小奶油甜饼似的彼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即使你把整块 图板拎起来它也不会掉下去。那一年，成年人玩的拼板游戏 从英国传过来，这种游戏在英, 已成为一种时尚——在彼

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德堡最好的玩具店里可以找到这种标明普泽尔的东西^—— 每一块拼板都是精心制作而成的。各种各样的形状. 从最简单的圆盘（蓝天的一部分）到各种最复杂的拼板（拐角、山 岬、巧妙设计的山丘），让你难以弄懂哪块应该放在哪儿, 是 应该拼在黑白花奶牛上？可刚才似乎已拼完了；绿色背景的 黑暗边缘不知是不是牧羊人的拐杖；牧羊人的耳朵和头的一部分，很明显地出现在另一块拼板上，一头奶牛的腰部出 现在左边, 右边树叶下面牧羊人的一只手里握着烟袋。当上 面空间被蓝色背景填满后，蓝色圆盘恰好镶进天空中。当五 颜六色的拼板在最后一刻被精美地拼合在一起，构成一幅 完美的画面时，卢金激动极了，一股奇妙的感觉从心底油然 而生。

有些智力拼板价格十分昂贵，那个有几十个图块的拼 板是他年轻、欢乐、温柔的红发姨母给他带来的。他可以在 梳妆台前花上几个小时仔细琢磨一块拼板是应该填在这个 空间上还是那个空间上，并且凭图块显露出的每一点迹象 去猜测这幅图画的全貌。

隔壁房间里客人们吵吵闹闹，姨母总是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一块也别弄丢了啊！”

有时父亲会走进来，看看拼板，朝桌子伸出手来说道：“瞧，没问题，这块肯定在这儿。”

而卢金肯定会看也不看地叨咕道“垃圾，垃圾，别惨乎进来。”

而父亲总是谨慎地用嘴唇吻一下儿子坚硬的前额，然后绕过银金的椅子、大镜子、《沐浴的弗莱恩》膺品画以及那

防守

2 &

架罩着玻璃保护罩和锦缎布帘的静卧着的大钢琴，悻悻地离去。

26

3

直到复活节假日所在的4月，卢金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才真正来到了。好像有人动了一下开关，整个世界突然昏暗下来。在黑暗中只有一样东西保持着明亮，那就是一种刚刚产生的好奇心，一个他一生都将寄托于此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岛，他的幸福在这儿凝固，4月的那天也随之永久地被封存了。季节的更替，城市的春天，乡村的夏天，只是在另一个不同的层面继续着——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防守

27

这件事情发生得很偶然。为了纪念岳父去世周年纪念

日，老卢金在他的寓所举行了一次音乐会。^
他本人几乎不懂音乐，只是对一曲《拉图维亚》怀有一种鲜为人知的、不太光彩的激情。音乐会上，他只是在刚开始时听听钢琴演奏，接下来就只是满足于欣赏钢琴演奏者映在钢琴架黑色亮漆里的那双手的影子了。；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得组织这次晚会。晚会上要演奏岳父生前创作的作品。像以往任何一个周年纪念日一样，报纸对他的岳父始终未置一辞——一种彻底的、沉重的、无望的遗忘——他的妻子脸上挂着颤抖的笑容，不断地说这都是阴谋、阴-谋、阴谋，说她的父亲在世时就有人嫉妒他的才能，现在还想在死后压制（也的名声。、

今晚她穿着一件黑色开领晚礼服，颈上挂着一个华丽的钻石项圈，臃肿而苍白的脸上带着一成不变的困倦而温和的神情。她静静地接待着客人，柔和而低声地耳语；她的内心被羞怯所包围，她不断地四下张望寻找她的一丈夫：。这时他正迈着装腔作势的步子前前后后地走着，浆过的白衫的前襟像甲冑一样硬邦邦地从马甲背心里支出来——一个和气、谨慎的绅士，正在做他在文艺圈内痛苦的首次登场。 "又是赤裸裸的，"一位文艺杂志的编辑感叹道，同时扫了一眼菲莱涅。后者在强烈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目。就在这时，年轻的卢金出现在他的身旁。他伸手抚摸了几下小卢金的头发，小卢金向后退缩着。一个女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已经长这么大了。"

就他的年龄而言，小卢金长得不仅不大反而挺小。卢金躲在一个人的燕尾服下，上面传来的声音雷鸣般震耳，"不行，请您原谅，我们出版社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

小卢金在客人中间徘徊着，想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人抓住他的肩膀，问他一些愚蠢的问题。客厅里由于摆着一排排电镀椅而显得特别拥挤。有人小心翼翼地握着一个乐谱架走进门来。

几分钟后小卢金偷偷地溜进父亲昏暗的书房，安坐在角落里的沙发椅上。远处客厅里小提琴的低奏声隔着两间屋子轻柔地传来。

他昏昏欲睡地听着，双手抱住膝头，望着微掩着的窗帘后镂花窗户的缝隙，街上路灯发出的一缕淡白色的光从那里透进屋来。时而有一道微光在天花板上弧线状神秘地划过，桌上一个光点随之若隐若现。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反光，也许是那个水晶球形的书镇的侧面反射的，也许是书桌上相框玻璃面反射的。

他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吓了他一跳。他马上意识到桌上的光点是电话托上的金属发出的。男领班从餐厅里走了进来。柠亮桌上的小灯，将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小心地将听筒放在装着吸墨纸的皮套上，接着他陪着一位绅士走回来。绅士走进桌上小灯照射的光圈之中，立即拿起听筒，并用另一只手摸索椅子的后背。男领班走出屋关上门，远处隐约作响的音乐声被关在了门外。

"喂，"绅士对着电话说。

卢金从暗处看着他，纹丝不动。看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如此舒适地坐在他父亲的桌旁，卢金感到十分窘迫。

"不，我已经演奏过了，"他双眼向上看，一只白皙、浮躁 的手摆弄着桌上的什么东西。窗外的木质人行道上马蹄得 得地响过。"我也这样想，"绅士还在继续说。

卢金看得见他的侧面一苍白的鼻子，黑头发，浓密的 眉毛。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他平静地 说，手里继续摆弄着什么东西。

"如果只是想检查……你这个傻瓜，"他笑了，有节奏地 前后晃悠着一只穿着漆皮鞋的脚。然后他熟练地把听筒夹 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两只手拿起桌上他一直在摆弄着 的物体，口中断断续续地回答着："是的，""不，""也许"。

他手中摆弄的是几天前别人送给卢金父亲的礼物""— 一个刨光的小盒子。小卢金还没有得到机会察看里面装的 是什么东西。现在他充满好奇地盯着绅士的手。但是绅士 并没有立即打开盒子。

"我也是，"他说，"很多次，很多次。晚安，小姑娘。"

他挂上听筒，叹了 口气，打开了小盒子。但是他身体转 了过去，挡住了在他肩膀后面的卢金的视线。卢金小心地移 动一下，但是沙发垫滑到了地板上，绅士马上转过身来。

"你在这儿做什么？"他打量着暗处的小卢金说。"哦，窃 听别人的谈活多不好。"小卢金只是一如既往面无表情地看 着他，

一声不吭。绅士正待放下电话时，门响了，老卢金站在门口，并且说："小提琴家，您原来在这儿，请继续。"小提

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琴家站起身，说道："不，不，我已经打完电话了，真是上等的

棋子，会下棋吗？——"水平一般，"老卢金回答。〔你来这儿做什么？难道也是听音乐来了？……〕"多好的游戏，多好的游

戏，"小提琴家边说边轻轻地关上盒芋，"和谐得就像美妙的乐曲。你知道，我听得到它们的：走动声。"老卢金说道："在我

的印象中象棋需要极强的数学头脑，在这方面，我……他们已经在等着您呢，大师。""我倒宁愿下棋。"小提琴家大笑着向门口走去。"众神的游戏，无奇不有。""非常古老的发明。"

老卢金一边附和一边盯着他的儿子说道："你怎么着！跟我们一起来吧！"但是在到达客厅之前，小卢金设法在饭厅逗留了下来。饭厅的桌子上摆放着许多点心，小卢金装了一满盘三明治，然后端着它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一边嘴里嚼着三明治，一边脱下外套，然后就坐在床上吃了起来。当他的妈妈推门向屋里张望的时候，他已经熄灯躺在床上了。妈妈俯身看着他，脖子上的项圈在暗淡的光线下熠熠发光。他假装已经睡着了，于是妈妈转开身，用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才关门

离去——为的是不至弄出声响。

第二天早晨他一醒来，心中就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

四月的清晨，阳光明媚，凉风习习，木板铺就的人行道闪耀着紫罗兰色的光泽，街道前方宫廷拱门附近，一面巨大的红白兰三色相间的旗帜有弹性地迎风舞动着，它后面的天空也相应地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淡紫色、紫蓝色、淡蓝色。和往常一样，假日里卢金总是要和父亲一起出去散步，但这已不同于童年时与父亲的散步了；正午的炮声不会像孩提时那样吓着他，父亲的絮叨也变得格外令人难以忍受。由于

防；守

31

找到了昨天晚上音乐余这个理由，他总是不停地暗示暴事。黄乐是个不错的职业。午饭他们吃的是复活节剩下的千奶酪（现在只剩下矮粗的一个小椭圆形了，圆顶的周围是暗灰色的），此外还有另一块未动过的复活节蛋糕。餐桌旁还坐着妈妈的表妹，她有着与妈妈同样的红铜色头发，可爱迷人。；今天她兴致极高，一边隔着桌子扔着蛋糕屑，一边给大家描述着莱特汉母花25个卢布带她坐他的“安托瓦内特号”单翼飞机的事情。那飞机，顺便提一句，曾经辛试飞的

第五天无法离地，而沃森则顺利地在小飞机场上空一圈圈地盘旋，并且斜飞得很低，看台上的观众甚至能够看见飞行

员耳朵里塞着的脱脂棉球。由于某种原因，卢金对那天上午及午餐的记忆十分清晰，就如同长途旅行前“天发生的事

你总是记得很清楚一样。父亲说午餐后驾车去涅瓦河那边的岛上玩是一个不坏的主意，他正谬着，小卢金年轻的姨母扔过来的蛋糕屑正好击中他的嘴。母亲在一旁一言不发，当第二道菜上来之后，她突然猛地站起身，抽搐的脸埋在手心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哽咽着说："没什么，没什么，马上就会好的。"然后匆忙离开饭厅。父亲把餐巾扔在桌上，追了出去。小卢金永远也没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当他和姨母走过走廊的时候，他听见了母亲房间传来的压低的抽泣声和父亲抱怨的声音，他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胡思乱想"。：一；

"我们离开这里吧。"姨母低声说，看上未很局促不安。他们走进书房，一束阳光照在堆得满满的扶手椅上，光束里微小的尘埃舞动。她点燃了只香烟，轻吹一下透明的烟

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雾，它们立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她是惟一一个能使小卢金不感到拘谨的人，此时此刻更是愉快。房间里有一种奇怪的安静，一种对什么事情的期盼。"好，让我们玩点什么吧，"姨母匆匆地说，从后面抚摸了一下他的脖子，"你的脖子真细呀，一只手就能抓住……""你会下棋吗？"小卢金胆胆怯怯地问，脑袋从姨母的手中挣脱出来，脸颊贴在姨母天蓝色的丝绸袖子上摩挲着。"玩纸牌要好一些。"她心不在焉地说。不知道什么地方砰地一声响，她抽搐了一下，把脸转向声音发出的地方，侧耳倾听起来。"不，我要玩象棋，""象棋很复杂，亲爱的，一

会儿功夫你学不会它。”他来到桌旁，找到那个盒子，它被放在了相框后面。姨母站起身取烟灰缸，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嘴中轻声说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好像以此来结束她的思考。卢金把盒子放在一张嵌花的矮桌上说：“棋在这儿。”姨母说：“你还需要棋盘，你知道，我来教你玩跳棋更好些。跳棋要简单得多。”“不，象棋。”卢金说着，一边展开油布棋盘。

“首先把棋子摆好，”姨母叹了口气开始说道：“白的在这边，黑的在那边，王和后挨着，这里放军官，这里放马。每个角落上放炮。现在……”她突然不动了，还拿着一个棋子的手停举在空中，眼睛盯着门看。“等等，”她不安地说，“我好像把手帕忘在饭厅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打开门便随即又返回来，“让它去吧，”她又坐了下来，“不，我不在时你别摆棋子，你会摆错的，这个叫兵。现在让我们来看它们怎么移动。马当然跳。”

卢金坐在地毯上，肩膀抵着姨母的膝盖，看着她那带着防守

33

细白金手镯的手拿起棋子又放下。

“后是最容易移动的。”她满意地说，伸出手指动了动后，因为它没被放在正方形的中央。姨母说：“一个子吃另一个子，就是把它推出去然后取代它的位置。兵斜着吃。如果你来吃我的王但是它能跑掉，这叫将军；但是如果它无处可逃，就叫将死。所以你的目标就是吃我的王，我呢，则是吃（尔）的王。你看解释这些多费事。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玩，嗯？”

"不，就现在。"卢金突然低下头吻了吻姨母的手。

"你真讨人喜欢，"姨母轻声地说，"我从来没想到你会这么温柔……毕竟你是一个好男孩。"

"请开始吧。"卢金说，跪在地毯上向前挪了挪，手放到矮桌上。但是这时姨母突然猛地站起身来，裙子扫到棋盘上，碰掉了几个棋子。门口站着父亲。

"回到你的房间去。"父亲扫了一眼儿子，卢金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被人赶出房间，他吃惊极了，仍然一动不动地跪在地毯上。

。

"你没听见吗？"父亲说。

卢金脸红了，开始寻找掉在地毯上的棋子。

"快点！"父亲的声音像雷鸣一般，以往他从来没有这样过。姨母急忙把棋子胡乱地往盒子里塞。她的手颤抖着，一个兵说什么也放不进去。

"拿着它，拿着它。"她说。

卢金慢慢卷起油布棋盘，又拿起盒子。缘于一种深深的受伤害感，他的脸黑沉沉的。他捧着棋盒和棋盘，两只手占得满满的，无法关上身后的门。父亲迅速地迈上一步，使劲

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关上了房门，门"砰"地一声巨响，吓得卢金把棋盘摔在了地上，棋盘全部展开；他把盒子放下，又把所有的棋子卷在棋盘里。书房的门里面先是一阵沉默，继而是扶椅在他父亲身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然后是他姨母气喘吁吁的低声质

问。

卢金厌恶地想今天所有的人都疯了，然后向他自己的房间走去。回到房间他马上把棋子按姨母所教的祥子摆好，沉思默想了好长时间，试图琢磨出点什么来。之后他把棋子整齐地摆在盒子里。从那天起象棋就一直跟随着他，过了好长时间他的父亲才发现象棋不见了。从那天起他的房间里就有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神奇玩具，它的玩法他还尚未完全学会，而他的姨母从那天起则再也没有踏进他家的大门。

大约在一个星期以后，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之间出现了空堂：地理教师患了感冒。铃响后5分钟过去了，仍然不见老师的身影，接下来就是一种行将得到快乐的预感，似乎如果这时玻璃门突然打开，地理教师像平常那样小跑般地冲进教室，几十颗即将获得快乐的心就定将破碎。只有卢金对此事漠不关心。他正低着头哈着腰削一只铅笔，尽量把铅笔削得像针一样尖。兴奋的嘈杂声包围着他，看起来快乐一定会出现了。当然有时会有令人无法承受的失望出现：很有占有欲的小个头数学教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悄无声息地关上门，脸上带着邪恶的笑，从黑板槽里抓出几根粉笔。但是整整1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老师出现。嘈杂声越来越大。有人极度兴奋地“砰砰”敲着书桌盖。

班级辅导员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绝对安静，我防守

需要绝对安静。韦伦廷病了，你们自己做点什么吧，但是必须

保持绝对安静。”说完他离开了。

窗外轻盈的大块云彩在天空飘过，什么东西汨汨地沿着窗户流淌下来，麻雀喳喳地叫。快乐的时刻，迷人的光景。卢金还在漠不关心地削一只铅笔，格罗莫诺夫正在用他沙哑的嗓音给大家讲故事，饶有兴趣地说出一个怪异的、淫秽的词语；皮特思切夫请求每一个人给他解释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们等于两个直角。

突然卢金清楚地听到身后一个特别的声音，什么东西在木头上划过的吱吱声，他全身燥热起来，心儿怦然一动。他谨慎地转过头，克莱博斯和班上那个惟一腼腆的男孩正灵活地在一张6寸棋盘上摆棋子。棋盘放在两人中间的书桌上。两人很不舒服地侧身坐着。小卢金忘记了正在削着的铅笔，走上前去，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卢金的到来：。当那个腼腆的男孩许多年后努力回忆他的同学卢金时，他始终没有记起昔日发生在一节空堂课上的这次象棋比赛。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卢金曾经在一场校际比赛中获得了冠军，但日期记不清了。似乎有件什么事总在他的记忆深处萦绕，但他却始终没能想起来。

“塔走这儿。”克莱博斯说。

卢金的眼睛跟随着克莱博斯的手，一阵惊慌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姨母甚至没有告诉他所有的棋子的名称。但是他后来知道了“塔”其实是炮的同义语。“我看不出来你能吃掉它，就这样。”另一个说。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克莱博斯并不示弱，"好，重走你刚才那步吧。"

怀着啃噬人心的嫉妒和挫折感，卢金站在一旁观棋，竭力去感受音乐家曾经说过的象棋的和谐，朦胧之中觉得在某些方面自己比这两个人更了解象棋，虽然他现在完全不懂该怎么下，为什么这样好而那样不好，以及应该怎样攻进对方王的营地而自己又毫发无损。

现在，有一步棋让卢金感觉十分有趣，它看起来十分顺畅：克莱博斯的王向他称作塔的地方走去，塔则从王的头顶过去。然后对方的王也从兵的后方走了出来（有一个兵已经被碰倒，就像一颗坏了的牙齿似的一碰就会松动），然后痛苦地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

克莱博斯说："将军（对方的王立即像被蛰了一下，跳向一旁）将军，我吃你的后，将军。"这时，他自己的一个棋子被吃掉了，他坚持非要重走不可。班上的"小霸王"这时跑了过来，在卢金脑后使劲弹了一下，同时另一只手猛地把棋盘打翻在地。

在卢金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感受到象棋是一种何等不稳定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还躺在床上时，小卢金便作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他通常是每天早晨乘出租马车去学校，在车上仔细研究马车的牌号，用特别的方法把牌号数字分成几个部分，以便使它们更容易记住。而今天，他没有坐到学校就下了马车，兴奋之中完全忘记了研究马车牌号。

下了马车，他鬼鬼祟祟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拐到卡拉万娜雅街，为避开学校又绕了很大一个弯来到了塞吉夫防守

37

斯卡雅街。路上却正好遇见了地理教师，他胳膊下夹着一个公文包，连擤鼻子带吐痰地朝学校方向奔去。

卢金急忙背过身去，书包里的那个神秘的东西哗啦响了一声。当地理教师像一阵没长眼睛的风一样从卢金身旁掠过之后，卢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家理发店的橱窗 前，三个卷发、粉红鼻孔的蜡制女人正在看着他。他深吸了

一口气，沿着人行道迅速地向前走去。他下意识地调整脚下 的步伐，以使脚跟每一步都正好落在两块硬石板间的缝隙 上。可是石板的宽度很不规则，所以他走起路来大一步小一步的。为了逃避石板缝的诱惑，卢金跳下人行道，在泥水里 趟着向前走。

终于看到了他想去的那个砖红色的房子。一个赤着上身的老人正用力向上举阳台窗户，门前的玻璃上斑驳地溅上去了一些污点。

卢金拐进了大门，走过一块上面绘有白色鸽子图案标志的铨马石，又偷偷溜进内院，院里两个挽着袖子的仆人正在擦洗一辆亮得耀眼的马车。爬上楼梯，他按响门铃。

"她还没醒呢，"女仆吃惊地说，"在这儿等一下好吗？我这就去通报夫人。"

卢金不紧不慢地耸耸肩，使肩上的书包滑落下来，然后又把它

放在了身旁的桌子上。

桌面上也镶嵌着一个瓷制的墨水瓶，此外还有一个装着吸墨纸的饰着珠子的口袋和一张他父亲的照片，这张照片他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的手指压着太阳穴）。

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小卢金坐在椅子上无事可做，于是数起地毯的颜色来。他以前只来过这里一次，那是去年圣诞节——在父亲的建议下，卢金来给姨母送一盒巧克力。那盒巧克力有一半已经被他吃了，他把剩下的重新摆放好，使之不会被看出曾有人动过。

直到最近，他的姨母还是每天都来他们家，然而现在她不来了，能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劲，仿佛存在着一些无法捕捉的阻力，这使小卢金现在不敢在家里当着父母提起姨母的事了。

数出了九种颜色之后，小卢金的注意力又转向一个绣着灯心草和白鹤的丝绸屏风上，他正在琢磨屏风的另一面

是否也会有白鹤时，姨母来了——头发没有梳理，身着一件绣花和服，袖子像翅膀一样大。"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她惊叫道，"学校怎么了？噢，你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男孩子呀"

两个小时之后，他又来到了街上。他的书包现在已经空了，变得很轻，因此总是在他的肩上一弹一弹的。他不得不在街上呆到正常下课的时间，于是就漫步来到了塔夫芮柴斯基公园。书包重量的减轻使他越来越心烦意乱，开始担心他出于谨慎留

在姨母家里的那个东西很可能在下一次去之前就被弄丢；而如果放在第二个可选择的地方，他则可以在晚上很方便地使用它。所以，他下定决心以后换一种方法去做这件事。

"家里有事。"

第二天老师随口问他前一天为什么没来上学时，他这防守

39

样回答道。星期四他很早就离开了学校，接下来的三天他都没有去学校。后来他跟老师解释说他的嗓子发炎了。下一周的星期三他又一次这样做了。星期六第一节课他迟到了，尽管那天他离开家的时间比平时还要早。星期日他向母亲宣布他被邀请去一位同学家，这着实让母亲感到吃惊不小——然后他一去就是五个小时。星期三学校放学比平常早（这是4月末的一个尘土飞扬、蓝天白云的美妙一天，学校的假期已经指日可待，人也很容易变得懒懒散散、但小卢金到家却比平时还要晚。后来他义整整缺课一个星期——使人欢喜得不禁陶醉的一个星期。

老师给他家里打了询问电话，接电话的是父亲。当卢金4点钟左右回到家时，父亲脸色铁青，双眼向外凸出，母亲则在一旁大口大口喘气，好像没了舌头般说不出话来，接着又神经质地大笑，笑声中夹杂着哭腔。困惑的小卢金被带到了书房，父亲两手交叉在胸前，要求卢金做出解释。

卢金，胳膊底下夹着沉重而宝贵的书包，盯着地板，暗自思忖着姨母会不会已经告密。"诚实地告诉我原因。"父亲又说道

。

她不能告密，无论如何，她怎么会知道这事已被发现了 呢？ 1

“拒绝告诉我？”父亲继续问。 况且，她还有些欣赏逃学呢。

“现在，听着，”父亲改变了手段，“让我们像朋友一样谈

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谈。”，

卢金叹口气，坐在扶手椅上，眼睛依然盯着地板。胃 “像朋友一样，”父亲语调更加缓和，“事实证明你已经

逃了几次课了。现在，我很想知道你一直呆在哪里以及做了些什么。有些事我甚至可以理解，例如，天气很好，一个人就

产生了散散步的欲望。”

“是的，我产生了这个欲望。”卢金满不在乎地说。他已经变得很不耐烦了。

父亲想确切地知道他去哪儿散步了。他散步的欲望是否 是长久的。然后提醒儿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职责，做 市民的职责，做家庭成员的职责，做士兵的职责，也有做学 生的职责。

小卢金打了个哈欠。

“回你房间去！”父亲绝望地说。儿子离开了，父亲茫然 地盯着 房门，一动不动地站在书房中央，心中充满了恐惧。

她的妻子一直在隔壁听着声，现在走了进来，坐在沙发 边上失 声痛哭起来。

"他在撒谎，"她不停地说，"就像你一样，我被谎言包围了。"

他只是耸耸肩，心想生活是多么悲凉，尽自己的职责又 是多么艰辛，不能再见面，不能通电话，不能去那具有不可 抗拒吸引力的地方……现在，又有了儿子的麻烦……古怪 任性的儿子……一切都这般悲凉，真是太悲凉了……

41

4

即使是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里，外祖父生前的书房 也是整个乡下别墅中最潮湿的一间，纵然窗户洞开，让阳光 进来也无济于事。书房的窗户正对着一片黑暗阴森的^树 林，浓厚的枝叶茂密交错，你根本无法把一棵树与另一棵树 区分开来。光溜溜的桌面上放着一个拉小提琴男孩的青铜 塑像。未铤的书架里堆放着一大摞已经不再发行的带有插 图的杂志。

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卢金飞快地翻动书页，在印有象棋棋盘木刻画的那一 页上停了下来，棋盘的一边是一首装饰着竖琴小插图的科 林弗斯基的诗；另一边则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小栏目，其内容 包括不断蔓延的沼泽地、美国怪人、人类大肠长度等等。然 而. 没有一张插图能吸引住他——无论是世界闻名的尼亚 加拉大瀑布，还是鼓胀着肚子，骨瘦如柴的饥饿的印度儿 童；抑或是对西班牙国王未遂的暗杀事件。书页在他的手中 一张张飞快地翻过，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生活也沙沙沙地一 页页掠过；忽然，他停了下来，停

在一张珍贵的图画上：难解 的残局、开局以及完整的一个棋局。

夏季刚开始的时候，卢金十分想念他的姨母和那个捧着花束的老绅士——特别是那个满身香气的老绅士。老绅士身上的香气有时会是紫罗兰花香，有时则是铃兰花香，这要取决于他当天给卢金姨母带来的鲜花的种类。通常他会在姨母刚刚看过表离开屋子之后到来，他会对卢金说："没有关系，让我们等一会儿，"然后他取下花束上的湿纸。而卢金刚替他拉过来的一张扶手椅就放在桌旁，桌面上早已摆好了棋子。

老绅士的出现使卢金摆脱了一个相当糟糕的境况。因为三次逃学之后，卢金已经发现他姨母的棋艺事实上十分平常。有时她的棋子会很不适宜地挤在一堆，而王却单枪匹马地冲出来。老绅士可谓棋艺高超。当第一次姨母一边戴手套一边急忙地对他说："很不幸我必须马上离开，但是你可以继续留在这儿，和我的外甥下象棋。十分感激你送给我的漂亮的铃兰花。"

防守

43

老绅士第一次叹口气坐下来，对卢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摸……好，年轻人^你要左边还是右边？"——也就是这第一次，仅仅走了几步棋之后，卢金的耳根就红了，他已无路可走。

老绅士的下棋方法同姨母教给他的方法截然不同。棋盘沐浴在芬芳之中，老人把军官称作象，把城堡称作车。当他走出一大步而发现对手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会马上把棋子拿

回来，好像在展示一个昂贵器械的构造，以此来告诉他的对手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灾难。他不费吹灰之力赢了前15盘棋，每走一步都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想都不想，但在第16盘棋时，他突然开始思考，颇费了一番周折后才最终取胜。而在最后一天，就是他送来整整一大捆多得无处可放的紫丁香花的那一天，姨母一看见他，马上就踮着脚溜出卧室，后来大概是从后门离开了。在这一天，一番紧张的对弈之后（老绅士的鼻子沉重地喘着粗气），卢金感觉到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在他的体内释放出来，由模糊至清晰，使他能拨开迷雾一下子预见出了未来几步的走势。

"嗯，嗯，和棋。"老人说道，手里捏着棋子前后移动几次，那样子就像是在移动坏了的机器的一根杠杆，嘴中重复着："和棋，平周。"

卢金也试了试移动那根杠杆，移动，移动，然后安静地坐着，眼睛紧紧地盯住棋盘。

老人说："你会很有前途，很有前途，如果你一直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你会取得巨大的进步！我以前从未遇见过这种情况……是的，会很有前途，很有前途……'，

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老绅士曾经给卢金讲解过棋谱符号。现在当卢金重走杂志中摆出的棋局时，他很快发现他本人就具有以往他十分羡慕的他外祖父的才能。从前他的父亲经常坐在饭桌前对客人说，他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岳父能连续几个小时地读乐谱上的音

符，头脑中还能够听到音乐的演奏声，会时而微笑，时而蹙眉，时而还会像读书一样返回去再读，像似在核对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例如名字、时间等等。

"能接受自然状态下的音乐，这一定是一种极大的乐趣。"他的父亲当时说。

现在卢金能够流畅地浏览杂志上代表着不同棋步的字母和数字，其乐趣就如同外祖父从乐谱中得到的乐趣一样。

开始的时候他学着重走那些以前锦标赛上的著名的棋局——迅速地扫视书上那些象棋符号，然后默默地在棋盘上效仿。有时，那些带着感叹号或问号的棋步（表示走得绝妙或是走得不令人满意）可以接上几套不同的走法，因为最主要的棋步就是一条河流，它有着许多条支流，但是如果你在一条支流上想要回到主流，你不得不首先顺着支流走到它的源头。

后来卢金逐渐停止使用棋盘，而是在头脑中思考那些错误或妙棋，而且颇为满足地欣赏棋子组成的美妙的曲调；同样地，他能够不使用棋盘"读"那些棋局。当然最好不过的事情是他不必再一边研究棋子一边不时地倾听门口的脚步声；门已被锁上了，铜把手左右转动了好几次，卢金才不情愿地起身开门——老卢金来看他的儿子一个人在这潮湿的无人居住的房间里做些什么。他发现他的儿子两耳通红地

防守

45

站在那里，急促不安，愠怒不语，桌上放着一摞装订好的杂志

老卢金突然怀疑他的儿子会不会是在书里寻找女人的裸体的照片。

"你为什么把自己锁起来?"他问〔小卢金把头深深地低下,头脑中可怕地闪现出清晰的一幕:父亲向沙发底下看,找到了藏在那里的象棋) "这儿冷飕飕的,况且这些杂志有什么意思?让我们下去吧。看看极树底下有没有红蘑菇。"

他们来到枞树林,那里有许多可以食用的红色蘑菇。绿色的松树针叶,扎在淡砖红色的蘑菇帽上,有时一片草叶会在上面划下一道长长的细痕。蘑菇帽的里面有许多小孔,偶尔会有一只黄色蛞蝓藏在那里。

老卢金用他的折叠小刀把布满深灰色斑点的蘑菇根旁边的苔藓和泥土刮掉,然后把蘑菇放在篮子里。他的儿子在他几步远处跟着他,手背在身后活像一个小老头。他不仅自己不找蘑菇,同时也拒绝欣赏他的父亲欢叫着挖出来的红蘑菇。

有时体态肥胖、面色苍白的卢金夫人会穿着不适合她的白色衣服出现在林荫道的尽头,穿过一片片阳光地带和阴影地带,急匆匆向他们走过来,北方树林中终年常见的干树叶在她白色的高跟鞋下沙沙作响。7月的一天当她在走廊上打出溜滑的时候扭伤了脚踝,卧床很多天——或是在昏暗的卧室里,或是在走廊里——她穿着粉红色的晨衣,脸

4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上抹着厚厚的脂粉,总会有一个装着弹性润喉糖球①~~

一种硬糖球——的一小银碗放在她身旁的小桌子上。脚很快地康复了，但是她仍继续躺着，好像认定这就是她的命运。这也确实是她的命运。

这个夏季不同寻常地炎热，蚊子让人不得安宁，从早到晚都会听到河边传来的洗澡的农家姑娘的尖笑声。在这样一个压抑迷乱的日子里，在一大早牛虻还未曾开始折磨涂着刺激性药膏的黑马时，老卢金就乘着低棚马车向车站驶去并要在城里呆上一整天。

前一天晚上，他穿着深灰色睡袍，边在卧室里踱着步，边对他的妻子说："至少从道理上讲，我应该去拜访西尔威 斯特洛夫，真的，你太可笑了，你看不出来这很重要吗？我本人是并不愿意去的。"

但是他的妻子仍然把脸埋在枕头里趴着，肥胖无助的后背抽泣得一抖一抖的。

第二天早晨他还是去了——他的儿子站在花园里向下俯视。看见马车夫的头顶和父亲的帽子在花园和街道中间的枞树叶锯齿状的间隙中掠过。

那一天小卢金的情绪很低。旧杂志中所有棋局他都已经研究过了，所有的难题也都解决了。他被迫自己和自己对弈，但是不可避免地会以双方所有的棋局都被吃掉而和棋告终。天气难以忍受地炎热。游廊在明亮的沙地上投射出一

①原文为法语。

防守

个黑色的三角形阴影。人行道上洒着斑驳的光点，如果你睁开眼睛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这些白点和黑点是规则分布的。一个方块形状的黑黑的阴影静止在花园的长凳下。花坛的四个角上，石头基座上立着的坛罐斜对着怒目而视。燕子在空中飞翔：那姿势让人想起剪子在布上飞快裁剪的动作。

小卢金无事可做，于是他沿着河边的小路走去，河对岸传来令人神迷的尖笑声，偶尔还能瞥见一些裸露的躯体。卢金藏在一棵树干后面，窥视着雪白的肉体，心中狂跳不已。一只小鸟扑楞楞地从树枝间飞起，吓了他一跳，他急忙离开小河往回走去。

午餐他是独自和管家吃的，管家是一个缄默的、面色土黄的老妇人，她的身上总是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咖啡味。饭后，他懒洋洋地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昏昏欲睡地听着各种细微的声音，一只被关在了窗户里的大黄蜂的嗡嗡声，从母亲的卧室里端出来的托盘上的盘子碰撞出的叮当叮当声——这些清晰的声音在恍惚中都奇怪地扭曲了原有的形状，最后变成了一个黑色背景下明亮的、纠缠交错的图形；他努力想弄懂这一切，然而却慢慢地睡着了。

后来他被母亲派来的女仆的脚步声惊醒。……卧室里昏暗而又乏味，母亲想把他拉到身旁，可是他顽固地往回挣。她不得不松开手。

"过来，跟我说点什么。"她柔声地说。

小卢金耸耸肩，一只手指弹着膝盖。

"你不想跟我说些什么吗？"她的语调更加柔和。

他看了看床边的桌子，伸手取出一块弹性润喉糖球放

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嘴里，吮吸起来一接着又拿了第2块、第3块，然后又 是一块，直到嘴里塞得满满的。糖球在嘴里彼此碰撞着发出 清脆的声音。

"多吃点，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

她轻声低语，一只手从台布底下伸出来试着触摸他，抚 摸他。隔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这个夏天你一点也没晒黑。 但也许只是因为我看不清楚，这里的光线太暗了，所有的东 西看起来都像蓝色的。请打开百叶窗。或者，不，等一等，一 会儿吧。"

卢金已经吃光了嘴中的弹性润喉糖球，于是问他的母 亲他可不可以走了。母亲问他要去做什么，不想去车站接他的父亲吗？他会坐7点钟的火车回来。"让我走，"他说，"这 里有股药味。"

他试着顺着楼梯滑下去，就像他的同学在学校里做的 那样^他自己在学校从未这么做过；但是台阶太高，他没 办法一口气儿滑下去。

楼梯下面有一个壁橱，以前他没有仔细检查过，于是他 开始在里面寻找起杂志来。他翻出了一本，在里面发现有关 西洋棋的内容，是在棋盘上摆出很难看的圆棋子的那种棋。 但是杂志里没有象棋。他继续在书页间寻找，几次翻到一个 讨厌的植物标本簿，里面压着干雪絨花和紫红色的叶子，下 面

有一行淡紫色墨水写的字，很雅气，笔划也很细，同他母亲现在的笔迹截然不同：达沃斯1885；盖茨那1886。蹲在散乱一地的书本中间，他恼怒地把花和叶拽出来，防守

49

由于鼻子吸进了灰尘，他打了几个喷嚏。楼梯下越来越黑，手中翻动的书页已经看不清了，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灰色。偶 而一张小图片会吸引住他，因为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中那 很像一个象棋棋局。

他把杂志又塞回抽屉，无所事事地走回客厅，无精打采 的样子，心想一定早就过7点了，因为男领班正在点煤油 灯。这时他的母亲穿着一件淡紫色的睡衣重重地走下楼来，一手拄着一根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栏杆，脸上布满忧虑的神+主「曰。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父亲还没有回来。"她说，步履艰 难地走到游廊上，俯视下面的街道，落日在路面上洒下一层 鲜艳的金黄色。

他10点钟左右才回来，告诉大家说没能赶上火车，而 且整整一天他都忙极了，还同他的出版商一起吃了饭^ 不，不，不要汤，谢谢。他笑着，大声地说话，出声地咀，着食 物，卢金感觉到他的父亲总是在看他，好像对他的在场感到 吃惊。

晚餐一直持续到喝茶时间。母亲胳膊支到桌子上，盯着 她面前的蔗莓盘子，一言不发。丈夫讲得越有趣，她的双眼眯得越小。后来她干脆站起身，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卢金感 觉

这一幕仿佛曾经发生过。当他单独和父亲坐在游廊上时，他不敢抬头，但一直能感觉到落在他身上的探寻的目光。

"今天你是怎么过的？"父亲突然问，"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卢金回答。

"那么现在您打算做什么？"老卢金用装出来的高兴语

5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调学着他儿子不说"你"，而说"您"。"想上床睡觉，还是想和我继续坐在这儿？" ^

小卢金抬手拍死一只蚊子，趁机溜了一眼他的父亲。父亲的胡子上粘了一块面包渣，眼睛里有一种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嘲笑的神情。

"你会玩什么？"父亲一张嘴，胡子上的面包渣就掉了下来，"你会玩什么？让我们玩点什么游戏吧。例如，我来教你象棋怎么样？"

他看见儿子的脸慢慢地变红了，马上同情起儿子来，于是立即接着说："或者我教你卡巴拉魔法——那边桌子的抽屉里有一副纸牌。"

"但是没有象棋，我们没有象棋。"卢金声音沙哑地说，同时又偷偷溜了一眼父亲。

"那套不错的象棋留在了城里，"父亲平静地说，"但是我想阁楼里会有旧的。让我们去看看。"

借助父亲举着的灯，在一堆杂物中间的一个箱子里，小卢金果然发现了一张棋盘。他又一次感到这一幕过去曾经发生过打开

的箱子侧面支出一根钉子，蒙着一层厚厚 灰尘的书籍，以及一张中间出现裂缝的木制棋盘。灯光下他 还看见一根带着滑盖的小盒子，里面装着很小的棋子。他一直在阁楼里找象棋，找到后把它拿到了游廊。他努力猜测着 他的父亲是偶尔提到了象棋还是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他始终没能想到那个很显而易见的原因，这就好比在你解决一个象棋难题时，有时最关键的一步即是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一步，而且很自然地会被立即排除。

防守

51

棋盘已放在了被灯光照得雪亮的桌面上，放在了灯和 蔗莓之间，上面的灰尘已经用报纸擦掉了，父亲的脸上不再 有嘲笑的神情，小卢金也完全忘记了他的担忧、他的秘密，心中只有一种骄傲的兴奋，他知道，如果他愿意，他现在就可以展示他的能力了。

父亲开始在棋盘上摆棋子，一个小兵已经丢了，于是用一个可笑的小瓶子形状的紫色东西来代替，还有一个车是用一枚西洋跳棋来代替的，所有的马都没有了头，盒子倒空后找到的一个头却和它们都不配套。盒子里还有一个小骰子和一枚红色筹码，都摆好了之后，卢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他下了决心要好好下一盘，于是轻声对父亲说：“我已经玩一点了。”

“谁教你的？”父亲头也没抬地问。

卢金回答：“我在学校学的。有的同学会玩。”

“噢！很好。”

父亲说，接着（引用普希金笔下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决斗者的话

）又说道：“让我们开始吧，如果你愿意。”

老卢金从年轻的时候起就会下棋，但只是为了消遣而已，而且很少下，下棋的对手是谁也无所谓——在伏尔加船 甲板上宁静的夜晚，或是许多年前他的兄弟病危时在国外 的一家疗养院里，还有在这儿，乡下，同一个不善交际的医 生，他们对他们家的拜访总是周期性的一这些都是偶尔的 消遣，时常会有疏忽和无用的冥思苦想，在他看来，这么做 不过是为了放松一下头脑，或是为了礼貌得体地保持沉默， 因为同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在一起时，谈话的题目总是会枯

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竭——这是一种简明的、不复杂的游戏，既不会让人雄心勃勃，也不需要太多的灵感。他总是以同样的棋步开局，过程中很少注意对方的棋步。尽管他对输棋不在乎，但是私下里 他自认为自己的棋艺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输了一盘棋，他会 认为那是因为他思想溜了号，或是出于好意想用勇猛的进 攻来活跃一下气氛。他觉得，只需要一些实践，不需要理论 知识，就完全可以能驳斥象棋书上所讲的开棋弃子法。

他的儿子对象棋的热情让他很是吃惊，也很突然—— 同时也是致命的和不可避免的——现在坐在明亮的游廊 里，四周是一片夏夜的漆黑，对面坐着他的儿子，每一俯身 移动棋子，他绷紧的前额就扩展开来~~~~~这一切真的很奇 怪，很令人畏惧，以致于老卢金无法静下心来考虑下棋，他 假装思考，头脑中却模糊地回忆起他在圣彼得堡不正当的 行为（这留下一种羞耻，最好

是不去回忆它们、接着又看着 儿子下棋时随意悠闲的一举一动。

游戏只进行了几分钟，儿子突然说："如果你走这儿，我 就会将军，如果走那儿，我就会吃掉你的后。"

他困惑地把棋子又放了回去，仔细地想了 一会儿，头向 左边歪了歪，又向右歪了歪，然后慢慢地向王伸出手，猛又 迅速缩了回来，好像被糞了一下似的。

儿子平静地把已吃掉的棋子整齐地往棋盒里摆。最后 老卢金把棋子还是放在了那个会引起全盘覆灭的位置上， 然后干笑了几声，把王碰倒，以示承认失败。

就这样，他连输了三盘棋，而且也意识到如果再下10 盘，结果也还会是如此。然而他无法停下来。在第四盘棋刚

防守

53

一开始的时候，卢金把父亲刚刚走过的棋子又挪了回去，摇 摇头说："最差的走法，奇格林建议走兵。"语调十分自信，一 点也不像孩子的口吻。

同样以不可理解的又是不可挽回的速度，老卢金又输 了这盘棋，他再一次干笑了几声，手颤抖着往一个直壁雕花 的玻璃杯中倒牛奶，杯底一个蔗莓心慢慢地飘到水面上，打 着转儿，好像不想被融化掉似的。他的儿子把棋盘和棋盒放 在角落里的一张柳条桌上，冷漠地道了声晚安，然后轻轻地 走出去关上了门。

"嗯，原来如此，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老卢金边说边 用手帕

擦着手指尖，"他不是因为好玩才下棋的，他是在进行一个神圣的仪式。"

一只眼睛发光的毛茸茸胖乎乎的飞蛾撞在了灯上，又滑落到了桌面上。一缕微风轻轻地吹过花园，客厅里考究的挂钟敲响了12下。

"不，不对，"他又说道，"胡思乱想。许多年轻人都擅长下棋。这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是我太神经过敏了，如此而已。她也真是的，不应该鼓励他。不过，没关系……"接着他又厌烦地想到，过一会儿他不得不回到卧室去，表白，抚慰，而此时此刻已是午夜……

第二天一大早，小卢金来到了花园后面浓密的矮树丛里，把父亲珍贵的象棋埋在了树林中最阴暗、苔藓最厚实的角落里。他认为这是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因为现在他已经有了另一副象棋，可以拿出来光明正大地使用了。

他的父亲无法抑制对这件事情的好奇，离家去拜访了

5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位性格孤僻的乡村医生，因为医生的棋艺比他本人要强得多。晚饭后，他把儿子和医生拉到游廊里的柳条桌旁，自己哈哈笑着，搓着手，努力不去想这么做是错误的——至于为什么错他也说不清，然后自己也坐在桌旁，把棋子摆好（并为那枚紫色的代替棋子的小东西向医生道歉），眼睛热切地随着每一个棋子移动着。

医生拧起眉毛，毛茸茸的拳头使劲揉着鼻子，每走一步都要想

很长时间，不时地直起身来靠在椅背上，好像远离棋盘一点能看得更清楚似的，然后睁大眼睛，重重地俯下身，双手揽住膝盖。他输了一一使劲地哼了几声，柳条扶椅也跟着吱吱嘎嘎地作响。

老金在一旁叫嚷："你瞧，你要是这么一走一切不都有救了吗？其实你开始是占优势的。"医生用低沉的嗓音反驳道："你看不出来我正在被将军吗？"他又把棋子重新摆好。

当老卢金沿着有萤火虫在两旁飞舞的小路把医生一直送到桥头的时候，他听到了他曾经十分渴望听到的话，然而此时此刻这些话在他的心头重似千斤——他倒宁愿没有听到它们。

医生开始每天晚上都来拜访了，因为他是一个一流棋手，从1遭失败中他反而会得到极大的乐趣；他送给小卢金一本象棋手册，但是建议他不要过于沉湎于此，不要累坏身体，要在空气流通的地方读书。他说到一次他曾经有机会见到的一位象棋特级大师，说到最近的一次锦标赛，也说到了象棋的历史，说到一个有些来路不明的印度王公，说到了

防守

55

伟大的菲利多尔——他同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音乐家。有时他会带来他称做"糖李子"的东西——从期刊上剪下来的一些巧妙的象棋问题。卢金只消仔细研究一会儿，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他脸、上带着特殊的神情，双眼迸发出喜悦的光芒，大叫着：

"多么光荣！多么光荣！"还把所有的『音都发得十分粗重。但是他能独自解决难题这个事实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医生用毛茸茸的手把后撒得越来越远，最后点点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眼盯着棋盘，而老卢金（在这种时候他总是在场）渴望着奇迹的出现——儿子的失败——当他的儿子又一次取胜的时候，他是既高兴又痛苦，在这种复杂情感的折磨下，他总会拿回一个马或是一个车，叫嚷着一切都不会被吃掉，有时他还会亲自披挂上阵，然而总是以无望的妥协告终。每当这个时候，小卢金总会朦胧地感到他体内好战、猛烈的激情是在无谓地消耗。

于是一切就这样开始了。从在游廊里下棋的一个个夜晚，到卢金的相片出现在圣彼得堡杂志上，这之间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既没见到乡村秋季常见的蒙蒙细雨飘洒在紫菀花上，也没有返回城里的旅途经历，更没有回到学校后的记忆。他在象棋俱乐部进行了第一次难忘的比赛之后不久，也就是10月纪念日那一天，他的照片出现在杂志上了。发生在返回城里和照片见报之间的事情一切都很模糊很混乱，尽管期间有足足2个月的时间。后来回忆起来，小卢金说不清楚学校的那个联谊晚会发生在哪一天——那天晚上，在一个角落里，他默不作声地赢了他的地理教师（一

个很出名的业余棋手），而他的同学们并没有注意到这里布下的棋局——他同样也说不清楚那个灰发的犹太人应他父亲之邀

，来家里共进晚餐是哪一天了。那个犹太人曾是一位 在世界各大城市战无不胜的象棋天才。而如今，他年老智 衰，生活在无所事事的贫困潦倒之中，脑筋迟钝，忧心忡忡， 永远失去了他的热情、他的魅力和他的机遇……但是有一 件事情卢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他在学校里的恐惧感， 害怕他们知道了他的天赋而讥笑他——后来，依照他绝对 精确的记忆，在那场联谊晚会的比赛之后，他决定不再去上

学了。因为他还保留着童年时的所有痛苦的记忆，他无法想 象第二天早晨自己将如何去迎接那无数探寻的、洞察一切的目光；也不能忍受再次去体验走进教室的那种可怕的感觉。

另外他还记得在他的照片出现在杂志上之后，他就拒 绝去上学了。他无法打开自己记忆中的结，这个结把联谊晚 会同照片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他说不清楚这两件事哪个在 先，哪个在后。

是他的父亲使他的照片上了杂志，照片是以前在乡下 照的：他站在花园里的一棵树旁，一片树叶遮着他的前额， 他微微低下的脸上流露出郁郁不乐的神情。照片上的他下 身穿着一条瘦瘦的白色短裤，前面的扣子像平常一样忘了 扣上。

卢金看到照片后并没像他父亲所期待的那样惊喜不 已，他什么也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的确偷偷地欢喜了 一阵子：因为这件事可以给他的学校生活画上一个句号了。

防守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不停地恳求他，当然他的母亲还哭了鼻子。他的父亲威胁说要收回他的新象棋——鞣皮的棋盘、硕大的棋子。

突然一切都自行决定下来，他离家出走——穿着一件秋衣，因为他的冬装在他的一次未遂的出走之后都被藏了起来——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冰冷刺骨的雪花从天空洒落下来，洒落在屋檐上，一阵风刮过又将它们吹掉，接下来又一遍遍重复上演这小型的暴风雪的一幕）。最后，他来到了姨妈家，春天之后，他再也没有再见到过她。他到的时候姨妈正要出门，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手中捧着一束用纸包裹着的鲜花，要去参加一个葬礼。

她对卢金说：“卢金，你的老朋友死了。和我一起去吧。”

他很生气没有被允许进屋暖和一下身子，很生气那纷纷扬扬的雪，很生气姨妈面纱后多愁善感的眼泪。于是他倏地转过身，离开了。

在街上又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回家了。他不记得回家时的具体情形了，他也从来不能确切地记住某些事情是

这样发生的还是那样发生的；这次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后来发高烧神志不清的记忆太深刻了——由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神志不清，再加上他极其脆弱敏感，所以医生断定他的病不会好了。这不是他第一次生病，后来回忆起这次特别的生病，他总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以前，因为他的童年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特别清楚地记得他非常小的那一次生病，那时他总是独自一个人玩，把自己包在一张虎皮地毯里，孤零零地扮演一个国王——幸

好他扮演一个国王，因为国王神

5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圣而艰巨的职责使他战胜了周身的寒冷。他想尽可能地拖延那不可避免的一刻，因为他实在不想让他（门摸他的头，量 他的体温，然后把他裹在被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次生病可 以同10月里的那次沉浸在象棋气氛中的生病相比。

昔日常常战胜奇格林的那个灰头发的犹太人、盖在鲜 花中的姨母的爱慕者的尸体、父亲拿来杂志时的快乐表情、 地理教师对突如其来的将军的惊愕、象棋俱乐部满是烟味 的房间以及那个胡子刮得很干净的音乐家——他把电话听 筒夹在下巴和肩膀中间，样子很像夹着一把小提琴……所 有这些都出现在小卢金高烧时迷迷糊糊的脑海里。他感觉 那是在一张摇晃的、不断裂开的棋盘上进行的一盘可怕恐 怖的棋战。

康复之后，他成了一名又高又瘦的男孩子。父母把他送 到了国外，起初是到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他常常躺在花 园台阶上，晒着太阳，脑子里一盘盘地下着棋，这样做是不 会有人来阻拦他的。

后来他又被送到德国的一个度假胜地，父亲常带着他 沿着有山毛榉树枝围护着的小径散步。16年之后，当他再 次重游这个地方时，他认出了花坛中间站着的长胡子的陶 制小矮人；漂亮宏伟得多了的旅馆门前铺就的五彩碎石路； 还有山上阴凉的树林和杂色的油彩路标（每一种颜色（戈表 一条道路的方向）；每个交叉口处的山毛榉树干或是岩石（是用来帮助散步者识别方

向的、泉水旁的商店里还在卖 着那种凸面玻璃中装饰着珍珠的翡翠绿色的书镇；无疑还

防守

59

是那只乐队正在公园看台上上演着歌舞杂曲；那枫叶依然 在小桌上投下生机勃勃的影子，小桌旁坐着一些喝着咖啡、 吃着楔形苹果饼的人们。

"看，看见那些窗户了吗？"坐在桌旁的他说，手杖指向 旅馆的厢房，"在那里我们曾进行了规模很小的比赛。很多 最受尊敬的德国棋手都参加了比赛。我那时14岁。得了第 三名，是的，第三名。"他的两只手轮流地放在粗手杖的拐角 处，悲哀地略微有些老气地打着手势，这个样子现在对于他 是很合适的了。然后他低下头，好像在倾听远处传来的音 乐。

"什么？戴上帽子？太阳晒得厉害？我说这完全不必。 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我们坐在阴影里怎么会晒着？"然而 他还是接过了小桌那边递过来的草帽，弹了几下帽子里面， 因为在制造者的名字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黑点。他的脸上浮 现出了一抹苦笑——样子是这样的：右脸颊和嘴角略微向 上，露出了烟草熏黑的不健康的牙齿。他也只会这么笑。谁 看见他都不会认为他只是40出头——鼻翼两侧有两道深 深的皱纹，背向前弓着，整个身子都给人一种病态的肥胖的 感觉，当他猛地站起身，抬起一只胳膊驱赶一只黄蜂时，可 以看出来他的五短身材——从当年的小卢金的身上完全看 不出来他会是现在这个身材：肥胖多肉、体弱慵懒。他尖着 嗓子抱怨地说，"为什么这只黄蜂总是纠缠

我？”他一只胳膊 驱赶着黄蜂，另一只手从兜里往外掏手帕。黄蜂绕完了最后 一圈之后飞走了，他的目光追随着它好久，手还在机械地掏 手帕。

6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然后他又把他坐的金属椅子在碎石地上稳了稳，拾起 掉落的手杖，又坐了下来，沉重地喘着气。

“你笑什么？黄蜂是极其讨厌的昆虫。”他皱着眉头，盯着桌面。香烟盒旁放着一只手提包，半圆型的，黑色丝绸面料。他拿起手提包，心不在焉地把包上的小锁咔哒咔哒地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关不牢，”他头也不抬地说，“总有一天，你会把包里的东西掉出来的。”

他叹了口气，把手提包放在了一边，用同样的语调接着说：“是的，参加比赛的有最受人尊敬的德国棋手。还有一个 奥地利人。我死去的爸爸一点也不幸运。他希望这里没有 对象棋太感兴趣的人，可是我们一到这儿就赶上了 一场比

，
所有的建筑都被重建了，旅馆的厢房现在看起来也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曾经住在这家旅馆，住在2楼。那时他们决定一直呆到年底再回俄国——父亲提都不敢提的学校 又幽灵般隐隐欲现了。母亲早回去了，初夏时她就离开了。她说她想俄国的乡下想得都快疯了。她拉长声音说“疯”字 的时候，中间的音节听起来十分哀伤痛苦，这实际上是小卢 金记忆中对母亲

声音的惟一印象。然而她是很不情愿地离 开的，并不知道应该去还是应该留。她很久以来就感到与儿 子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好像儿子已经漂落到别的什么地方 去了，她所愿意见到的不是现在这个长大的男孩，不是这个 报纸上常出现的象棋天才，而是从前那个不肯受气的小男 孩，他会为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躺在地上，大声尖叫，脚使劲

防守

61

踩着地板。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变得让人悲伤。现在一切都无关紧 要了一无论是车站花园里稀疏的非俄国品种的紫丁香， 还是诺尔快车的卧铺车厢里郁金香形状的灯以及胸部那种 下沉的、让人窒息的感觉，也许是心绞痛；也许，像她丈夫所 说的，只是神经过敏。她走了，没有再写信来。父亲心情越 来越好，搬到了一间小一点的房间里。

在7月的一天，当小卢金从另一家旅馆往回走的时候——那里住着一个忧郁而年老的棋友——在明亮的正午阳 光下，他忽然瞥见了站在山边小径木头栏杆旁的父亲。他身 旁还有一个女士，正是从圣彼得堡来的红棕色头发的年轻 姨母。他吃惊极了，还有些害臊，此后他再也没有对父亲提 起过这件事。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他听见父亲迅速地向他的房间走 来，似乎带着大笑声。门被推开了，他攥着一块纸走了进来， 那样子好像是要把它推向一边。泪水从他的脸上、鼻子旁扑 簌滚落，仿

佛是他往脸上淋了许多水。他不住地抽泣、喘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一定是误会，他们弄错了。"——然后继续把电报推向一边。

62

5

他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戈罗德、基辅、敖德萨等地参加比赛。仿佛世上突然多出了一个瓦伦提诺夫第二，同时也使指导教师和经纪人之间的争端大大增多了。老卢金胳膊上戴着黑纱——为他的妻子——那些省级刊物的记者说，如果没有一个天才的儿子，他就不会有机会如此仔细地游览他的祖国了。

在锦标赛上，卢金与俄国最优秀的棋手对弈；他也经常防守

63

与20个棋手同时较量；有时候他还会蒙上眼睛与别人下棋。

老卢金在许多年之后（在那些年里，在流亡者报纸上发表的每一篇稿件，都被他看做是自己的绝笔之作[^]天知道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满是抒情语句和错误印刷的绝笔之作）开始计划写一部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下棋的小男孩，他不停地被他的父亲（在小说中是养父）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参加比赛。

1928年在一次只有他一个人出席的流亡作家会议之后，他开始动笔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来得很突然也很强烈。当时他正坐在

柏林一家咖啡屋的会议室里。像平常一样他 来得很早，对会议桌尚未摆放在一起表示了极大的惊讶。他吩咐侍者立即摆桌子，并要了一杯茶和一小杯白兰地。房间里干净整洁，灯火通明。墙上挂着一幅静物写生作品，画的是一个已经切掉了 一块的西瓜，旁边放着一只熟透了的水蜜桃。一块洁净的台布像 气球似地轻轻胀起，又落在已经摆 放在一起的几张桌面上。

老卢金拾起一块方糖放在茶杯中，注视着杯中不断升 起的气泡，同时把手放在杯边取暖，他的手总是冰凉而无血 色的。不远处的酒吧里，小提琴和钢琴正在演奏《拉图维亚》中的曲子——美妙的音乐、白兰地、雪白洁净的台布——这 一切使老卢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忧伤的情绪，这种忧伤又很令他惬 意，他只想这么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一只胳膊肘支在桌上，另一只手指压着太阳穴——一个瘦削的眼

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睛红红的老人，棕色的茄克，里面是一件手编的马甲。音乐再度响起，空旷的房间里弥漫着灯光，西瓜的切口处颜色鲜 红——看起来不会有人来参加会议了。他看了几次表。但 后来香茗和悠扬的音乐温柔地包围了他，使他完全忘记了 时间。他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任凭思绪驰骋跳跃^他想到 了雇来帮他速记的打字员，想到了马林斯基剧场，想到了很 少来柏林的儿子。

后来他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独自坐了一个多小时了， 台布还

是那样雪白，上面空无一物……他觉得在这种明亮的孤独之中，他竟独自一人坐在这张为一个没能开成的会议而摆放着的桌子旁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了，他马上断定他的文学灵感终于又回到他的身旁来了。

结帐的时候，他打量着空旷的房间——台布，蓝色墙壁纸，静物写生画——那样子就像是在看一个伟大人物出生的房间。老卢金在脑子里构想着将来邀请他的传记作家来这间屋子的情形。要让他们看看，他的中篇小说《开局弈子术》的灵感就产生在这个房间里（然而他的思绪距传记作家越近，他就变得越不真实、越遥远）。

他一口喝光了杯中的茶，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从侍者那里他得知原来今天是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想到自己是如此的心不在焉，他不禁哑然失笑了，笑中带着一丝满足。一回到家，他立即打开了打字机黑色的金属盖子。

经常出现在他眼前的最清晰的记忆是这样的（当然这中间有作家的想象及润色成分）：明亮的大厅，两排桌子，桌

防守

65

子上放着棋盘，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一个人。每人的身后还站着一群伸长脖子观望的旁观者。两排桌子间的过道上匆匆走来一个小男孩。他目不斜视，一付胸有成竹的祥子。身上穿着一件优雅的白色海军服，威武帅气，像王子一般。他轮流在每张桌子前停下，迅速走出一步棋子，或是暂短地思考一下，金棕色的脑袋低垂着。一个旁观者对多盘同时对弈一无所知，眼前的景

象使他如堕五里雾中，他看见一些年长的黑衣人十分严肃地坐在棋盘旁，棋盘上摆满了怪异的、雕刻出来的人形模样的东西，而一个穿着整齐的机灵少年则轻盈地从一张桌子转向另一张桌子，大厅里寂静得既奇怪又紧张——在一群呆若木鸡的大人们中间，只有这个少年在独自走动，真是不可思议……

作家卢金自己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记忆是十分模式论的，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更倾向像从前一样把儿子勾画成音乐家的模样，而不是象棋天才的形象。现在的儿子既有些病恹恹的也是天使般的——眼中掩饰着令人不解的东西，卷曲的头发，苍白得晶莹剔透的面庞。但是现在他面临一个困难，那就是儿子的形象，尽管已经除去了许多不相容的成分，尽管已经尽可能地使他看起来温柔随和，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他不愿让儿子长大，不愿让他成为现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人。

儿子只是偶尔地来看他，只言片语地回答他的问题，眼睛半睁半闭地在椅子上坐一会儿，之后马上离开，把一个装着金钱的信封留在窗台上。

"他死的时候很年轻，"卢金大声地自言自语，焦躁不安

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地围有屋子和开着盖子的打字机踱步。返着光的打字机键

"是的，他死的时候很年轻，是必然的、感人的死。他躺在床上，最后一盘棋时突然死去。，，^金很满意这种构思，很遗憾他不能从后往前写这部小说。但是，'1：实上，为什么不能呢？可以试一试……于是他开始让自己从后往前想这部小；

兑——从主人公感人的、不同寻常的死向前想到他飘忽^定的生平。瞬即他又恢复了理智。坐在桌旁重新开始构思起来——
I 匕子的天赋和得以充分施展是在战争之后，因为
的。^ 1914年战，^上就要爆发的时候（战争总是打乱他 的记忆，使他^法把^柯!】1子的经历组织成他作品中完整 的情节）。
他义一；欠和止^来到同外，瓦伦提!若夫也去了。小 卢金应邀在维也纳、布达&I斯和罗马等地参加比赛。俄国的 — 1、小男孩打败了一个或两个经常出现在象棋教科书上的 著名棋手。这1
、消息迅速地传播开来，儿子的名气越来越大。由此他自己不太大的作家名气也偶尔在〔1外的报纸上被提到7 ——

^匈帝国皇储被暗杀的时候，他」I子、瓦伦提诺夫正 在瑞士。由于没有认真思考〔他认为山上的空气对儿子的身 体有好处……而且瓦伦提诺夫声称俄国现在没有下棋的条 件，而小卢金没有象棋就无法生存……并且老卢金认为战 争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他独自一人回到了圣彼得堡。几个

防守

67

月之后，他不能再等了，于是写信催促儿子回来。瓦伦提诺 夫给他回了一封夸夸其谈的荒诞的信，内容与他们四处辗 转的旅行一样拐弯抹角。信中说他的儿子不希望回来。卢 金又写了一封信，回信同样是夸夸其谈但又不为失礼，不同 的是信不再是从塔拉斯普而是从那不勒斯寄来的。

接下来是极度痛苦的日子，还有涉及汇款的一大堆麻 烦事。但

是瓦伦提诺夫在后来的几封信之一中提到，先由他 来承担孩子的全部费用——他们可以日后再结账。时间在 继续。他以战争记者的身份来到了高加索地区。在极度痛 苦和对瓦伦提诺夫深切憎恨〔尽管他还是不断地有信来〕之 后，他的心情又平静下来。因为国外生活对儿子的确好处 ^ 一定会比生活在俄国好得多（这也正是瓦伦提诺夫一 再申明的）。

15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战争中的那段日子，他只觉得这15个年头完全是令人恼怒的障碍物；是对他创作自由的侵犯，因为在每一本讲述个人发展历程的书中，作者总得提一提战争，即使是主人公英年早逝也不能让作者摆脱战争的纠缠。因为儿子这个形象的周围有许多人物和环境只能在战争这个背景下才是可以理解的，没有这个背景他们就会不复存在。至于革命这件事情就更糟糕了，普遍 的看法是革命影响了每个俄国人的生活；一个作家不可能让他的主人公经历这场革命而不被其影响，想躲开它是不 可能的。这就等于是对作家意志的不折不扣的侵犯。事实 上，战争怎么能影响到他的儿子呢？在公元1917年秋天的 那个期盼已久的日子里，瓦伦提诺夫终于出现了，还像以前

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样兴高采烈。声音宏亮，衣着华丽。他身后跟着一个蓄着 毛茸茸小胡子的矮墩墩的年轻人。那是悲伤、尴尬和幻灭的一刻。儿子几乎不说一句话，不时用眼角瞄视窗外（"他担心会有流弹。"瓦伦提诺夫压低声音说）。

所有这些起初像是一个恶梦，后来就习惯了一一人是 能够习惯一切的。瓦伦提诺夫继续申明，他欠别人的东西一 定会"朋友般"地妥善解决好的。事实证明他有许多秘密的 商业事务，欧洲联盟的所有银行里都有他的存款。

年轻的卢金开始常去一个特别幽静的象棋俱乐部，在 国内混乱达到高峰时. 他开始令人信服地名声大噪了。春天 的时候，儿子又连同瓦伦提诺夫一起消失了一一又一次去 了国外。之后的记忆纯粹是老卢金个人的. 那些不请自来的 记忆，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一一饥饿，被捕等等，突然一一关于被判流放，侥幸的驱逐，干净的黄色甲板，巴尔干的微 风，与瓦西连科教授关于灵魂不灭的讨论的记忆也在他的 眼前浮现了出来。

所有这些之外，这些粘(主了他的笔又跌跌撞撞走出他 记忆每一个角落的粘糊糊的东西，玷污了他每一个回忆，挡 住了他通向自由思考的每一条道路。他不可避免地被迫从 记忆中挑选一一仔细地，一点一滴地一一把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融入他的书中一一包括瓦伦提诺夫这个有着不可置 疑的才能的人，因为即使在那些本打算诽谤他的人的笔下， 他也会被称为才华横溢。一个古怪的家伙，一个无所不能的 多面手，业余象棋表演组织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一个工程

防守

69

师，出色的数学家, 象棋和跳棋爱好者以及一个一一像他自我介绍的那样一一一个"最有趣的绅士"。他有着一双极美的棕色的眼睛和充满魅力的笑声。他的食指上戴着一只骷 髅图

案的戒指，像是在告诉别人他舞生活在苦斗中的。他曾 在小卢金的学校教健美操，学生和老师都对他经常被一个 乘坐豪华轿车而来的神秘女郎接走这件事情印象极深。他 还顺便发明了一种让人惊叹的金属人行道，而且曾经在喀 山教堂附近内弗斯基区的圣彼得堡路试用过。他还设计过 几道聪明巧妙的象棋题，还是所谓"俄国式"主题的第一个 倡导者。宣战那年他28岁，身体健康，"逃亡者"一词根本不 适用于他这个快乐健壮而又敏捷的男人，然而，你却找不到 其它合适的词来取而代之。战争期间他在囿外的所作所为 至今仍然鲜为人知。

所以作家卢金决定充分利用他的素材，多亏了他，小说 才有了特别的生机和一丝冒险的味道。但是小说最主要的 部分仍未开始构思。到现在为止，他有的只是文章的色调 ——大部分是温暖鲜明的色彩，一个个分离开的亮点在闪 动"但是他仍未确定下来他的计划，仍没有轮廓分明的想 法。

这是作家卢金第一次以色彩开始他的创作。 这些颜色在他的头脑中越是清晰，他就越是难以静下 心来坐在打字机旁。

一个月过去了，又是一个月，夏季已经开始了，他仍在 以鲜艳的色彩给他的尚不可见的主题着色。有时候他觉得 书好像已经完成了，他能清楚地看见已经排好了版的稿子；

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长条校样初稿卷成一筒，纸的空白边页上还印有红色的好似象形字的符号，后来的再稿用手指碰一碰，感觉就像新鲜 蔬菜一样清新脆香；再后来是一团奇迹般的迷雾，以及对他

的所有失败和—褒贬不一的名声的令人欢喜的补偿。

他拜访了许多熟人，带着饱满的热情谈起他即将写成 的书。一家流亡者报纸还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他在长时间的 沉寂之后又拾笔创作了。这条消息（其实是出自他手、又是 他自己投到报社的）他兴奋地读了三遍，然后把它剪下来放 在皮夹里。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文学界的各种晚会上， 预想着所有的人都会用好奇和尊敬的目光注视他。

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夏日，他去了郊外的一个树林，在毫 无收获的寻找蘑菇的过程中，他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透，第 二天就卧病在床了。他孤独地病了一段时间，生命的最后时 刻并不安详。为了悼念他，流亡作家联合会在董事会上为他 默哀一分钟。

71

6

"包里面的东西非掉下来不可，一定的。"卢金说，又一 次拿起了手提包。

她迅速伸出手去把手提包夺了回来，然后把它重重地 放在桌子上，像是以此来强调不许他再摆弄手提包。

"你怎么总是摆弄东西。"

她温和地嗔斥他。

卢金低头打量着自己的双手，五指张开又合拢。他的指

7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甲被烟草熏得发黄，指甲四周是不整洁的龟质层；短粗的纹

络横穿过手指关节处，指根上生出许多汗毛。他伸出手去，与她的手并排摆在桌上，她的手指白皙柔软，指甲修剪得短而整齐。

"很遗憾我没见过你的父亲，"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他一定非常和蔼、认真，非常爱你。"

卢金沉默不语。

"告诉我一些^情——例如，你以前在这II是怎么过的？一个淘气的小男孩？跑跳打闹？"

他从桌上收回X又手，义放在了手杖上。从他脸上的表情，从他厚重眼皮困倦的合拢，她得出结论，他已经开始厌烦了，他疲于回忆过去。然而他还是淡然地道起了往昔的^情

她很困惑，因为仅仅在一1、月之前他才刚刚失去了父亲，可现在他却眼中无泪地坐在这家他孩提时曾同父亲共同居住过的旅馆旁边淡漠地说着往事。尽管如此，在这种淡漠中，在他笨拙的言语中，在他死水微澜般的灵魂深处（因为看上去他的灵魂正在努力打起精神，可还是坠入了梦乡），她还是感觉到了某种让人怜爱的东西，某种魔力。很难说出这到底是什么，总之从她第一次见到他时，她就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了这种魔力。

显而易见，尽管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很淡薄，但是他此次还是选择了这个度假胜地、这家旅馆，好像是在期望从这些曾经经历过的事物和景物中索取一些没有外界帮助自己无法获取的兴奋。

防守

他是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灰绿色的口子来到这里的。那天，他戴着一顶破破烂烂、不太雅观的帽子，脚上穿着一双橡胶鞋，但却给她一种高贵的与众不同的感觉；当他费力地从旅馆汽车里走下来的时候，她透过窗户打量着他，她觉得新来的这个人很特别，完全不同于其他那些来度假胜地的旅客。

那天晚上，她知道了他是谁。餐厅里的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这个狼吞虎咽吃饭的粗壮而又忧郁的男人。他不时陷入沉思之中，一口、手指下意识地敲击着桌布。她不会下棋，对象棋锦标赛也无兴趣可言，但是不知怎地，她以前却曾经对他的名字有所耳闻，而且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他的名字铭刻在心里了。

一天，她同一个德国制造商待在一起，那是一个思路单一的人，因为他常年遭受便秘之苦。所以他总是喜欢逢人便大谈其病情。3他的心眼并不坏，总是乐呵呵的，穿着也是蛮有品位的。那时他们正坐在艺术馆里喝着矿泉水，他突然忘记了他的便秘，说起了一些有关那个忧郁绅士的令人吃惊的事情。

那时绅士正站在一面嵌在大圆柱里面的陈列窗前，观赏着里面陈列着的待售的小装饰品，头上不再是原来那顶软呢帽，而是换了一个平顶硬草帽。制造商眉飞色舞，指着他的方向说道：

"你的这个同胞，是一个著名的棋手。他从巴黎来到柏林参加两个月之后在这里举行的象棋锦标赛。如果这次他

能取胜。他就将向世界冠军挑战。他的父亲最近去世了。这些都是报纸上说的。”

她想同他认识，通过说俄语——在她看来，他的笨拙、他的忧郁以及使他看起来很像音乐家的衣服翻领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她很高兴他没有注意她，没有像旅馆里的其它男人一样寻找借口同她攀谈。

她长的并不漂亮，在她娇小端正的五官中似乎缺了点什么——大自然好像是没有赋予使她漂亮的最关键的那么一点东西，所以她的五官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她却拥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她芳龄25岁，时髦的短发整齐可爱。她的头轻轻一转，就会有一种美貌和谐迹象流露出来，然而总是直到最后一刻，这种美貌也无法真正显现出来。

她的衣着十分简洁，胳膊和脖子暴露在剪裁合体的衣服外面。像是在炫耀着她的青春活力。她很富有——她的父亲在俄国失去了一笔财产，但在德国又赚了回来。她的母亲很快就会来度假胜地。自从卢金出现以后，一想到母亲即将说三道四地待在她身旁，她的心情就不是那么太愉悦了。

在他来到的第三天里，她同他结识了。采取的是过去小说或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方式：通常是她掉下一块手帕，他帮助拾起来——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彼此变换了角色。那天在一条小径上，卢金走在她的前面，口袋里不停地往外掉出东西：一块大格子手帕，不同寻常地脏；而且上面还粘着口袋里各种各样的碎屑；然后又掉出一只折断挤压了的香烟，里面的烟草已经没了一半；还有一只坚果，一枚法国法郎。

防守

75

她只捡起手帕和硬币，继续向前走，慢慢地跟着他，充满好奇地等待他再掉下一些东西。

卢金用右手拿着拐杖轻轻敲击着他经过的每一个树干和长凳，左手在口袋里摸索，最后他停下脚步。把口袋向外翻了出来，于是又有一枚硬币掉了出来。他开始检查衣服里子上的大洞。

"全漏了。" -

他用德语说，从她的手中接过手帕（"还有这个，"她用俄语说）。>。

"可怜的东西。"

他仍未抬头，既没有改成俄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好像他的东西失而复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别再把它们放在那儿。"

她爆发出一阵笑声，直到这时他才抬起头，阴郁地看了她一眼。肥胖的灰突突的脸庞上流露出一丝困惑的神情，脸颊上还有一道剃刀划伤的痕迹。

他有一双极妙的眼睛：细长，微微有些乜斜，下垂的眼脸后面仿佛蒙上了灰尘；但是透过朦胧的灰雾，一丝湿润的蓝色光芒射了出来，这里面蕴含着一种不平常的韵味和魅力。

"别再把它们弄掉了。"她说，然后就走开了，但是她能够感觉到身后他的目光。

那天晚上走进餐厅的时候，她无法抑制地离老远就冲他微笑，

而他却回以阴郁的不能让人满意的似笑非笑的表情，那样子同他在观察地板上一只悄声从一张桌子跑到另

7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张桌子的小猫时的神情完全一致。

第二天，在旅馆花园里，他穿过岩洞、喷泉和陶制小矮人儿问她走来，用低沉忧郁的声音感谢她昨天送还他掉下的手帕和硬币（从那时起，他总是不很明显地下意识地检查她的周围，看她是否掉了什么东西——仿佛是在努力重建某种秘密的和谐）。

"别客气。别客气。"

她回答道，还说了许多类似的活——一些词语被她牵强地罗列在一起——不知用了多少这样的词语，中间还用许多脱口而出的话来填补空隙，她把这样的词语应付上去，自己也感觉到了它们的琐碎和乏味。她问他是否喜欢这个地方，要在这儿待很久吗，是否喝了矿泉水。

他回答说喜欢，要待很久，喝了矿泉水。

此时她已完全能够意识到这么问有多愚处了，但是她不能停下来，她问他下了多长时间的象棋了。他没有回答，而是转过身去。

她感到尴尬极了，一口气说出一长串昨天、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气温数目。他继续沉默着，于是她也随之陷入了沉默。此后她开始在手提包里翻找，仿佛在痛苦地寻找话题，然而找到的却只是一把断了的梳子。

突然间他转过身来对她说道：

"化年3个月零4天。"

他的回答如此详尽，这对她来说是最好的解脱，也使她相当满意。但是后来，她开始有些懊恼了，因为他从来不向她提任何问题，好像她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

防守 77

…〔艺术家，伟大的艺术家。她经常这样想，凝视着他那硕大头部的侧影、弓着的肥胖身躯和粘在总是湿漉漉的前额上的一缕暗色头发。也许恰恰是因为她对象棋一窍不通，所以象棋在她看来不仅仅是一种室内游戏或者消遣，还是与其它所有被人们所认同的艺术相等同的一种艺术形式。她从来不熟悉这样的人——也没有谁可以与他同日而语，除了那些受过神灵启示的人、音乐家和诗人。他们的形象就像罗马皇帝、宗教法庭审判官或是喜剧中的吝啬鬼一样既模糊又清晰。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个不明不暗的陈列馆，里面陈列着她先后遇到过并曾经吸引过她的所有的人。这里有她对学校生活的记忆——圣彼得堡的女子学校，一条肮脏的、铺有电车轨道的短街，学校的临街地界上蔓生着一段不常见的长春藤，地理教师——他也在男子学校教课——是一个额头白净、头发蓬乱的大眼睛男人，据说他有肺结核病，据说他曾是达赖喇嘛的座上客，据说他爱上了上流社会的一个女子，就是那个白发蓝眼女校长的侄女，那个女校长总是坐在有蓝色墙壁纸和荷兰壁炉的温暖整洁的小办公室里，在蓝色背景的映衬下，周围流动着的空气仿佛也是蓝色的了。地理教师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他踢踢踏踏地冲进教室，总是兴奋冲动的样子。

后来他消失了，不见了踪影，把他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让给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在她看来同样的与众不同，在他到来之前，首先是女校长冗长的告诫^不要笑，见了她无论如

7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何也不要笑。那是战争后的第一个年头，班上的40名学生中只有17个还来上学，并且他们每天遇见教师的时候也总是在问“今天上课吗？”，后者会一成不变地回答：“我们还未接到最后指示。”女校长命令学生们，当主管教育的部门派来执行普及教育的人来到教室的时候，一定不许咯咯笑，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怎么做。

他来了，在她的头脑中留下了短暂的记忆——他是一

1、很有趣的人，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荒诞的世界。他的腿有些瘸，但总是生气勃勃、桀骜不驯的样子，一双敏锐的眼睛炯炯有神。女孩子们密密麻麻地坐在静悄悄的大厅里，他站在前面轻快地一瘸一拐地踱着步，走到尽头再猴子一样敏捷地转过身来。他拖着穿着高跟鞋的脚，右手在空气中比划着，将空气分成均匀的条形，或者像把布抹平一样在空气中平移。

他罗罗唆唆地大谈他即将做的有关社会学的演讲和日趋临近的与男子学校的合并问题——长时间地憋着笑使人下巴酸痛、喉咙禁不(主地抽搐。

后来，她又去了芬兰，也许是因为那里的木头别墅、枞树林和湖面上因为反射了针树叶的影子而略显黑色的白船都特别像俄国的景物，所以芬兰在她的心目中比俄国还像俄国，被她当作

远离前线的被禁止的事物而珍视着。

在仍然可作度假胜地的芬兰的这个地方，她的生活还是圣彼得堡生活的继续，她有几次远远地看着那个出名的作家，他总是仰视天空，因为敌机已经开始在这里的上空盘旋了。他以奇怪的姿势站在一个俄国军官的身旁，那个军官

防守

79

后来在内战中失去了一口、胳膊——他是1、最害羞、生性最孤僻的大男孩，她经常在夏季里同他打网球，在冬季里同他去滑雪——在她脑海里，总是同这个有霄的记忆一同出现的是，夜晚背景下那个著名作家的别墅，清扫过的小径，被电灯照得耀眼的飞雷以及黑暗的雪地上幻影般的条形痕迹。

这些不同职业的人，每个人都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同的色彩（蓝色的地理教师，卡其军装色的官员，穿黑色外套的作家，用网球拍挑起枞树孢子叶球的一身白装的年轻军官），他们之后是闪着点点光芒的不断淡去的片断：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慈善舞会，君主主义者的会议以及许多彼此相似的人——所有这些都挨得太紧密了，所以她无法把它们正确地集中在记忆的某个点上，从中挑选出哪些是有价值的而哪些是没有价值的。

况且现在她也没有时间去挑选它们，太多的空间已经被这个沉默寡言的传奇般的迷一样的男人所占据了，他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能吸引她的一个。他的艺术，所有的表规形式，各种各样的符号都是神秘而不可测的。她很快就听说他每天晚饭后都工作到深夜，但是这种工作是超乎她能想象的范围之外的

，因为没有什么具体的事物可以与它 联系在一起. 既没有画架也没有钢琴，只有她的思想追越所 及的一种特定的艺术象征物。

他的房间在一楼. 叼着雪茄在黑暗的花园里散步的男 人们有时会瞥见他的眼睛和俯视的脸。

8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后来有人说他只是坐在一张空棋盘旁，她想亲自去观 察一番；在他们第一次谈话后不X的一个晚上，她沿着小径 穿过夹竹桃丛向他的窗口走去，. 但是突然之间她感到这样 做很别扭，于是径直走了过去，并没有向里面看。

她走到林荫道上，听了一会儿游乐场那边传来的乐曲 声. 但后来她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又走回到他的窗 前，这次她有意将砂砾路踩得沙沙作响，好像是在声明她不 是在偷看- 他的窗户敞开着，窗帘没有放下，在明亮的房间的一 头，他正在一边脱茄克衫，一边仰起头打着哈欠，脖子上的 肌肉绷得紧紧的，还缓缓地摇动着魁梧的肩膀。

她在黑暗中迅速转过身朝明亮的露台走去，他的肩膀 还继续在她的眼前起伏晃动，她觉得，他一定是在他神秘而 义不可思议的劳作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疲劳。

卢金确实很累。

最近他下棋下得太多了，也太没有系统性了；他的疲劳 主要是由于那种蒙上眼睛的下棋造成的，但那是一种收入 颇丰的表演，所以他很愿意去做。在其中他也发现了很大的 乐趣：不必再

与那些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的棋子打交道了，棋子古怪的形状和木头质地也不再会打搅他的思考了。

在他看来，它们不过是那些不可见的精巧的象棋力量表现出来的粗糙的现世外壳。在蒙上眼睛下棋的同时，他感受到这些形形色色力量的原始纯正的形态。他既不会看到雕刻出的马的鬃毛，也不会看到小兵光滑的头部——但是他能相当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想象中的方格被某个

防守

81

确定的、聚集的力量所占据，所以他能想象出移动一个棋子后会发生的一幕——一声爆炸、一次猛烈的地震、一记闪电之后，整个棋区都会随之紧张地震颤起来，而他则是控制这个紧张局势的主宰，是他在这里收集电能。然后在那里再释放出去。

，
他同15个、20个、30个对手对弈，当然是董事会决定对手的人数——为了不耽误正常的比赛——身体上的疲乏同精神上的疲劳比起来又算不了什么了——那是对他比赛中的紧张和沉迷的惩罚。他以非尘世的态度来下每一盘棋，他所用的手段也是非实体性的。他在这种比赛中得到了某种慰藉，同时也找回了胜利，因为在最近几年里他在国际锦标赛上一直不走运；一个可怕的障碍横在了他的面前，使他总是不能取得第一名。瓦伦提诺夫曾经预言过这一点，就在他们分开前不久。

"尽可能地表现你自己，"他在伦敦那次难以忘记的锦标赛后对卢金这样说，那是战后的第一场比赛，在比赛中，20岁的俄国

选手被从获胜者的位置上无情地淘汰了下来。

"尽可能地，"瓦伦提诺夫狡狴地重复说，"因为你做少年天才的日子不会很久了。"

这一点对瓦伦提诺夫是十分重要的。他对卢金感兴趣 只是由于卢金是一个非凡的、古怪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是畸形的，但是却很诱人，就像达克斯猎狗弯曲的腿一样。

同卢臺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不断地鼓励和发掘卢金的天赋，从来不去考虑卢金这个人本身。看起来不仅仅是瓦伦提诺夫而且生活本身也忽略了这一点。他把卢金作为一

8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个有趣的怪物展示给有钱人，通过他来接触那些对他自己有用的人。

他组织了无数次锦标赛，只在当他开始怀疑这个象棋天才正在蜕变成一个普通的年轻棋手之后，他才把卢金送回俄国他父亲那里。但是后来，就像对待一个贵重物品一样，他又把卢金接了回来，因为他转念又想，也许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也许这个怪人还有一年或是两年的有用期。当这段时光也用光了之后，他像对待一个已经厌倦了的情人一样送给卢金一件比较值钱的礼物，然后就消失了。

他在电影业中又找到了新的乐趣，那是一种神秘的占星业，他们先读剧本，然后就出去四处找"星"。他彻底从卢金的世界消失了，来到一群无忧无虑的健谈的自以为是的骗子中间，同他们说着行话，内容是关于银屏哲学，关于观众口味，关于电影

摄像机的远近等。同时他也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收入。他的消失对于卢金来说是一种解脱，这情形就像是你结束了一段不幸福的爱情所能得到的那种奇怪的解脱一样。

当初他一下子就依恋上了瓦伦提诺夫——早在他还在俄国进行象棋旅行的时候——后来，他对瓦伦提诺夫的感情就像儿子对一个轻浮冷淡、难以捉摸的父亲的感情，对这样的一个父亲，你永远也说不出你究竟有多爱他。而瓦伦提诺夫只是因为他是一名象棋棋手才对他感兴趣。有时，他还像是一名教练，努力用决不手软、严厉政策来建立他在运动员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因此瓦伦提诺夫认为象棋棋手是完全可以吸烟的（因为象棋和吸烟都带有一种东方色

防守

83

彩），但是决不能喝酒，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在大旅馆的餐厅里，在战争期间客人稀少的旅馆里，在瑞士酒吧里，在意大利餐馆里，他总是始终如一地给卢金要矿泉水。他给小卢金要的食物也总是清淡的，这是为了让他的脑子能够自如地工作，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也许还是因为同“东方”有一点儿朦朦胧胧的联系），他非常鼓励卢金吃甜食。后来他还建立一个特别的理论，那就是卢金象棋天赋的发展是同他的性需要的发展相联系的，象棋是这种需要的转移。因此他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卢金会用自然的方式释放掉对他有益的内在张力，浪费掉他珍贵的能力，所以他不让卢金同女人接触，对卢金禁欲似地古板性格颇感满意。所有这些都掺杂有一些不太光彩的成分。

当卢金回忆起那段时光，他很吃惊地发现他和瓦伦提诺夫之间竟然连一句友好、正常的话都没有。即使是这样，当他们最后离开俄国那块已经变得十分令人不愉快的土地的时候，当瓦伦提诺夫消失的时候，卢金还是产生了一种空虚的失去了支持的感觉，他承认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叹了口气，转过身去，又一次对着棋盘陷入了沉思。

战后，锦标赛增多了。

他在曼彻斯特比赛，在那里，年老的英国卫冕者同他勉强下了个平局；在阿姆斯特丹，他输了关键局，因为他超过了规定时间，他的对手带着兴奋的鼻息声，使劲拉动了卢金桌上计时器的制动擎；在罗马，图拉提得意洋洋地摆出他著名的开局。还有在许多其它的地方，那些地方对于他来说都

^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没有什么区别——旅馆，出租车，咖啡馆或俱乐部的大厅。这些城市的街道上差不多都有一排排模糊的灯光规则地经过，突然向前围（主广场中的一只石马。这些东西就像木头棋子和黑白棋盘一样只是常规的而不是必需的外界物质，他只把它们当作是枯燥无味又不可避免的事物来接受。

同洋，在他的穿着方式上，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一种极其不明确的动机在推动他，他什么也不多想，很少换内衣裤，很少主动在晚上给手表上弦，用同一片安全剃须刀片刮胡子直到它完全不能再用。随随便便吃饭。但出于某种令人神伤的惯性作用，他继续在晚餐时点同洋的矿泉水，这使他的眼角处有了一种轻微的变化，有一点痒痒的感觉，也许是为瓦伦提诺夫

流的眼泪。

只在很少的时候，他才能注意到自己的存在，比如说，当他气喘病犯了的时候——完全是由于他过度肥胖——他不得不在楼梯上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或者是在夜深时刻，在他深思熟虑的间歇时间，他张开手指摇晃火柴盒，里面空空如也，听不到火柴杆碰撞的声音，而此时，好像不知是谁放在他嘴上的香烟就会突兀出来，迫不及待地显示它的存在。

香烟硬邦邦地无声无息地叼在他的嘴上，他生活变得只有一个需要，那就是吸一支烟，而只有上帝知道有多少支烟已经这样被吸掉了。

总地说来，他的生活是晦暗麻木的，不需要他的一点点努力，好像还有什么人^个神秘的看不见的经纪人——仍在带着他从一个锦标赛到另一个锦标赛"旦是有时

防守

85

会发生奇怪的现象. 四周是一片寂静.^向走廊里望去——鞋. 鞋，在每一个门口都是鞋，(尔的耳朵里充满了孤独时的轰鸣声。

7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卢金常常沮丧地想他已来到柏林，想到要去看望看望他，帮助帮助他，同他说说话——这个看起来很快的穿着手织马甲的老头. 笨拙地拍着他的肩膀。他让人无法忍受，他就像一个让人害臊的记忆，他会令(尔眯缝起^睛，牙缝间迸出痛苦的呻吟，努力想去摆脱这个记忆的纠缠。

卢金没有离开巴. 去参加父亲的葬礼，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

害怕尸体、棺材、花圈和与之有关的各种责任——但是他后来还是去了，去了墓地。

他穿着沾满泥巴的胶鞋、蹚着雨水绕着公墓走了好几圈，可没有找到父亲的墓。他[^]着[^]看见了一个墓地管理员模样的男人，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情性和不好意思，他没有开口去问；他立起领子，吃力地沿着一块废弃地向等候着他的出租车走去。

父亲的死没能影响他的工作。他正在筹备参加柏林锦标赛，他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个对付意大利棋手图拉提的最佳的防守办法。但是图拉提的开局走法令人十分棘手，他是柏林锦标赛上所有选手中最令人生畏的一个。他是象棋最新流派的一个代表，他在开局的时候是先走两边的棋子，把中间的地方空着，也不移动小兵，然而却从两边给中间造成一种最危险的影响。他嘲笑王车易位的走法是只图安全保险，自己创造出了一个棋与棋之间的不可预料、

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变幻多端的关系。

卢金同他交过一次锋，并且输给了他，那次失败使卢金一直耿耿于怀，因为图拉提凭借他的禀赋，凭借他的下棋风格，凭借他对棋子奇异排列的嗜好，成了一个完全可以同卢金的脑力相抗衡的棋手，只有图拉提能比他做得更好。

卢金的棋术在早年时期曾经使行家们震惊，因为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果敢和对基本象棋规则的不屑。但现在看起来那却有点过时了。如果拿它和图拉提光彩夺目的走法

相比，卢金现在的境况就好似一名作家或作曲家，在他事业活跃时期的最初已把最新的东西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之中，所以他认为他的手法是最新的，是鼻祖，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某一天，他突然发现在他的身边一种变化已经在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最近他还在做领头人的道路被不知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人占领了，而且把他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感觉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他的眼中只能看到那些模仿他但却不领他情的风格大胆的艺术家的，他很少想到他自己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他虽然曾经创造出全新的令人震惊的艺术，然而自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曾有任何新的发展了。

回首过去1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象棋生涯，卢金看到了最初的一次次胜利，还有之后的莫名的暂时停顿，间或在这里或那里胜利的影子，但是大多数是——恼人的、无望的平局，也多亏了它们，他才歪打正着地赢得了谨慎、不可攻破、循规蹈矩等等的声誉。这真是奇怪。他的想象越大胆，他在停赛期间秘密研究做得越努力，比赛开始的时候无助的感

防守

87

觉就越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就走得越小心谨慎。他很早就达到了世界象棋大师的级别，相当出名，所有的象棋教科书都会提起他，他还是争夺世界冠军称号的五六个候选人中的一个。

他把这些令人喜爱的声望都归功于他早期的表现，是那时的成绩使他的周围环绕着一圈黯淡的光环、受宠者的荣光和荣耀的

雾霭。

父亲的死被他看作是衡量他走过的道路的路标。回首 起过去，他带着一丝战栗发觉自己的棋艺最近进展得是多么地缓慢，所以他以抑郁的热情投入了新的思考之中，去创造他已经开始模模糊糊感觉到了的他所需要的平衡：一种非同寻常的防守。

从墓地回到柏林旅馆的那天晚上，他感觉很不舒服：心悸，还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他的脑子已经麻木了，被什么东西盖住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看病，医生建议他去幽静的地方放松一下，"一个绿色环绕的地方，"医生是这样说的。

卢金于是取消了一个已约好的蒙眼比赛，动身去了那个地方，当医生说到绿色的时候，他的眼前马上就出现了那个地方：事实上，他还有一丁点儿感激那段给了他方便的记忆，因为它很迅速地向他提供了一个可以度假的地方，省去了他许多的麻烦，使他来到了这座等着他的现成的旅馆。

在这片绿色景致之中，他确实感觉好多了，因为这里的风景美得既不过分还传递给他一种安全平静的感觉。仿佛

是在露天马戏场的舞台上，一个彩绘纸箱的顶部突然破裂，

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从里面冒出了一张微笑的脸孔一样. 现在「"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点也没有预料到，只觉得她的脸十分眼熟. 声音也很熟悉，好像她以前一直都在他的耳旁无声地说话，而今骤然冲破了一切晦冥，发出了声

立 曰0

他努力想弄明白这个十分熟悉的形象究竟是谁，后来 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太贴边但又惊人清晰的答案，他记起了 他从前在一个无名小镇上曾经见过的一个裸肩黑袜的妓 女，那时她正站在一条昏暗的小街上的一个明亮的门廊处。 十分好笑的是，他觉得现在的这个女人就是那个妓女，她又 回来了。打扮得端庄多了，不过略微有些不如从前美丽，也 许是因为她卸掉了蛊惑人的脂粉。但恰恰因为如此她现在 才更容易接近。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并且发现5 二正在同她讲话时 心中产生的感觉。

她不像过去那样漂亮，这一点让他有些心烦。他的判断 标准是凭过去的零零星星的记忆。但逐渐地他就不再计较 这个了，也开始逐渐淡忘了她模糊的原形。他消除了疑虑并 颇有些自豪地发现同他讲话、冲他微笑、和他一起度过闲暇 时间的这个人是真实的、活生生的。

在花园平台上的那一天，在黄蜂不停地往铁桌上落并 晃动低垂下的触角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开始谈起小时候 住在这家旅馆里的情形的那一天——卢金以暗中走棋的方 式开始了他们的谈话，那含义连他自己也只是隐隐约约地 能够明白一点点，那也许是他表达爱情的特殊方式。

防守

89

"还有呢？再告诉我一些。"

她一遍遍地对他说，尽管已经注意到他又一次忧郁地 陷入了沉

默。

他在椅子上坐着，身子向前倚在手杖上，心想如果移动 阳光照耀的山坡上的那棵欧椴树，就可以吃掉那边的电线 杆了；同时他还在努力回忆刚才已经说到哪儿了 。一个侍者 手指上勾着一打空啤酒杯跑过旅馆的厢房，卢金如释重负 般地想起他刚才正说到曾经在那间厢房里举行过的一场锦 标赛。

他变得烦乱燥热起来，帽圈箍着他的太阳穴，现在出现 这种烦乱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走，"他说，"我带你去看。现在那儿一定空着，还 凉快。"

他迈开重重的步子，手杖在砂砾路上刺耳地刮过，又哒 哒哒地在门口台阶上拖过，自己径直先走进了大门。他多没 修养，她暗中想，但马上又摇了摇头，否定了自己所产生的 这样一个略微错误的想法——他的行为同修养没有一点儿 关系。

"这儿，我想是这条路。"

卢金边说边推开了一扇 门。室内有一个火炉在熊熊 燃烧，一个穿着一身白色衣服的胖男人在喊着什么，一厚摞 盘子从几个人的腿上传递着，显然不对；他推开另一扇门， 可差一点没摔下去：室内的台阶突然向下延伸，最底处有一些果汁甜酒，一堆杂物，还有一只受了惊吓的老母鸡在一颠 一颠地四处乱跑。

他摘下帽子，感觉眉毛上聚集了滚热的汗珠。啊，他对 那间凉爽宽敞的大厅的记忆是多么地清晰，可如今想要故 地重游又是何等艰难！

"再试试这扇门。"

他说。

可门是锁上的。他扭了几下把手。"谁？"

里面突然冒出一句沙哑的声音，还有床吱嘎吱嘎的响声。

"错了，错了。"

卢金低声说着，继续固执地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回 过头来，停下脚步，这才发现走廊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她在哪儿？"

他大声地说，转着圈四处寻找，脚也不抬起来，鞋在地板上蹭着。走廊面向花园的窗户，墙上的小装饰，还有编了 号的鸽子出入孔。

电铃声嗡嗡地响起，一个出入孔的数字啪地斜着跳了出来。他很茫然，像是在恶梦中迷失了方向——他迅速向回 走去，嘴中一遍遍地重复："莫名其妙的玩笑，莫名其妙的玩

他迈出大门，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花园里。坐在长椅上的两个人好奇地看着他。突然，从头顶上传来了一阵笑声。他抬起头，她正站在她房间的小阳台上，大笑着，胳膊肘支 在围栏上。手托着脸颊，摇着头，脸上带着俏皮的责怪的神情。她看着他胖胖的脸庞和托在后脑勺上的帽子，等着看

防守

他会采取什么行动。

"我跟不上你，"她喊道，站直身摊开双手，表示作出解释。

卢金低下头向楼门走去。

她猜想过了一会儿他就会敲响她的房门，她决定不给他开门，就说屋里很乱。但是他没有来敲门。后来她下楼吃晚饭的时候，发现他不在餐厅。他生气了，她这样判断，然后比

平时早一些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她去散步，以为他还会像平时一样在花园里坐在长椅上读着报纸等着她。可他不在花园，也不在凉廊，她只好独自一人散步了。

晚饭时他仍旧没有出现，他的桌子被一对觊觎已久的老夫妇占领了。她问接待处是不是卢金先生病了。

"卢金先生今天早上离开这里去柏林了。"服务小姐回答。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行李又被送回了旅馆，门卫和青年侍者一副习以为常、毫不吃惊的样子，把早上运出去的行李又搬了回来。

卢金安步当车从车站走回来——一个矮胖的、面容愁苦的绅士，已被炎热摧垮，脚上的鞋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他在途经的所有长椅上停下来休息，还有一两次摘只黑莓放在嘴里品尝，酸得眉头直皱。当他沿着公路往回走的时候，他瞥见

一个金发小男孩一直在尾随着他，双手握着一只空啤酒瓶，迈着小步有意落在后面，用让人无法忍受的孩子气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卢金停，他也停，卢金走，他也

9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走——亦步亦趋。卢金捺不住了性子，转过身去，用手杖吓唬他。小男孩停下脚步咧开嘴笑了起来。既吃惊又高兴的样子：.

"我要……"卢金低声说，同时向他走去，手杖举了起来。小男孩猛地跳起，转身跑掉了。

卢金嘴里咕哝着，鼻子呼呼地喘气，继续向前走去。突然，一块瞄得极准的小石子击中了她的左肩胛。他大叫一声转过身，可是什么也没有——只有空无一人的公路，树林，石南丛。

"我要杀了他，"卢金大声地用德语说，同时加快了脚步，并做曲线状左右迂回前行。他以前曾经在书上看过，人们为了躲避从身后射来的子弹，通常可以走这样的路线。他的嘴里还在大声地威胁着，尽管根本无济于事。回到旅馆的时候，他累极了、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几乎快要哭了出来。

"改主意了，"他对着接待处的铁栅栏说，"不走了，改主意了。"

"她一定在房间里，"他一边上楼一边自言自语。几乎是脑袋撞开了房门，突然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他依稀看见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正躺在沙发上。他急急忙忙地说："你好——你好。"然后在房间里大踏步地踱起步来，心中猜想一切都会很

容易、很诙谐、很愉快地得到圆满的解决，同时他激动得几乎语无伦次——

"因此，鉴于以前的情况，我只好通知你，你即将成为我的妻子，我恳求得到你的同意，完全不可能离开了，现在一切都不不同了，都会极其快乐。"

防守

93

说到这儿，他一屁股坐在了散热器旁边的一只椅子上，双手捂住脸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努力把一只手张得大大的挡住脸，另一只手摸寻着手帕，透过手指间『目水模糊的缝隙，他看见一件影影绰绰的粉红色衣服簌簌向他走来。

"够了，够了，"她用抚慰的声音说，"都是大人了，还这么哭。"

他抓住她的胳膊肘，亲吻到了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她的手表。

她把他的草帽摘了下来，伸出手去抚摸他的前额——同时灵巧地躲闪开他笨拙地向前抓取的手。卢金大声地稀稀噜噜地用手帕擤着鼻子，一次，又一次；然后又用手帕擦眼睛、脸和嘴，如释重负地大声叹气，身子靠在散热器上，明亮潮湿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

这时，她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已经不再可以把他从你的生活中推出去了，他已经牢固坚定地坐下了。而且很明显，他已经坐了很久。同时，她很苦恼该怎么带他去见她的父母，如何让他在她家的客厅里出现——这样

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外形 和色彩；他身上所拥有的东西是任何人都没有的。

起初，她努力在头脑中把卢金放置在她的家里，放置在 她的周围环境甚至她寓所的室内陈设中：她想象着卢金走 进她的家门，同她母亲谈话，吃家里烹制的烤馅儿饼，影子 映在从国外买回来的昂贵的俄国式茶炊上的情形——这些 想象最后总是以一个巨大的灾难结束。卢金笨拙地晃了晃

9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肩膀，房子坍塌下来，就像摇晃着的破碎了的风景，一团尘雾从碎砾中腾起。

他们的寓所很豪华，布赏十分考究，位赏是在柏林一栋高大的公寓大楼的一楼。她的再度富裕起来的父母决定要过一种完全俄国化的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俄国化总是同装饰华丽的斯拉夫书房，绘有忧郁的波雅尔女仆的明信片，饰有三驾马车或黄鹂烙花图案的华丽的漆光小盒子，以及刊有俄国庄园和瓷器照片的绝版豪华艺术杂志等物联系在一起。

她的父亲过去常常对他的朋友们说，在同那些出身不明的人进行了 一天的商务会议和洽谈之后，能够坐下来吃些真正的俄国食物，享受一下真正的俄国式生活，那是再好不过的节情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仆人就是一个地道的俄国人，是按手续从柏林附近的一个流亡者避难所领来的，但是，好像并

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仆人突然变得极其粗鲁。所以他们不得不另换了一个德国—波兰裔的女佣。

她的母亲，一个臂膀丰腴的威严的夫人，过去常常充满深情地自诩为“直言不讳的人”或是“哥萨克人”（这来源于她对《战争与和平》一书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她绝对是最好的家庭主妇，对神智学也十分偏爱，斥责收音机是犹太人的光明。

她非常善良，一点也不圆滑，她真挚地爱着这个草草搭就、临时构筑的人造俄国家居，但有时她又会对它厌烦得要命，她说不清这个家到底缺少些什么，因为，正像她自己所防守

95

说，她创造『一个她自己的俄国。

女儿对这个华而不实的俄国化家居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因为这完全不同于她们从前的那个幽静的圣彼得堡住所。在那里，家具和别的东西都有它们自己的灵魂；在那里，圣像摆设柜发出让人难以忘怀的深红色的光泽，神奇的橘子树开满了花朵；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点滴、琐碎、微小的东西。它们构成了一种令人陶醉、令人心碎的魅力，那是任凭什么也无法取代的。

来他们柏林的家中做客的年轻的俄国人一致认为她长相不错，只是人有些古板，她的母亲则说（低低的声音，略带

一丝嘲弄的口吻）她代表他们家的“知识阶层和先锋派文

学"——也许是因为她能背诵几首《诗歌读者》上刊登的"象征派诗人"贝尔^多的诗句，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不得而知的原冈。她的父亲喜欢她的独立性、她的文静和她微笑时头颅低垂双眼向上的特别的样子。

但是，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她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她的灵魂所具有的那种神奇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她总是在忐忑不安地期待着童年时曾经吸引过她、折磨过她的一些东西，现在她的直觉是绝对不会再错了；这种能力使她总是在寻找有趣的动人的东西；使她经常能够感觉到一种对无助和不幸生灵的让她难以承受的温柔的怜悯；使她能在几百里之外感受到西西里岛上一只肚子上长着粗毛的瘦腿小毛驴正在被残酷地毒打。

每当她遇到动物被虐待的情况，她就会经历一种传奇般的日食过程——黑夜突降，尘土飞扬，血液凝固在墙上

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好像如果她不马上，马上，去帮忙，不去制止那人对动物的虐待（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从这种行为中寻找乐趣的人、她的心就会因为悲伤而破碎，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因此，她生活在永无休止的不为人知的焦虑之中，她总是期待——一个新的惊喜或是一个新的怜悯。

有人说她极其崇拜狗，随时准备借给别人钱——听到这些针头线腋的传言，她感觉就像是做那种小时候常做的猜猜看游戏，

就是那种让你走出房间，屋里的人说些关于你的事情，然后再把你叫回来猜测都是谁说了些什么的游戏。在做游戏的人当中，在尔去隔壁待了一会儿之后再加入他们的那些人当中（你坐在隔壁等着被叫，你有意唱唱歌好让自己听不到隔壁的说话声，或是随手翻开身旁的一本书~"就像从盒子里冒出一人一样，有时是小说中的一段文字突然跳出来出现在你的眼前，有时是一段看不明白的对话末尾），在她必须猜测他们《见点的人当中，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不爱说话的男 人，他很难被改变，对她也完全不了解。她有时甚至怀疑他有没有什么观点，怀疑他可能从未想过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很可能脱口说出一些后果不堪设想的话。

她认为她已经离开得够久的了，于是伸出手去抚平脑后的头发，微笑着走回大厅。卢金和她的母亲——她刚刚介绍他们认识的，正坐在一棵盆栽蒲葵下面的柳条椅上。卢金皱着眉头审视着放在他大腿上的不太雅观的帽子，她突然

防守

97

产生了一种恐惧，一方面是由于想到卢金可能说了些什么话（如果他确实开口说话），另一方面是由于想到卢金会给她的母亲留下什么印象。

昨天，当她的母亲刚刚到达这里，刚刚开始抱怨窗户是向阴的、床头灯不好使的时候，女儿就说起〔尽量让自己的语调保持平稳〕她怎样同著名的象棋棋手卢金成了好朋友。

"肯定是假名。"母亲说，手在盥洗用具袋里掏着什么，

"真名是鲁宾斯坦或是阿布拉姆森什么的。"

"非常非常著名。"女儿继续说，"他非常好。"

"你最好帮我找找香皂。"母亲说。

现在，已经给他们俩人做了介绍，然后又找了个借口，说是去要些柠檬汁，留他们单独待在一起。当她向大厅走去的时候，一种恐惧的感觉.一种对已经发生过的灾难无能为力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离他们老远她就大声地说话，一不小心在地毯上绊了一下，她笑着，摆动着胳膊以保持平衡。他毫无表情地摆弄着他的平顶草帽，沉默着。母亲眼睛闪亮，现出吃惊的神情。

她突然想起了那天他抽泣时的情景，胳膊搭在散热器上——所有这些让她再也无法忍受。但是，卢金这时猛地抬起头来，露出熟悉的忧郁的笑容^她的恐惧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可能的灾难看起来也只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了，什么也不会变。

卢金就像是一直在等她回来好离开大厅似地，一看见她，他嘟哝了一句，站起身，以他特有的方式点了点头（"乡

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巴佬。"她心情轻松地想，把卢金的点头这样翻译成她母亲的口头语），然后他向楼梯走去。路上他正好遇见了用托盘端着三杯柠檬汁的侍者。他叫住侍者，拿起其中的一杯，小心地在胸前端着它，眉毛跟随饮料的上下荡漾而一挑一挑的，慢慢地沿着楼梯向上走去。

当他消失在拐弯处之后，她拿起他的草帽，用夸张的仔细向下撕帽子上的薄纸。

"乡巴佬。"母亲大声地说。

女儿满意地笑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当你遇到一个不认识的词，你去查了字典，查完之后你又发现这个词的意思同你原来猜测的一模一样。

"他不正常，"母亲又气愤又困惑地说，"他是谁？肯定不是正常的人。他叫我女士，仅仅是女士，像商店的售货员一样。天知道他是谁。我敢打赌，他一定有苏联护照。我像个傻子似地坐在这儿。他在闲谈……而且他的袖口那么脏。你注意到了吗？不仅仅是脏而且还磨破了。"

"什么样的闲谈？"

她问，低着头，眼睛在睫毛后面微笑。

"是的，女士。不，女士。这里氛围很好。氛围！好一个词，嗯？我问他——因为总得说点儿什么才好——是不是离开俄国很久了？他就是不吱声。然后他说你喜欢喝清凉'饮品'，。清凉4饮品'！土老冒，土老冒！不，不，我们以后得离这个人远远的……，"

也许是为了继续做那种猜猜看游戏，她快步向卢金的房间走去。

防守

99

在他那次离开又回来的过程中，他原来所住的房间被别人居住了，现在他住一间楼层比较高的房间。此刻，他正支着胳膊坐

在桌旁，一付愁眉不展的样子。桌上的烟灰缸里 一根半截的香烟袅袅冒出最后一缕烟雾。桌子上、地板上满 是散乱的纸张，上面写着许多铅笔字。有一瞬间她想那也许 是他的帐单，她想知道数目是多少。

窗口吹来一阵风，卢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拾起地板 上的纸张，整齐地把它摆好，冲她笑了笑，眨眨眼睛。

"嗯，怎么样？"

她问。^

"比赛时它会成型的。"卢金说，"我正在布下几种可能 的阵势。"

她感觉好像推错了门，走进了一个她本没打算去的房 间。但是卢金又不再继续谈论象棋了，而是连同椅子一起向 她挪了过来，两手搂住她的腰，轻轻摇晃她，接着又有些不 知所措，于是努力想把她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她伸出 手去顶住他的肩膀。扭过头去，假装去看桌子上的纸。

"这是什么？"

她问。

"没什么，没什么，"卢金说，"只是每盘棋的记录。"

"放开我。"

她尖声命令道。

"每盘棋的记录，记录……—^

卢金还在重复，同时继续把她向自己的方向拉近，眯缝 着眼睛端详着她的脖子。一个突然的抽搐使他的脸扭曲了，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的眼睛黯然无神了好一阵子：慢慢地他的脸又松弛下来，同时双手也松开了她。她很生气，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对他竟会如此轻易就放开了她，她也是颇感吃惊。

卢金清清喉咙，贪婪地点燃了一只烟，带着无法理解的顽皮的神情看着她。

"对不起，我不该来，"她说，"首先，我打扰了你的工作

"一点也没有。"卢金回答，语调出人意料地快活，双手拍着膝盖。

"其次，我想知道你对我母亲的看法。"

"一个上流社会的夫人，"卢金回答，"一眼就能看出来。"

"听着，"她喊了起来，变得火冒三丈，"你受过教育吗？你在哪儿上的学？你从没遇到过别人，没同别人说过话吗？"

"我周游各地，"卢金说，"这儿，那儿，哪儿都去过。哪儿都只待一会儿。"

"我在哪儿？他是谁儿？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在脑子里自忖，环视着四周。

散乱着纸张的桌子，皱巴巴的床单，洗脸盆——里面扔着一个生了锈的安全刀片——一个半开的抽屉，掉出半截蛇皮似的绿底红点领带。在这堆令人绝望的杂物中间，坐着一个耽于一种幽灵般的艺术、讳莫如深的男人。

她想就此打住，捕捉到他所有的缺点和古怪，永久性地告诉自己这个男人根本不适合她——可是不知为什么，此

防守 101

此时此刻她的心中却还在情不自禁地担心着他在教堂里会有 怎样的举止，穿上燕尾服的他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尊容。

102

当然，他们的约会还在继续。那位可怜的夫人开始恐惧 地意识到，她的女儿同这位来路不明的卢金先生是难以分 开了。他们四目相视，促膝谈心，眼神中流露着令人琢磨不 透的含义。这一切在她看来实在是太危险了，以致于她决定克服 掉自己的反感，尽可能地让卢金待在自己身边。这样做，部 分原因是为了进一步透彻地了解他；更主要的，还是为了

防守

103

使女儿不至常常消失。

卢金的职业平庸而荒诞，只有在如今这可恶的时代，才 会有这种职业的存在。如今总是有那些无聊的现代欲望驱 使人们去创什么无谓的记录，像什么想飞上太阳的飞机啦、 马拉松赛跑啦、奥林匹克比赛啦……等等毫无意义的记录。

她觉得，在她年轻时的俄国，一个人以下象棋为职业是 不可思议的。即便是在当代，这样一个除了下棋别无所长的 人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

她一度曾朦朦胧胧地有些怀疑，也许下棋只是卢金的一个表面的职业，目的是为了掩饰其真正从事的某种职业。

一想到一个奸诈的恶棍，在单纯为了消遣的爱好背后 所隐藏着的那种邪恶的——犯罪活动——^也许是同济会 的活动〕，她

就感到虚弱无力。然而现在这种怀疑却逐渐在消失，理由是一个地道的白痴怎么能干得来那种欺骗人的勾当呢？况且在象棋领域，他的确也是很有名望的。

卢金这个名字许多人都熟知，惟有她却闻所未闻（她只是在过去从远房亲戚那里听说过圣彼德堡那边有一个叫卢金的大地主），一想到这点，她就十分愤怒，同时自己的信念也开始发生了动摇。虽然卢金名字中的外来语的齿擦音很难读，但住在度假旅馆里的德国人，却能读得十分准确，并总是以一种崇敬的语调说出他的名字。

她的女儿给她看最新的一期柏林插图杂志，在《纵横字谜》栏目中，由于某种原因刊登了卢金最近获胜的一场棋赛的情况。

1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可是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终生去搞这种雕虫小技，"她心烦意乱地看着她的女儿说，"把自己整个一生都毫无意义地浪费在没有什么价值的事情上去呢？……你听着，你有一个叔父，他擅长各种游艺活动，象棋、扑克、台球，可他至少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事业以及其它一切。"

"他也有自己的业，"女儿回答，"并且他确实非常闻名。你对象棋不感兴趣，这不怪别人。"

"巫师也可能很有名。"

样的名望也部分地说明了他存在的价值，可是他的存在却令人难以忍受，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卢金总是设法回避她。

"他甚至用后背与人谈话，"她向她的女儿抱怨说，"总是背对着人，他从不像正常人那样与人交谈。我告诉你，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完全不正常的事。"

卢金从来没有向她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将谈崩的时候，他也从来都不设法挽回局面。沿着那阳光斑驳的小路，他们三人悠闲地走着。在沿路凉爽的树阴下，筹划周密的天才设置了一条长凳。这一切是那么令人难忘，之所以说是难忘，是因为在散步期间，卢金随着她们母女每向前走一步都使她生气。尽管卢金长得矮胖，走起路来有些气喘，可是他还是常常大步流星把同行者甩在后边。这位母亲双唇紧闭看着她的女儿悄声发誓说，如果这种破记录的赛跑还要继续下去的话，她就立即回家。立即，你会理解的。

一下，又得出

如下结论：卢金获得了这

防守

105

"卢金，"于是女儿就会喊道，"卢金，慢点走，否则，一会儿就累了。"(女儿用卢金这个姓来喊他也使她不快，而当她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女儿放声大笑地回答，屠格涅夫的女主人公们都是这样称呼别人的，我还不如她们严重呢？")卢金则立即转过身来苦笑一下然后嘴通一声坐在路边的长凳上。旁边有个废纸篓，他总会去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耐心地撕碎它们，然后嘿嘿地笑起来。这就算是最了不起的幽默了。

然而，尽管他们三人时常去散步，卢金和她的女儿总还是找时

间单独在一起。

每次过后，这位愤怒的老夫人都要问：“啊，你们俩接吻了吧？接吻？我敢肯定你们一定接吻了。”

女儿只是叹口气假装很烦地说：“噢，妈妈，怎么能说这种事呢……”，

可老夫人断定他们一定长时间开心地吻过。

于是就写信给她的丈夫，说她现在很不愉快又很担心，因为他们的女儿正和一个没出息的危险人物调情，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的丈夫劝她回柏林或去另一个地方度假，而老夫人的反应则是：“这个老头子真是糊涂。啊，咳，也算不了什么，所有这些很快就会结束，我们这位朋友将会自动离开的。”

可是，就在卢金出发去柏林的前三天，却突然发生了一件虽然没有使她完全改变态度，但却不知为什么很感动的小事。

那仍是8月的一个傍晚，美丽的晚霞挂在天边，慢慢地

10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留下那最后一抹血红。他们三人一起出去散步。

“我感到有点儿冷，”她说，“给我拿件衣服去。”她的女儿点点头答应一声，嘴里衔着一根青草棍跑开了。当她跑到旅馆门口时，还回头向这边的一老一小摆摆手。

“我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是吧？她有一双美丽的腿。”卢金深深点头表示同意。

“你星期一就要走了吧，参加完比赛就回巴黎？”

卢金又深深地点了点头。

"可是你又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巴黎，对吧？总会有人邀请你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比赛？"

这件小事就是这时发生的。卢金向四周望了望，又把手中的手杖顺着一条小路伸去。

"这条小路，"他说，"看看这条小路。我正沿着它向前走。想象一下我会遇到什么人。我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没有什么神秘的。丘比特，那是一个没有箭却有着一块鹅卵石 的丘比特，我被击中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惊奇地问。

"不，对不起，对不起。"卢金大声说，并伸出一根手指，比划着说，"我必须 有观众。"

他走近她，半张着嘴。一种异乎寻常的殉道者的痛苦表情显现在他的面部。

"您是一位善良而通达事理的人，"卢金慢慢地说道，"我请您赏光，恳求您让她和我订婚。"

他转过身，就好似在台上刚刚做完讲演一般，同时用手防守

107

杖在砂子上画着小图案。"给你披肩。"

女儿从后面走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条披肩落在了老夫人的肩上。

"哦，不，我想，我不需要它，我用披肩干什么……，'那天晚

上他们的散步特别沉闷，在老夫人的头脑里萦绕着的一直是几句必须和卢金说的话：提一提他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可能不富裕，他在旅馆里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对她的女儿来说这是一场非常严肃的谈话。一桩不可思议的婚姻，一种最愚蠢的冒险。然而，尽管这样，卢金如此急切地采取古老方式开始试图过“岳母”这一关，还是使她受宠若惊。

“事情已经发生了，祝贺你。”那天晚上她对女儿说，“别假装不知道，你完全清楚，我们的朋友想要和你订婚了。”

“我很遗憾他告诉你了，”女儿回答，“这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你已经答应你所遇到的这个头等骗子了……”这位愤怒的老夫人开始发火了。

“你不要干预，”她的女儿很平静地说，“这事与你无关。”

于是，这桩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冒险的姻缘开始以令人惊奇的神速发展了。

在卢金离开的前夜，他穿着睡衣站在他住的房间的小阳台上，透过大树枝头凝视着天空的明月。一阵风吹来，随

10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着枝叶的抖动，月亮破成碎片。此时此刻，他正在回想自己与图拉提比赛时所发生的从防御到出其不意地转向反攻的情景。透过棋子的回音他听到了那一直萦绕在耳边的声音，与原来全面防御的战略相反，他主动占据了所有的要点。他和他的未婚

妻刚才的谈话也反映出了同样的对策。^

她始终坐在他的大腿上许诺——许诺，说再过一两天 她将返回柏林，即使母亲不走 她也要自己单独回去。尽管 她现在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但卢金一点也不能肯定她不会 像某个梦境那样随着闹钟铃声而破灭并永远消失。用一个 肩膀挤着他的胸部，她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把他的眼睑向上 拨开一点，这小小的压力使他感到眼球上仿佛有一个黑色 的光点在跳跃，它就像上次与图拉提交手时用来吃掉图拉 提的小兵的那个黑马一样，尽管黑马也失掉了，但换来的却 是黑方微妙的进攻，这一次机遇属于他了 。确实，在后的侧 翼存在一个弱点，更准确地说，不是弱点而是一个疑点，除 非这全是一种幻觉，像焰火一样不能持久。

他不会退让，尽管隐匿在耳边这诺言之后的也许是欺 骗，她也许不打算和他永远在一起。

月亮又从那一片细细的黑色嫩枝后面浮现出来，一轮 圆圆的满月。

卢金内心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当最后卢金离开阳台回 到自己房间时，室内已洒满皎洁的月光，他的身影晃动在这 月光之中。

他的未婚妻听到这个消息竟然无动于衷，这令卢金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打败了一个十分顽强的匈牙利棋手 而获了一分之后，卢金就去了那个气氛上很有一抹伪民俗 色彩的著名的公寓

的确，虽然比赛在进行了 40 步棋之后被宣布推延到第二天继续进行，但是对接下来的走法卢金已成竹在胸，所以这盘棋事实上他胜券在握已成定局。他大声地把明信片（上

1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面写着“我们已经到达——希望今晚能够见到你。”上的地址读给一个他没有注意什么长相的出租车司机，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一段昏暗的、比意想中要远一些的路程来到了公寓门前。他小心翼翼地把金属门环从狮子嘴里拉出来。门铃立即就响了起来，门开了。

“什么，你没穿外套？我不会让你进来的……，”但是卢金已经迈过了门槛，正在晃着胳膊，摇着脑袋，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均匀些。

“噗，噗，”他大声喘着气，同时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直到这时，他才猛地注意到自己的模样，左手向一边伸出，手里握着一只没有派上用场的手杖；右手握着钱夹，很显然，付过出租车车费以后他就一直在手里这样拿着它。

“又戴那顶难看的帽子……喂，怎么还站在那儿？到这边来。”

他的手杖平平稳稳地落在了一个花瓶形状的容器里；钱夹也被放在了右边口袋中；帽子挂在了一个衣钩上。“我来了，”卢金说，“噗，噗。”

她已经站在了远处门厅的那一端；她将门推开，裸露的胳膊沿

着壁炉旁的墙壁向上伸着，头向上仰，用快乐的神情 看着卢金。门里边，壁炉横梁正上方挂着一大幅鲜艳的油画，很是耀眼夺目。卢金通常是注意不到这类事物的，但今天他却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幅油画的存在。这是因为油画在电灯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亮，那颜色让卢金眼花缭乱，使他感觉像中了暑似的。油画上一个眉毛以上包着头巾的

防守

111

乡村少女正在吃一个苹果。"是个俄国女孩。"

卢金津津有味地评论道，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好了，进来，进来。别碰到桌子。"

他走进客厅，由于高兴，几乎手舞足蹈起来，天鹅绒马甲（由于某种原因，每逢比赛时他总是穿着这件马甲）下的肚子随之剧烈地上下起伏。

他头顶上的那盏带有半透明吊灯架的支形吊灯应和着他的笑声，也发出奇妙的相像的震颤声；在映着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流行扶椅的四条腿影子的黄色嵌花地板上，一张白色的熊皮铺在钢琴前，熊爪子向四周伸开，仿佛是在地板光亮的深渊里飞翔着；各种各样有节日气氛的小装饰品摆放在星罗棋布的小桌子、搁架和落地式支座上，一些颇似大块重磅卢布的东西在壁橱里闪着银光，一根孔雀羽毛从衣镜柜后面支出来。墙上饰有许许多多画——更多的包着头巾的乡村少女，一个骑着役马的金发特加图尔0，一间屋顶上盖着蓝色绒毛被似的积^的小木屋……所有这些，今天

在卢金的眼中都汇合成了动人的闪亮的色彩，他想象着时而会有一样物品从里面跳出来片刻——一只瓷瓶驼鹿，或是一个黑眼睛的人像——然后变成一片快乐的朦胧。他在北极熊熊皮上绊了一下，熊皮的一边向上翻起，这时可以看出它的里面有一层扇形图案的衬里。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看到俄式建筑了，现在置身于这间大胆地展示着俄国传说的中世纪英雄。

1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各种各样华丽、同时也未免有些俗气的俄国化小摆设的房间里，他产生了一种孩子似的兴奋，一种高兴得想拍巴掌的欲望——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舒适过。

"复活节剩下的，"他很有把握地用小指指着一枚绘有金色图案的小木头蛋说（一个慈善舞会上得到的"翻筋斗"游戏的奖品）。

这时，一扇白色双页房门猛地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位身子挺得笔直的绅士，头发像刷子似的，鼻子上架着眼镜。他迅速地向前走来，手已经伸了出来。

"次迎，"他说，"很高兴见到你。"

然后，像魔术师一样，他打开了一个手工制作的香烟盒，盒盖上印着亚历山大一世的麋徽标志。

"带烟嘴的，"卢金眯着眼睛看了看，"我不吸这种烟。但是，瞧……，，

他？于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了几根装在一个纸筒里的很粗的

香烟，它们正从那纸筒里往外掉，有几根掉在了地上，绅士敏捷地把它捡了起来。

"宝贝儿，"他说，"给我们拿一个烟灰缸。请坐。对不起……呃……不知尊姓大名。"

一个水晶烟灰缸被放在了他们俩人中间，两个人同时伸出手去弹烟灰，两根烟碰在了一起。我摆正一下棋子，》棋手善意地说，将手中的烟拿了回来。

"没关系，没关系。"

①原文为法语，系象棋术语，表示不打算连手正触及的那个棋子。

防守

113

另一个人赶忙说，从突然变窄的鼻孔里喷出两股细细的烟雾。

"噢，你来到了我们美丽的老柏林。我的女儿告诉我说你是来比赛的。"他解开一只浆洗过的袖口，将一只手放在屁股上继续说，"顺便问一句，我总是在想，象棋里是不是有一种棋步能够使人常胜不败呢？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对不起……你的尊姓大名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卢金说，然后认真思考了一会儿。"你看，我们有静步和动步之分。动步……，，^"啊，是的，是的，就是这个。"

绅士点头。

"动步是一种棋步。"卢金充满激情地高声继续说道，"它能使

我们立即获得毫无疑问的优势。比如说双将军，使用一个有力量的棋子，或者是当兵可以像后一样使用时等等，等等。而静步……，'

"我懂了，我懂了，"绅士说，"这次比赛大约要持续多久？"

"静步意味着设计、颠覆和复杂。"卢金说，努力想高兴起来，但随即沉入了下棋的状态之中，"让我们拿个具体例子来说。白方……"他陷入了沉思，眼睛盯着烟灰缸。

"很不幸，"主人不安地说，"我对象棋一窍不通。刚才我只是想问问……但是，这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去饭厅。宝贝儿，告诉我，茶准备好了吗？"

"对了！"卢金大叫，"我们可以以那天比赛中断时的棋

11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局为例。白方：王在。3，车在31，象在45，兵在53、"。黑方：

^ 0，^

"复杂的东西，我是说象棋，"绅士插进话来，并一跃站起，努力去打断与黑方有某种关系的潮水般涌来的字母和数字。一

"现在我们设想，"卢金加重了语气，"黑方走出了在它的位置上最好的一步——从^到85。对于这个，我回以这祥的静步……'，

卢金眯起眼睛，声音轻得近乎耳语，嘴唇嚙起，像似要轻轻地

亲吻，嘴里发出的声音不是话语，不是对一个棋步的设计，而是某种最温柔、最脆弱的东西。

当他在第二天的比赛中把这一步棋用在棋盘上的时候，同样的神情出现在了脸上——是那种轻轻吹掉婴儿脸上的一根小羽毛时的神情——当卢金装模作样地轻咳一声，然后无限爱惜地在纸上将这一步棋记录下来的时候，匈牙利棋手眼睛盯着棋盘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今天的脸色蜡黄憔悴，是一夜未曾合眼所致，在这一夜里他殚精竭虑地构想所有可能的棋步（以使最后能够和棋），然而却没能发现这个隐蔽的组合。

匈牙利选手很快就败下阵去。

卢金的对面又坐上了一个俄国选手。

比赛的开局很有意思，很快地，桌子周围就水泄不通地围了一群观众。好奇、窒闷、关节活动时发出的咯叭声、周围的呼吸声，更多的是耳语声——不时被一个更响、更让人心烦的“嘘”声打断。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折磨着卢金，如

防守

115

果他没有完全沉浸在棋局的无底洞之中，他就总是受到这些关节声、衣服的沙沙声、扑面而来的有气味的人体热浪的强烈干扰。现在，他从眼角余光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旁观者的腿，在所有那么多深色的裤子中间，他看见了一双特别让他心烦的女人的脚，穿着光亮的灰色长袜和一双夹杂着蓝颜色的皮鞋。这是一双明显根本不懂象棋的脚，真让人纳闷它们来这儿做什么

……这双带横纹或是别的什么图案的尖尖皮鞋最好是去人行横道上咯咯地行走……离这儿越远越好。他一边让表停下来或是在纸上记下棋步或是把一枚吃掉的棋子放在一边，一边向旁边斜眼瞟一下那双一动不动的女人的脚。一个半小时之后，当他赢得了这场比赛，站起身来，向下拽了拽身上的马甲时，他才看到那双女人的脚原来是属于他的未婚妻的，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因为他的未婚妻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取得了刚才的胜利。他热切地等待棋盘和所有这些吵闹的观众快快消失，好让他能早一些过去抚摸她。

但是棋盘并没有马上消失，甚至在他们来到饭厅坐在一个闪亮的黄铜色大茶炉旁边之后，清晰的规则方块还是能透过白色的桌布显现出来——巧克力和奶油块——同样的规则方块图形也不容置疑地出现在洒着糖粒的蛋糕上。未婚妻的母亲以屈尊的略有些嘲讽的纵容神情同他打了个招呼，与昨天突然出现的打断他有关象棋谈话的那个人的神情一模一样——昨天同他谈话的那个男人，很明显是她的丈夫，开始向他炫耀他在俄国曾经拥有的那所地道的俄国式乡间别墅。

1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让我们去你的房间。"

卢金声音沙哑地对他的未婚妻低声说，她咬了一下嘴唇，看起来很吃惊。"我们走。"

他又说了一遍。但是她机灵地将一些可爱的木莓果酱放在他的

玻璃盘子上，这些粘乎乎、红得耀眼的果酱像颗粒状的火焰一样在他的舌头上经过，果然产生了效果。

"谢谢，谢谢工。"当果酱再次被放进他的盘子里的时候，他颌首致谢，同时为了不让绝好的糖浆掉下一滴，他舔了舔由于刚刚目了茶而变得十分烫嘴的小勺，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他舔勺时发出的咂嘴声。

后来他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终于和她单独待在了一起。他把她拉到身边，重重地坐下，握住她的手腕，但是她默默地挣脱开他的手，转了个圈然后坐在了一个膝垫上。

"我还没有决定最后嫁不嫁给你，"她说，"你别忘了这一点。"

，，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决定了，"卢金说，"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就迫使他们签字；""签什么字？"她吃惊地问。

"我不知道……但是似乎需要他们的一种签字或者别的什么。"

"愚蠢，愚蠢，"她一连说了几遍，"不可理喻的、无法救

①原文为法语

防守

117

药的愚蠢。我和你之间有什么？我和你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你看起来太疲倦了。我敢肯定下这么多盘棋对你的健康很不利。"

"啊呜。"卢金说，"一些小比赛罢了。"

"可晚上你也在不停地思考，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现

在已经很晚了。回家去。你需要睡觉，现在你只需要睡觉。”

然而他仍然坐在条纹沙发上不动。她茫然地回味着他们刚才的谈话东一下，西一下，前言不搭后语的。同他认识到现在，他还没有正常地亲吻过她，一切看起来都不是很正常。他接触她所做的动作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拥抱。但是他眼中那种孤苦伶仃的爱意和他俯在棋盘上时照亮他的那种神奇的光芒却又……

第二天她又产生了那种冲动，所以就去了位于狭窄嘈杂街道上的那一家大咖啡馆二楼的房间。这一次，卢金一眼就看见了她。他正在用低沉的语调同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宽宽的肩膀，下巴刮得很干净，剪得很短的头发紧贴着头顶向下梳，在前额上留了个小尖；两片厚嘴唇中间叼着一支已经熄灭了的香烟。但他仍然叼着它。一名报社派来的画家坐在他旁边在纸上飞快地画他叼香烟的侧面素描。画家的头一会儿抬一会儿低的，就像是一个脑袋可以活动的娃娃。

她从旁边经过时扫了一眼画家手中的画纸，她在只画出了大致轮廓的图拉提旁边看到了已经完成了的卢金画像——一个夸张了的忧郁的鼻子，暗色双下颏，还有太阳穴上

1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缕熟悉的头发，她把那叫做卷毛。图拉提坐下来开始同一个德国特级象棋大师比赛，卢金向她走过来，带着忧郁的、有一丝歉疚的笑容，说了一长串笨拙的话。她吃惊地意识到他是想让她离开。

"我很高兴见到你，"卢金请求说，"但是，现在……现在，有点影响我的思考。"

当她顺从地从两排象棋桌中间穿行离去时，他目送着她的身影移动，然后轻快地对自己点了一下头，之后走回到他的棋盘旁，在那里他的新对手已经落座了。那是一个灰头发的英国人，他总是一成不变地临危不惧，也总是一成不变地输掉每一盘棋。这一次他还是不走运，卢金又赢了一分。第二天他下了个平局，第三天又赢了——到那时他已经不能将象棋和他未婚妻的家清楚地加以区分了，好像运动步伐被加快了，起初看起来是条纹图案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摇曳不定的模糊的一片。

他以与图拉提同样的进度前进。图拉提得一分，他得一分；图拉提得半分，他也得半分。就这样他们在各自比赛中向前发展，好像是在等腰三角形的两腰上向上攀登着，而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则定会在顶点遭遇的。

夜有些摇摆颠簸。

他无法迫使自己不再冥想象棋。尽管他感觉很困，但是睡眠却无法统治他的大脑；睡眠一直在寻找可以钻进他大脑的入孔，但是，每个入口处都被象棋哨兵把守了，他能够痛苦地感受到睡眠就在那里，距他很近，却游离于他的大脑之外：疲倦地在房间里乱逛的卢金在睡觉，而在脑子里设想

防守

棋术的卢金却醒着，他不能让他们美满地合二为一。更糟的

是在每次比赛之后，他企图从象棋概念的世界里爬出来则更为艰难，甚至有时在白天他也会出现讨厌的虽一分为二的感觉。三个小时的比赛之后，他的头隐隐作痛，不是整个头部，而只是一部分困在疼痛的黑色方格里。有一阵子他无法找到出去的门，门被一个黑点模糊了，他也记不起那所珍贵的公寓的地址了，幸好他的口袋里仍然放着那张旧明信片，明信片对折起来，而且顺着折痕已经开始有些撕口了（“希望今天能够见到你”）。当他走进满是俄国玩具的房子里的时候，他仍然会产生一种快乐的心情，但是，这种快乐现在也是零零星星的了。

在一个没有比赛的日子里，他比平时早一些就到了那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他决定继续那次黄昏时在山毛榉矮树林里未完成的谈话。

她高估了自己十分珍贵的能力，认为她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由于这种能力，来他们家的年轻人都认为她的智商极高，都惧她三分）。

她猝然出现在卢金的身边，首先就在花瓶里甚至在展翅雄鹰般的熊的下巴里发现的烟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然后又建议卢金在这周六晚上，当他的丈夫做过每周一次的净身礼之后，马上在他们家洗个澡。

“我敢说你一定不常洗澡，”她直截了当地说。“不太经常？得了，承认了吧。”

卢金阴郁地耸了耸肩，地板上正在发出一种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觉察到的微小变化，那是阴影造成的奇妙的变化。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总之，"她还在继续说，"你必须控制自己。"

当把自己的听众的情绪调整妥当之后，她开始了最主要的话题。

"告诉我，我猜想你已经把我的女儿彻底带坏了，对不对？"

"不是，夫人，"卢金叹了口气，皱起眉头，迅速将一只脚缩了回来，鞋底在地板上蹭过，这是在擦掉一块已经十分清晰的组合。 1

"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响亮的声音飞快地继续着，"我还会对你进行调查的——是的，是的，调查——看看你有没有那些特别的恶疾中的一种。"

"哮喘，"卢金说，"还有点风湿。"

"我不是说那个，"她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个严肃的事情。很明显，你自认为你已经订婚了，可以到这儿来，单独和她待在一起。但是，我认为一段时间之内决不会谈什么婚嫁问题的。"

"去年，我还犯过痔疮。"

卢金语调平淡地说。

"听着，我在同你谈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你可能想今天就结婚。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然后她就会腆着大肚子走来走去，你马上就会粗暴地对待她。，，

卢金从一处阴影中挪出脚来，又绝望地发现他坐着的地方很远

处，一个新的组合正在地板上形成。

"如果你对我的话还有一点感兴趣的话，那么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你们俩人的结合十分可笑。你也许认为我的文
防守

121

夫会支持你。坦白吧，你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现在处于贫困的境地，"卢金说，"我所需要的非常 非常少。一家杂志社为我提供了一个负责一块国际象棋版 面的机会，
...-'，

这时，地板上令人讨厌的黄色已经变得十分显眼。卢金 不经意地伸出一只手把阴影方的王挪走，以摆脱光亮方小 兵的威胁。

从那天起，他就避免在客厅里坐着，因为客厅里有太多的刨光木制摆设，在你以足够长的时间看着它们之后，它们就会呈现出某些特殊的形状。他的未婚妻已经注意到，随着比赛一天天进行他变得越来越糟糕。他的眼圈黯黑，嘴唇红肿起来。他的面色十分苍白，所以看上去总像是胡子拉碴 的，实际上在她的坚持下他每天都剃胡须。她带着极大的不耐烦等待着比赛的最后结束，每次想到他必须付出有害的 巨大的努力才能获得一分时，她的心就隐隐作痛。

可怜的卢金，无法理解的卢金……在整个秋天的日子里，当她在每天早晨和一个德国女子一起玩网球的时候，或 是在听一些她早已不感兴趣的有关艺术的讲演的时候，或 是在她房间里飞快地浏览一摞破旧的各种书籍的时候^ 安德烈耶夫的《海洋》

，克拉斯诺夫的一本小说和一本名叫《怎样成为一名瑜伽修行者》的小册子——每当这些时候，她总是在想，此时的卢金正沉浸在他的象棋设计之中，正在那里挣扎受苦——而她却无法分担他的艺术的折磨，这让她十分难受。

她毫不怀疑他的才能，而且确信他的这种才能不会只

12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为象棋而消耗，无论象棋有多么美妙；她确信当比赛的狂热过去之后，当卢金冷静下来之后，他会安定下来的，在他的身体的深处，某种稳定的不可估量的力量定会升起，开始发挥作用，他会在生活的其它领域也展示出他的能力。她的父亲把卢金叫做绝路狂想者，但又补充说他无疑是个非常天真，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另一方面，她的母亲坚持认为卢金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在失去理智，而法律规定疯子是不能结婚的。

她努力向所有的朋友隐瞒这个无法想象的未婚女婿，开始这还不难——他们认为她和女儿还在度假胜地尚未归来——但是后来，非常神速，经常来他们家拜访的人又都出现了——比如，一个迷人的老将军，他始终认为使我们这些移居国外的人感到遗憾的不是俄国，而是我们的青春，青春；

还有几个俄裔德国人，奥尔斯，塞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一个神智学家，也是一家甜酒厂的业主；白军的几名前军官；几个年轻的夫人；歌唱家渥兹维斯汉斯基夫人；阿尔耶沃夫夫妇；还有那个被大家称为黑桃皇后（模仿一出著名

的歌剧)的年迈的渥玛沃夫公主，正是她第一个发现了 卢金，而且从女主人仓促晦涩的解释中推断出卢金同文学杂志有某种关系——一句话，他是一名作家。

"那么，那件事你听说了吗？"她问，礼貌地开始了一个 与文学有关的话题。"从奥普特金——一个新出现的诗人 ……稍微接近颓废派的……关于黄色和红色矢车菊的内容

防守

123

斯米尔诺夫斯基不失时机地要同他下一盘棋，不幸的 是在房间里没有找到象棋。这些来访者中间的年轻人都叫 他傻瓜，只有老将军真诚热情地对待他，长时间地恳请他去 动物园看刚出生的小长颈鹿。

一旦这些来访者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在每天晚上出现在 他们家时，卢金就一分钟也不能同他的未婚妻单独待在一 起了。

他同他们做斗争，带着一抹下象棋的色彩，为穿透这厚厚的人层进而走近他的未婚妻而做出种种努力。然而，事实证明战胜他们是不可能的，会有越来越多的对手逐渐出现的。他想，一定就是这些不计其数的不知何等尊容的来访者曾在比赛的时候水泄不通地窒闷地围着他来着。

在一个早晨，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突然有了答案。

那时他坐在他的旅馆房间正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努力让思 想只集中在一件事上：昨天他已经得到了 10分，今天他必 须打败莫泽。

突然他的未婚妻走了进来。

"像一个小乖乖那样，"她笑着说，"坐在中间，有进贡的礼物送到你手中。"她递给他一盒巧克力，突然笑容从她的脸上消失了。

"卢金，"她大声说，"卢金，醒一醒！你怎么了？"

"你是真实的吗？"

卢金不相信地轻声问道。

"当然是真实的。看你在做些什么？把椅子放在屋子中央，坐在那里。如果你不马上站起来我就走。"

124

纳博科夫小说全

卢金顺从地站了起来。动了动肩膀和脑袋，然后把屁股挪到了沙发椅上。一种不太自信、不太稳定的幸福的神情在他的眼中浮现闪烁。

"告诉我，比赛什么时候结束？"她问，"还有多少场？"

1场。"卢金回答。

"今天报纸上说你一定会赢得这次比赛，说你表现极佳。"

"但是有图拉提，"卢金说，抬了抬手指。"我的胃不舒服，"他难过地说。

"那么不给你吃糖了，"她马上说，把方形小包又塞到了胳膊底下。"卢金，我去叫一个医生来。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会死的。"

"不，不，"他昏昏欲睡，"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叫医生。"

"你很让我担心。这意味着一直要到星期五、到星期六 ……该死。家里的情况很不好。每个人都同意妈妈的观点， 说我不能嫁给你。为什么胃不舒服？是你吃了什么东西还 是别的什么原因？"

"已经过去了，全部。"卢金喃喃地说，头靠在了她的肩膀上。

"你只是太累了，可怜的男孩。你今天真的要比赛吗？" 七点钟。对手是莫泽。总的说来，我表现得……他们怎么说来着？" "极佳。" 她笑了。

防守

125

肩膀上的脑袋又大又重——一个有着复杂、神秘机制 的装置。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已经睡着了，现在她在考虑如何 把他的头移到垫子上或别的什么地方。她极其小心地这样 做了；现在他平躺在沙发椅上，很不舒服地蜷着身子，脑袋 枕在枕头上，面色苍白。有一瞬间，她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 他会不会突然死去了？她甚至摸了摸他的手腕，他的手腕很 柔软温暖。当她直起身子的时候，肩膀上感到有一丝隐隐的 疼痛。

"他的头真沉，"她看了看睡着的人低语道，然后悄悄地离开房间，手中拿着她的不成功的礼物。她在走廊里遇到了女服务员，于是告诉她一个小时之后叫醒卢金。她悄无声息 地走下楼梯，来到了阳光明媚的街上，向网球俱乐部走去——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直到此刻仍在蹑手蹑脚的努力不 弄出

声响来，也不敢快速走动。

女服务员并没有叫卢金——因为他自己早就醒了。醒后他马上就
开始努力回忆他刚刚做过的梦。因为他有过这种经历，如果不
马上回忆刚刚做过的梦，过一会儿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他梦到他奇怪地坐在房间中央——突然，既奇怪又快乐地，就
像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未婚妻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
系着红带子的小包。她身上的装束也像在梦中一样——穿着白色
的衣服和一双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声响的

白色的鞋子。他想拥抱她，但是突然感觉不舒服，他的头在旋
转。同时，她在一旁说报纸上刊登了一些他的极佳的表

12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现，但是她的母亲仍然不让他们结婚。也许还有更多这样或那
样的事情，但是他的记忆无法捕捉到那些正在逐渐消逝的东西
了——为了努力保留住至少是他刚刚费力回忆起的梦中的那些
情景，卢金小心地挪动身子，抚平头发，摇铃召唤服务员将饭
送来，饭后他还要比赛。

那一天，象棋概念的体系显示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他马
不停蹄地一连下棋四个小时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当 他坐上出租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他突然想不起自己要去哪儿了，想
不起他刚才对出租车司机说了什么地址，于是 他干脆饶有兴趣
地等着看汽车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停下。

然而，卢金还是认出了那所房子，仍然有许多客人——但是到
了这里卢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上午所做的那个梦中，因为他的

未婚妻低声问他："怎么样了？病好了吗？"——在现实生活中她怎么知道这个？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梦中，"她对她柔声说道，"现在，一切我都懂了。"

他向四周望去，看到了桌子，桌子旁的那些面孔，还有 俄式茶具以其特殊的视角映射出来的它们的影子——他松

了一口气，说道："那么这这也是一个梦？这些人也是在梦中的？哦，哦……，"

"安静，安静，你叨咕些什么？"

她着急地低声说，卢金认为她是正确的，一个人不应该 把梦吓跑，让他们坐在那儿吧，这些人，暂且就这样吧。但是 这个梦最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其背景很明显是俄国。而做梦 人本人已离开那里好多年了。梦中的人物——决乐地饮着

防守

127

茶的人们，正在用俄语彼此交谈着，糖碗也同他许多年前在 一个血色夏日黄昏的游廊上往外@绵糖的那只小碗一模一样。

卢金饶有兴趣地满意地看着自己重新返回了俄国，就 像一种特殊的组合被巧妙地重现一样，这种情况通常发生 在——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在理论上已经存在很久却 很难解决的问题突然惹人注目地出现在了比赛现场的棋盘 上，使他产生极大的乐趣。

但是，自始至终，真实的象棋生活的阴影时而微弱时而 清晰地在他的梦境中出现，最终它还是冲破了一切阻碍呈 现了出来。

然后，是他在旅馆的夜晚，他为象棋思考，为象棋 无眠，绞尽脑汁去寻找一套能够防守图拉提凶猛开局的棋 步。

他毫无睡意，他的头脑在清醒地运转，而且澄除了所有 的杂质。他知道除了象棋之外的所有事物都只是一个诱人 的梦，在梦中，一个裸露双臂、双目奕奕有神的妩媚的少女 形象像月亮的金色光晕一样在渐渐消融。以前，当他理智的 光芒同周围他不 完全能够理解的世界相接触的时候，那光 芒就四散开来，失去了大半的亮度。而现在，既然这个世界

已经溶解成为一个蜃景，那么这理智的光芒就变得更加强 烈、更加集中了，完全没有必要再为它担心了。

真正的生活，象棋生活，是有条不紊、层次分明的，充满 了冒险刺激。想到他驾驭起这种生活来是那么地轻车熟路，想到在这种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遵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 安排，卢金的内心感到非常自豪。他在这次柏林锦标赛上所

1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展示的一些棋局还被行家们誉为“经典不朽”。

有一次，他在接连失去一个后、一个车和一个马之后最 终还是取胜了；还有一次，他把一个小兵放在了一个十分十 分强悍的位置上，从而使这个小兵注入了绝对强大的活力，而且还持续不断地增大、膨胀，就像是在棋盘上最虚弱的位 赏上长着一个疖子，这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可是最凶恶不 过的了；最后，在第三场比赛中，. ^金设计了貌似荒谬的一 步棋，引起了周围观众一阵唏嘘之声。他的对手则陷入了 他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

，待到发现之际已为时过晚。在这些 和其它所有的比赛中，在这次难以忘怀的锦标赛上，卢金展 示了他思路惊人的清晰程度和无情的逻辑推理能力。

但是图拉提也表现得相当出色，他也是一分接连一分 地赢着。用大胆的梦想和过分的自信，使对手几乎处于一种 被催眠的状态。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自信，使得他的棋运到目前 为止还未曾背弃过他。他同卢金的相遇，最终就是要决出 两个人究竟谁能得到头奖。有一些人认为思路如此清晰敏 捷的卢金能够战胜意大利的喧嚣的幻想；也有一些人预言 擅长猛烈、猝然袭击的图拉提定会击败颇具远见的俄国棋 手。

他们遭遇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卢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穿着衣服，甚至还穿着外套。他 看了看表，匆忙地站起身，拾起一直躺在房间中央的那顶帽 子戴在头上。

这时他想到了自己。他环顾四周，努力想弄懂他刚才是 躺在什么地方睡的觉。他的床单没有一丝皱褶，长沙发上的

防守

129

天鹅绒也十分整齐。他惟一能确定的事情是从无法追忆的 时候起他就一直在下棋——在他记忆的阴暗处，就像两面 镜子在反射着一只蜡烛，在特定的角度可以看到一个光线 合成的影像，卢金坐在棋盘旁，又一个卢金坐在棋盘旁，只 是小一些，之后再小一些，这样重复无数次。但是他晚了，他 要迟到了，他 得抓紧时间。他迅速打开门，但又困惑地停下 了脚步。

根据他大脑对事物的概念，象棋比赛大厅、他的棋桌和 等候着他的图拉提应该就在这里。可是没有这些，他只看到 了空无一人的走廊和走廊尽头的楼梯。突然，从那个方向， 从楼梯那边，出现了 一个匆匆跑来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看见 卢金就向他伸出手来。

"大师，"他叫喊，"怎么了？他们都在等你，他们都在等 你，大师……我给你打了三次电话，他们说敲门了但你没给 开。图拉提先生已经在他的位置上等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把它挪走了，"卢金烦躁地说，抬起手用手杖指了 指空空如也的走廊，"我怎么能知道所有东西要被挪走？"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小个子男人开始说，悲伤地 看着卢金苍白、闪着亮光的脸庞。

"好，带我去那儿！"卢金尖声说道，将手杖在地板上捣 得梆梆响。

"很荣幸，很荣幸。"那人迷惑地低声呢喃着。卢金眼睛盯着前面疾步如飞的竖起领子的小外套，想努力赶上前面 那个人。

"我们走着去，"他的向导说，"一分钟就到。"

1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怀着解脱的心情，卢金认出了咖啡馆的旋转大门，然后 是楼梯，最后，他看到了他在旅馆走廊里一直在寻找的那些 东西。一迈进咖啡馆的大门，他立即就感觉到了生活的充 实、镇定、清晰和信心。

"马上就要大获全胜的。"他大声说，熙熙攘攘的人群给他让出了一条通道。

"迟了，迟了，太迟^①。"

图拉提嘴中叽哩咕噜地念念有词。卢金这时才猛然看到了正在摇头摆脑的图拉提。

"前进^②，"卢金叫道，大笑了几声。一张桌子被摆放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桌面上放着一张棋盘，棋子已经摆好，只等他们交战了。卢金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心不在焉地将它点燃。

就在这刚刚开局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图拉提尽管仍然执白，可这次却没有摆出他著名的开局，卢金挖空心思出来的防守办法变得毫无用处了。也许是因为图拉提事先预料到了可能会出现难题；也许是因为在他了解了卢金在本次锦标赛上表现出的镇静的威力之后决定要慎重地下这盘棋。总之他今天以最平常的走法开始了棋局。卢金有一会儿很为自己徒劳的努力而遗憾，不过他还是比较高兴的，这使他有了更多的自由。况且，这证明图拉提是畏惧他的；另一方面，他明白在图拉提幼稚平常的开局里面无

^原文为法语。 ②原文为法语。

防守

131

疑隐藏着某个阴谋。

卢金定下心来，异常仔细地走着每一步棋。起初，这盘棋轻轻地、轻轻地进行着，就像是装上了弱音器之后的小提

琴一样。棋手们谨慎地占领着他们的领土，向前走走这个，再走走那个，很礼貌，一点威胁的含义都没有——即使有一些威胁含义，那也不过完全是一些传统的棋步——更像是给对手的一个暗示，像是在告诉对手他要在那边建立一道掩护，而对手则会嫣然一笑，好像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而已，然后他再巩固一下那个位置，自己再向前移动几步。突然，在一点预兆都没有的情况下，一根琴弦被低柔地奏响了。这是图拉提占在斜线位置上的棋子中的一个发出的声音。但是随后这个柔和旋律的一丝迹象也在卢金这一边出现了。有一会儿工夫，神秘的可能性在隐隐震颤闪现，然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图拉提又退了回去。然后双方又一次在自己的方格里调整修缮——像是在家里照顾孩子，打扫灰尘，规整东西等等。好像谁也不打算继续向前。然后又出现了突然爆发的火花，声音的急速的组合，两个棋子短兵相接，马上又都被吃掉，手指的短暂熟练的运动。卢金拿起一个威力不再的、沉重的黄色的小兵，把它放在他身边的桌子上；接着图拉提的手指在空中一划而过，一个死气沉沉的黑色小兵头顶上闪着亮光也被放在了桌子上。摆脱掉了这两个突然变成两块木头的棋子之后，棋手们平静下来，好像忘记了刚刚的火力交锋。然而当这里发生的震颤尚未完全停息之时，另外某种对抗却仍然在努力形成着……但是这些努力并没能形成所期望的组合——另一

个深沉、阴暗的音符在又一个地方响起，于是两名棋手都放弃了仍在震颤的区域，将他们的注意力又转向棋盘的另一方。然而在那里他们又一次无功而返。棋盘上最有分量的几个棋子互相大声召唤了几次，又出现了一次交换，又有两枚棋子变成了涂着亮漆的雕刻图形。

然后，是长时间、长时间的思考，卢金从棋盘上的一个位置向下推想，接连在头脑中输掉了许多棋局，然后他的手指摸索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迷人的、脆弱的、水晶般透明的组合——图拉提回应了一步，叮当一声轻响，组合变成了一堆碎片，但是走完这步之后图拉提同样也是走投无路了。双方都只是为了不超过时间（时间在象棋法则中是十分无情的）才不得不走出一部，都是在重复同样的两步，威胁和防守，威胁和防守——同时两人都在努力寻找一个最巧妙的走法，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些机械运动的走法。

终于，图拉提下了一个组合~迅即，一股音符风暴笼罩在棋盘上空，卢金顽固地在那里寻找一个细微清晰的音符，以便将它扩大膨胀起来与图拉提的音符构成一种响亮的和谐。现在棋盘上的一切都恢复了生机，一切都集中在了一个想法上，一切都在越裹越紧；又有两个棋子被吃掉了，这使形势缓和了一小会儿；然后又是一阵激动不安。卢金的思想在令人惊喜的、可怕的迷宫里漫无边际地游荡，有时在这里或那里与图拉提焦虑的思想相遇，图拉提也像他一样在寻找同一样东西。两人同时意识到白方已经不可能继

（！）原文为意大利语，为音乐术语

续发展下去了，它正濒临于失去和谐韵律的边缘，图拉提急忙开始了换棋的棋步，棋盘上的棋子数目又一次减少。

新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仍然没有人能够说出哪一方占有优势。卢金准备再发起一次进攻，首先他得在各种各样的变化组成的迷宫里探险一番，在那里他每迈出一歩都会引发骇人的回声，于是卢金开始了长久的沉思：看起来他好像需要作出最后一个巨大的努力，他定会找到那个可以走向胜利的隐秘的棋步。

突然，在他的外界发生了什么，是灼烧的痛楚——他大叫一声，甩动着被火柴的火焰烫了一下的手，他刚才点燃了一根火柴，可却忘记了用它去点烟，而只是一动不动地在手里拿着它。疼痛马上就过去了，但是在这愤怒的沟壑里，他看到了某种使他畏惧得无法忍受的东西，看到了象棋深不见底的深渊里的恐惧。

他扫视了一下棋盘，他的脑子由于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疲倦而变得枯萎了。但是棋子们对他毫不怜悯，它们仍抓住他不放。这里面有恐惧，但也有绝无仅有的和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象棋还有什么呢？雾，不可知的，无形的……他注意到图拉提已经站起身来，伸着懒腰。

"比赛暂停，大师。"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记下下一步吧。"

"不，不，现在还不。"卢金请求说，他的眼睛搜寻着说话的人

。 "今天就到这里。"还是那个声音在继续，还是从身后传 来，是一种旋转的声音。

13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卢金想站起身，但他做不到。他看到自己已经连同椅子 一起退到了后面，围观的人们已经攫取般地扑在了棋盘上， 就是刚才他整个生命都铺在上面的那个棋盘，现在这些人 围着它争论不休，大吵大嚷，还笨手笨脚地把棋子前前后后 挪动。他又一次试图站起身可是还不行。

"为什么，为什么？"

他悲哀地问，努力想从黑色的后背中间狭窄的缝隙里 分辨出棋盘。后背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了。棋盘上 的棋子现在都混在一起了，没有什么顺序地一堆一堆地放 着。一个幽灵走了过去，停下来，迅速地将棋子装进一个小 棺材里。

"都结束了。"

卢金说，由于竭尽全力从椅子上挣扎起来而呻吟了几 声。几个幽灵还站在四周谈论着什么。天很冷，也相当黑。 幽灵们正在往外抬棋盘和椅子。扭曲的透明的棋子形象在 空气中飘荡，不论你向哪里看都可以望见它们一卢金意 识到自己被难住了，他在最近一直在思忖的一个组合中迷 失了方向，他无望地努力想从中挣脱出来，要突破某个障碍 ^即使是再陷进一个虚无的地方也无妨。

"我们走，我们走。"有人在大声叫着，"砰"的一声门响 后人们

就消失了。

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他的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他同 大厅里的所有的东西一起构成了一个棋局，但是他正在被 将军。他必须逃走。他动了动，整个肥胖的身躯都颤抖起来， 他无法想象别人是怎么走出这个地方的~~然而，应该有

防守

135

一个简单的办法的一突然，一个白胸脯的影子开始在他 的四周盘旋，递给他外套和帽子。

"为什么必须要它们？"他叨咕着，把胳膊伸进衣袖里， 并同那个热心的影子一起转过身来。

"这边，"影子轻快地说。

卢金向前走去，终于走出了可怕的大厅。一看见楼梯他就向上走去，但马上又改变主意走了下来，因为下楼要比上楼容易得多。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乌烟瘴气的房间，里面坐着许多吵闹的幽灵。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酝酿着进攻的风暴~卢金推开桌子和一只装着一个脖子铍金的玻璃小兵的小桶及一个正在弓着鼓鼓的脊背的浓鬃的马，然后向缓缓旋转的亮晶晶的玻璃门走去。可他随即又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不知道接着该往哪儿走。他的四周围满了人，想问他做什么事情。

"离开，离开，"一个沙哑的声音不断地说。

"但是去哪儿？"卢金说，啜泣起来。 "回家。"另一个声音讨好似的轻语，有什么东西在推着 卢金的肩膀。

"你说什么?" 他突然停止了抽泣。"家, 家。"声音重复地说。

玻璃门抓住了卢金, 把他推进了凄冷的黄昏之中。卢金笑了。

"家," 他轻轻地说, "这就是解决这个组合的关键。,, 必须快点了。这些茁壮成长的象棋随时都可能把他再

13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拉进去。现在他被黄昏的晦冥和厚重的、棉絮状的空气包围着。他拦住了身旁滑过的一个幽灵, 问他去田庄怎么走? 幽灵不榫他的意思, 走了过去。

"等一下," 卢金说, 但已经太晚了。然后, 他摆动着短粗的双臂加快了步子。一束淡淡的光束滑过, 带着悲切的声音破碎了。在这团柔顺的迷雾中, 很难、很难找到回家的路。卢金感觉他应该保持向左走, 然后会有一个树林, 过去在树林里他总是能很容易地找到小径。另一个影子滑过。

"树林在哪儿, 树林?" 卢金急切地问, 看看这个词没有引起任何反映, 他就试着找一个同意词: "树林、林地?" 他呢喃着, "公园?" 他宽容地又追问了一句。影子指了指左边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卢金向被指定的那个方向迈开步子, 心理责怪着自己走路的缓慢, 担心随时会被追上。果然一他置身于树林和脚下沙沙作响的羊齿植物中间了。林中安静而又潮湿。他重重地蹲了下去, 泪流满面, 因为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过了一会儿, 他

站了起来，从膝头拿下一片粘上去的湿树叶，在几棵树干中间转了几圈之后他找到了那条熟悉的小径。

"前进，前进①，"卢金不断地说，强迫自己在泥泞的地 上继续向前走。

他已经走了一半了。很快就会见到小河和锯木厂了，然 后庄园的房子就会从光秃秃的灌木丛后露出头来。他要藏

0原文为德语

防守

137

在那儿，靠吃大大小小的玻璃罐子里面的东西生活下来。神秘的追赶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你现在抓不着我了。噢不。要是喘气能容易点。要是能摆脱太阳穴处的刺痛，该多好……小径蜿蜒伸出树林，和一条横向的公路交汇，再远处，一条河流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他还看见了 一座桥和桥那边一堆黑乎乎的建筑物，起初，有一会儿工夫，他还以为那个映衬在黑暗天空背景下的建筑就是他所熟悉的带着黑色 避雷导线的庄园三角形的屋顶。但是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象 棋众神玩的一个巧妙的诡计，因为桥梁低矮的短墙上制造 出了几个带有雨水闪亮的摇曳不定的女性形状；一个怪异的影子在河面上舞动着。

他沿着河岸走去，想找另一座桥，一座桥面上铺垫着没 及脚踝的锯末子的桥梁。

他找了很久，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找到了一座狭窄、寂静的小桥，他觉得至少他可以安全地从这儿走过去。但是

河对面一切都很陌生，灯光闪过，影子滑过。

他知道庄园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很近，只是他正从一个不熟悉的角度向那里走去，所以找不到。一切是多么地艰难……从臀部一直到脚后跟都好似满满地灌上了铅，那感觉就像是把重量移到棋子的底部一样。

灯光逐渐消失了，幻影变得越来越稀少，一重使人压抑的黑色浪涛袭上来吞噬了他。借助最后一道反射出来的光线，他辨认出了前门花园和几株圆形的灌木，他觉得他认出了磨坊主的房子。

他朝着篱笆伸出了一只手，但是就在这时，一阵趾高气

1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扬奔冲过来的痛楚从他的头顶直逼下来，压倒了他，使他好像变得越来越扁，然后，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139

9

路面很滑的人行道时而有有个很大的陡坡儿，时而又急转直下。冈瑟直起身，沉重地喘着气。他换扶着同事，尽管自己也是摇摇晃晃的，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冈瑟，坚持住，坚持住，"冈瑟直了直身子，经过这次短暂的停顿，两人沿着这条无人的街道走得比前几次略远些。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在深夜的长街上歇脚了。

这条街一会儿缓缓上升，直达天穹；一会儿又突兀直

14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下. 坡度很大。冈瑟的同^，名字叫做库尔特的，喝了很多的 啤酒. 也是头昏脑涨的。此刻他正竭尽全力扶着比他喝得还 要多、魁梧结实的冈瑟。

"其他人，其他人，"冈瑟终于问了出来，"其他人在哪儿？"

就在刚才，他们30多个努力工作的小伙子还快乐地、 头脑清II地围坐在一张橡木桌旁，唱着歌儿，清脆地撞着玻 璃杯，庆祝他们毕业五周年。然而现在，他们却置身于这条 似乎永远也不会平坦的昏暗的街上，不知何时才能走到家。

"其他人在那边。"

库尔特回答，胳膊胡乱比划了一下。这一比划却偏偏指 向了身旁的一面墙。墙根向前倾斜着，再往上又渐渐挺直起 来。

"他们都走了，都走了。" 库尔特回答，语调悲伤。"但是卡尔在我们前面。"

冈瑟缓慢却口齿清楚地说。一阵清新的略带啤酒气味 的凉风吹来，两人同时歪向一旁，站住脚倒退了一步，又继 续前行。

"我告诉你，卡尔在那儿。"

冈瑟不高兴地重复说。果然前面人行道的道边坐着一 个低着头的男人。

两人低估了他们的力量走过了头，又返身往回走，好不 容易走近了那个人。那人咂着嘴巴，慢慢调过头来，是的，是 卡尔。

但他的模样太陌生了一—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我只是想休息片刻，一会儿接着走。"他的声音呆板僵硬。这时一辆出租车从空旷的柏油路1：开过来，表明营业的小旗在车顶飘动着。

卡尔命令道："叫住它，我要它送我。"车被叫了过来。冈瑟试图帮助卡尔站起身，可几次都磕磕绊绊地摔倒在卡尔身上。库尔特拽起一只穿着灰色鞋罩

脚，在好心的出租汽车司机的鼓劲和亲自帮助下，把那软绵绵的躯体终于塞进了车门打开的缝隙中，车立即开走了。"总算把他送走了。"

可库尔特身边的人却叹了口气，库尔特扭头一看，竟是卡尔——这就是说，出租车拉走的不是卡尔，而是冈瑟。库尔特歉疚地说："让我来送你，走吧。"卡尔斜靠着库尔特，眼睛孩子似的呆呆地望着前方。两人同时挪动脚步，打算穿过起伏不平的柏油路。

库尔特突然说，又有一个。"

果然，一个没戴帽子的胖胖的男人蜷曲着身子躺在小花园的篱笆旁。

"可能是普鲁尔麦切尔，"库尔特低声说，"这几年他可变得多了。"

卡尔在人行道边坐下，说道："他不是普鲁尔麦切尔，普鲁尔麦切尔是秃顶。" ^

"这不打紧，不管他是谁，总之要被送回家。"于是他们竭尽全

力去拽那男人的肩膀，试图把他扶起来。可由于用力太猛，两人都差点没摔倒。

142

纳博科夫小说全

"别碰坏了篱笆。"卡尔提醒库尔特。

"他需要被送回家。"库尔特还在说，"他也许是普鲁尔 麦切尔的兄弟，也住在那儿。"

那男人睡得香极了。他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翻领上饰有 天鹅绒条带。肥硕的下巴，向外突出的眼睛，胖胖的脸庞在 街灯的映照下显得光滑而又有光泽。

"我们等出租车吧。"

库尔特边说边学着卡尔的样子蹲在路边的石头上。"黑夜即将过去，"他颇自信地说，抬头望望天空又补充 道，"天地就是如此运转。"

"斗转星移。"卡尔补充道。

两人静静地坐着，抬头凝望泛亮的浩渺夜空，星星在头 顶划着弧线。

"普鲁尔麦切尔也在看。"一阵沉默之后库尔特说。

"不，他在睡觉。"卡尔扫了 一眼那张毫无表情的胖脸反 对说。

"是在睡觉。"

库尔特也赞同了。

一束光扫过柏油马路，是那个好心的送走冈瑟的出租 汽车司机。车沿着人行道停了下来。

"又一个?"司机笑着问,"他们刚才应该一起走。"

"但是去哪儿?"

卡尔困倦地问库尔特。

库尔特含糊地回答道:"一定有什么地址的一找找他的口袋吧……"两人摇摇晃晃地俯下身子,头一点一点的。

防守

143

那个男人的外套没有系扣子,这倒给他们的搜索提供了方便。

"天鹅绒马甲,"库尔特感慨地说,"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

在第一个口袋里,他们发现一张对折的明信片,刚一打开,写有收信人地址的那一半就滑落下去,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剩下的那一半写有另一个地址,这地址是横着写在明信片上的,下面还划着粗粗的横线。上面只有一行字,也因掉了的一半而残缺不全了。不过即使掉在地上的那半张能够找到,这行字的意思也会似是而非的——6化^? 0111^库尔特错把上面写着的俄语当成拉丁语了,这倒也是情有可原的。两人把明信片上的地址告诉给出租汽车司机后,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个沉重的、毫无生气的躯体抬进车里,司机又一次走下车来帮了他们的忙。车门上印着的大棋盘——这是柏林市出租汽车的标志——在街灯的光亮下依稀可见。最后,塞得沙丁鱼罐头似的汽车终于启动了。

卡尔在路上就睡着了。他的身体、那个不认识的人的身体以

及坐在汽车地板上的库尔特的身体在汽车拐弯时轻轻地碰撞着。后来库尔特努力坐到了座位上，而卡尔和不认识的那个人的大半个身子却又坐到了地板上。车停了，司机打开门，起初他简直分辨不出车里到底坐了几个人。卡尔立刻就醒了，但是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动不动。

0俄语

1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如何帮助你！11的朋，人：，'^ VI ^ -&地I库尔特说："他的家人可能正等着他呢：，'那个司VI I想到^己的工作已经完成. 11. 1』『1今天晚匕他的车已经&丫太多的"大块头". 于是他拿掉车上的小旗，报出了车费。

卡尔忙说："我付钱。"

"不. 我付。"库尔特反对，"我先看到他的。"

这条理由说服了卡尔。费了很大的力气. 出租车总^空了下来，开走】?三个人留在人行道^，其中-个人枕^合阶躺^。

吁吁地喘着大气，卡尔和库尔特摇摇晃晃地走到街中央，然』5哑^嗓子冲着房子里惟一的一扇亮着灯的窗一大喊. 没想到马上就有了反应。灯光映衬的窗帘颤动了几下. 之后被人拉了上去。一个年轻的女人向外张望??。卡&不知该怎么说，一个劲儿地傻笑。好不容易忍&了笑，他鼓足勇气大声喊道：

"女士，我们带回了普^尔麦切尔。，' 女人没有回答，窗帘

又吱吱^^地被放了下来。依稀可 见她还站在窗户旁边。

"我们在街上发现了他。"卡尔有些迷惑地接着对窗户 喊。窗帘又升了起来。

"天鹅絨马甲"。"卡尔觉得有必要说上这个。窗户后没了人影，俄而！"1玻璃后的黑暗消失了，出现了灯火通明的楼梯，楼梯从第一个平台后就全都铺着大理石。没等他们二人 醒过神来，上面就出现了两条迅速跑来的女人的腿。钥匙在防守 145

门锁里转动，门开了：人行道上躺^的^一个穿黑色衣服的 粗壮的男人。

楼梯上还在不断出现更多的人：一位穿着卧室拖鞋，黑 裤子，浆过的无领衬衫的绅士；紧随其后的是一个面色苍 白、体形粗壮、光着脚穿着拖鞋的女佣人。所有的人都俯下 身子去看躺在地上的卢金。两个陌生人在一旁歉疚地龇着 牙笑，口中还在不停地解释着什么。其中一个迫不及待地递 过去那个只剩半张的明信片，仿佛这半张明信片是他们的

五个人抬着卢金往楼梯上走，突然，楼梯上面的灯灭 了，正托着卢金沉重而宝贵的头颅的他的未婚妻一声尖叫。

黑暗中，所有的东西都在摇^：，有人向后退了 一步，情 急之中用德语喊『一声"。1：帝广当灯再一次亮起时，陌生人中的一个正坐在楼梯卜..!^另一个则被压在了卢金的身子 一1、'面。高处的楼梯平台上站着妈妈，身穿华丽的刺绣睡袍，向外凸出的炯炯有神的吸睛打儲卢金毫无生气的身体和 他硕大的头颅。那身体全部压在了她不住呻吟啾啾着的丈 夫身上；那

头颅支在她女儿的肩膀上。

大家终于把卢金抬进了客厅。年轻的陌生人一边躲开摆满瓷器的小桌子，一边咋哒合拢双脚，向主人做着自我介绍。一会儿功夫，似乎所有的房间都有了他们的身影，无疑他们是想离开，但又找不到去前厅的路。长沙发椅上有他们，浴室里有他们，走廊的衣箱上坐着他们，使人根本无法摆脱，他们的人数仿佛数不清……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都不见了。女佣人说她已经领

14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出去了两个人，周围什么地方也许还有其他人。她还说醉酒能毁掉一个好好的人，说她姐姐的未婚夫也常常喝醉酒。

"谢天谢地，他喝多了。"女主人看着卢金说道。卢金则像个死人一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衣服脱掉了一半，身上盖着一件半长的睡袍。

"谢天谢地。"

奇怪的是，卢金的醉酒反而使她很满意，激起了她对卢金的一种暖暖的感觉。在这种放纵中，她看到了一种人性的、正常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勇敢，一种活力，只有在这种疯狂的放纵中，她所熟悉的这个人才是正常的，快乐的，才会找到他真正的自我。但当她后来发现卢金身上根本没有伏特加酒或葡萄酒的味道，而且睡得很怪，一点也不像一个醉酒之人时，她失望极了，也深深责怪自己竟然指望在卢金身上寻找什么寻常人所有的天性。

医生在天亮时被请了来，就在他给卢金做检查时，卢金的脸上开始有了一些动静。他的眼皮费力地抬了起来，无神的眼睛扫了四周一眼。

直到这时他的未婚妻才从她呆滞的灵魂中解脱出来。从她第一眼看见卢金躺在前门台'阶旁时，她就一直处于这种麻木的状态之中。尽管她已作了最坏的打算，但严重的事态还是让她始料不及。昨晚当卢金没有像平常一样来拜访他们，她就给象棋俱乐部挂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比赛已结束很长时间了。她又给卢金住的旅馆挂了电话，答复说卢金还没有回来。她于是走到门外去观望，心想卢金也许正在上着锁的门外等着呢。没见人影后她又往旅馆挂电话，接着询问

防守

147

她的父亲是否应该报警。

"傻话，"她的父亲果断地回答，"他身边一定有很多朋友，那个男人去参加晚会了。"

但她知道得很清楚，卢金根本没有朋友，一定是有异常的事情发生了。

此刻望着卢金宽阔苍白的脸庞，她的心被一种尖锐而又温柔的怜悯所占据，好像这样的怜悯是她生命中惟一的 一种情感。这个全无自卫能力的男人曾仰面朝天地躺在街上，软绵绵的身体被一群醉汉摆弄着。他古怪的昏迷被当作是狂饮烂醉后粗野的大睡，人们甚至还期望从他无助的安静中听到肆无忌惮的震耳鼾声。一想到这些，她就无法忍受。

如此的可怜，这般的痛苦。他身上这件过时的、怪异的 马甲谁看了都禁不住想哭。可怜的卷发，白净的裸露的脖颈 像婴儿一样打着褶……这些都是因为她……她没有照顾好 他，没有照顾好他。她应该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不让他下 那么多棋……多亏在街上他没被汽车轧着。为什么她当初 没有想到他可能会由于长时间下棋而疲劳得倒下呢？…… "卢金，"她微笑着，好像卢金能够看到她的笑似的，"卢金， 一切都很好。卢金，你听到了么？"

卢金被送到医院以后，她就去旅馆取他的东西。起初旅 馆的人不让她进去，她费了好一番口舌解释，一个恬不知耻 的旅馆服务员还往医院打了电话。后来他们又让她支付卢 金上个星期的旅费，她身上的钱不够，结果又是一番口舌。

14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她看来卢金的不幸还在继续，于是她的眼泪禁不住一个 劲止地往下掉。

拒绝了清洁工笨手笨脚的帮忙，她开始打点卢金的行 李，那种怜悯的情绪此刻膨胀到了极点。一些东西一定是卢 金已经带了多年、虽派不上用场但又舍不得丢弃的——多 是些没用的、意

不到的东西：一条有3型金属环：的帆布袋，侧面有一个皮质口袋；一把可以当作表链坠的袖珍卷笔 刀，上面镶有珍珠母；一打意大利明信片——上有蓝天、圣 母像、环绕着淡淡的紫丁香花的维苏威火山。还有一些肯定 是圣彼得堡的东西：一个红白算珠的小算盘、一本正好翻至 俄历1918年新年的台历。所有这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放在 抽屉里，和

一些很干净但有一些褶皱的衬衫放在一起。衬[^]染过的格子和浆过的袖子令人想起遥远的过去。她又找到了一顶在伦敦买的戏剧帽，里面装着一张名叫瓦论提诺夫的人发来的请柬……还有一些卫生用品——她打算扔在那^x不要了——得买一块新的海绵代替那块让人无法忍受的丝瓜瓤。还有一付象棋，一个装着笔记和图表的硬纸盒，一堆象棋杂志。这些东西她又单独打了一个包——他现在不[^]需#这些了。旅行袋和小箱子装满锁好后，她又环视了一下屋内所有的角落，目光落在了床下一双非常破旧、没有鞋带的鞋上，这是卢金的拖鞋。她小心地把它们往床底下推了推。

离开旅馆后她又去了象棋俱乐部，因为她记起一直没有看见卢金的帽子和手杖[^]许是他昨天忘在了象棋俱乐部。比赛厅里有许多人，面拉提正站在衣架旁潇洒自信她锐

防守 149

着外套。她这才意识到现在正是另一场比赛即将开始的时刻，这些人还不知道卢金已经病[^]

"不去管它，"她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情想，"让他(门)等着去吧。"[^]

她只找到了手杖，帽子不知被卢金丢到哪里去了。她怀着仇视的心情看了一眼已经摆好棋子的小桌子，又看了一眼坐在桌旁的宽肩膀的图拉提，他正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还时不时地像男低音歌手一样清清喉咙。她蹑手蹑脚地溜出俱乐部，再一次钻进出租车，车顶上托运的卢金的行李的绿色令她怜悯之心再生，之后她就回到了医院。

昨晚的年轻人再一次来到她家时她不在。他们葺为了 昨晚的冒犯和打扰来道歉的。这次他们衣冠楚楚，卑躬屈膝 地问候昨晚送回来的绅士的情况。家里人感谢了他们昨晚 的善行，并合乎礼节地告诉他们，睡了一夜好觉之后他已经 完全恢复了——他是在他的同事们为庆祝他订婚而举行的 欢宴上喝多『酒。

坐了几十分钟后，年轻人满足地起身告辞。大约就在问 时，象棋组委会派来的一个小个头男人也来到了医院。他：化 被容许见卢金，接待他的年轻女士通知他：卢金疲劳过度已 经住院，至于何时能再次参加象棋活动无法确定。

"太糟了，难以置信，"小个子男人悲伤地说，"一盘没下 完的棋！这么精彩的比赛！向大师转达……转达给大师我 最忧虑的祝福，最诚挚的祝福……"他失望地挥挥手，摇着 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15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报纸上发表了一个通告，声称卢金因过度紧张而在关 键局未下完之前病倒了。据图拉提所讲，黑方必输无疑，因 为14位上的小^位置很不利。象棋俱乐部的专家都花了很 长的时间研究各个棋子的位置，寻找可能的走法，发现白方 在43位上也是一个弱处，但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寻找到可以 出奇制胜地攻破它的办法。

151

10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一场酝酿已久、预兆颇多的风暴终 于降临

了。不可避免地，他们家里爆发了一场不文雅的、毫无结果的大声争吵。那时她刚刚从休养所回来，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荞麦糊，心里还在思忖着卢金日渐好转的身体。她的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这一幕便开始了。

"我希望，"她的母亲声音响亮地说，"你已经放弃了你疯狂的想法。"

1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请再来一些，"她说，将盘子递上前去。

"摆脱掉那种棘手的感情。"母亲继续说，这时，她的父亲迅速接过了火把。

"是的，"他说，"摆脱掉那种棘手的感情吧，这些天来你母亲一直也没对你说什么——直到你的朋友好转起来。但是现在你必须听听我们说的话了。你自己知道，我们的主要愿望，和关心，和目的，和，总的说来……我们希望（尔一都好好的，快快乐乐的，等等。但是对于这个……，'

"我年轻的时候只要父母说一声'不行'就够了，"母亲插进话来，"那就足够了。"

"不，不，'不行，同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听我说，宝贝儿。你不是18岁而是25岁，而且我根本看不出来所发生的这件事里面有什么吸引人的或是浪漫的成分。"

"她就是想让我们难受，"母亲又一次打断父亲的话，"这只是恶梦的继续……，，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女儿终于开口了，从低下的眉毛后面冲着他们微笑，她把胳膊肘轻轻地支在桌子上，看了看父亲，然后又看了看母亲。~

"我们在说现在是你应该停止做傻事的时候了，"母亲叫了起来，"在说一个事实，那就是嫁给一个身无分文的疯子纯粹是胡闹。"

"啊哈，"女儿感叹道，将胳膊平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头伏在上面，闭上眼睛，"原来就是这个。"

父亲又开始说："我们建议你去意大利湖区，和妈妈去防守

153

一趟意大利湖区吧。你想象不到那里天堂般的景色有多么美丽。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埃瑟拉贝拉……，'

她的肩膀开始由于抑制发笑而抖动起来；然后她抬起头来，继续轻轻地笑着，眼睛仍然闭着。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的母亲梆地一声敲了一下桌子。

"首先，"她回答，"你停止叫嚷。其次，等卢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埃瑟拉贝拉的意思是美丽的湖。"她的父亲匆忙地补充说，同时向妻子做了一个鬼脸，想以此来暗示她他自己能处理好这件事。

"你想象不到……蔚蓝色的天空，暖洋洋的天气，木兰花和斯特雷萨的一流旅馆——当然，还有网球，跳舞……我

特别记住了——你怎么叫它们来着——那种能发光的昆虫 ^ ，
賈

"然后呢？"

母亲带着贪婪的好奇问道。

"然后当你的朋友——如果他没有死的话……，"

"那取决于他，"女儿说，努力保持着镇静，"我不能放弃 他。

我也不愿意。好了，到此为止。"

"你会和他一起进疯人院的一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孩子！
"

"疯与不疯……"女儿的笑容在颤抖。

"意大利不吸引你吗？"父亲大声地叫。

"她疯了。你不能嫁给这个象棋傻子！"

15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你自己才是傻子。如果我愿意，我就嫁给他。你是个 狭隘邪
恶的女人……'，

"嗨，嗨，够了，够了，"父亲含糊地说。

"我绝不允许他再迈进这个家门！"母亲喘着粗气，"就 这么定
了。"

女儿开始无声地哭泣，向饭厅门口走去，撞在了餐具柜 的一个
角上，她发出痛苦的一声"该死！"被冒犯的餐具柜在 此之后又
震颤了好一阵子。

"对她有点太严厉了，"父亲轻声地说，"当然我不是站 在她的
一边。但是，你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个男人 太累了

，所以出了点麻烦。也许这次之后他会向好的方向转 变。呃，我想我该去看看她在做什么。”

第二天，他同一个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进行了一次长谈，卢金就是住在他的休养所里……他蓄着黑黑的亚述人的胡 须，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潮湿的眼睛总是一闪一闪地。他 说卢金不是癫痫病，没有日渐加重的麻痹症状，他现在的情 形完全是长时间过度疲劳所至，一个人只要有可能同卢金 进行正常交谈就不难得出结论，对象棋过于盲目的热情，是 卢金受到致命性损伤的根源。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远离象 棋，过一种绝对正常的生活。“这样的人能结婚吗？”

“为什么不能呢——只要他不是阳痿。”教授和蔼地笑 了。“而且，结婚对他有好处。我们的病人需要关怀、照料和 娱乐。目前只是他理智上的暂时隐蔽。而且现在症状正在 逐渐地消失。就我们的推断所及，他的康复即将到来。”

防守

155

精神病专家的话在家里引发了一个小小的轰动。“那意 味着象棋已经过时了？”母亲满意地说，“那么他还会剩下什 么——单纯的神经错乱？”“不，不，”父亲说，“没有神经错乱 的问题。他会健康起来。魔鬼不像传说的那么坏。我说‘传 说’，——你在听吗，宝贝儿？”但是女儿没有笑，她只是叹了 口气。

说心里话她觉得累极了。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她都是 在所有物品都夸张地洁白、到处都是护士们无声的走动的 休养所里度

过的，那里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以致使人 疲劳的东西。卢金脸色仍然十分苍白，胡子越长越长，他身上穿着一 件干净的衬衫，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不错，有的时候他会 偶尔抬起被单下面的一只膝盖或是一只胳膊轻轻地动一 下，变幻的光影从他的脸上掠过，有时，一道几乎是理智的 光芒在他的眼睛里闪现——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他只能是一动不动——令人绝望的安静。尽管他已令在他身上徒劳 地寻找生命气息的人们望穿了秋水，可他们还是不肯将目 光挪开——因为他们太想穿透这个不时随着神秘的内部运 动而微皱的、惨淡发黄的额头中的那团正在被费力驱散的 迷雾了，迷雾也许正在努力让自己挣脱出来，聚合成一个个 独立的人类思维。

是的，有时他动了，有时无形的迷雾渴望轮廓，渴望实 实在在的形体，有一次，一道好似镜子反射的光芒在黑暗中

15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出现，在这黄昏的光线中，卢金看到了 一张留着黑色卷曲胡须的脸孔，一个眼熟的形象，一个经常在孩子的恶梦中出现 的形象。昏暗的小镜子中的脸孔越来越近，还有雾蒙蒙的黑暗和慢慢飘流着的恐惧，几个黑暗的世纪过后一个尘世间的夜晚出现了^光线又一次形成，有什么东西突然 变亮了，让他睁不开眼睛；黑暗被一分为二，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淡的影子般的框架，框架中央是一扇闪亮的蓝 色窗户。黄色的小叶子在这蓝色中熠熠发光，在一个白色的 树干上投下了斑驳的阴影，树干向下被一棵冷杉树的深绿

色的爪子挡住了。马上，这个绿色充满了生机，树叶开始颤抖，光点在树干上攀缘，绿色的爪子在摆动。卢金不能承受这个，他闭上了眼睛，但是耀眼的摆动还是在他的眼皮底下继续着。我曾经在这些树底下埋过什么东西，他快活地想。

就在他即将回忆起究竟埋了些什么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上边传来的簌簌声和两个人平静的说话声。他侧耳倾听，努力想弄明白自己是在哪儿，为什么有一个柔软冰凉的东西放在了他的额头上。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睛。一个穿着白衣的胖女人正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那边的窗户里闪耀着同样欢快的光芒。他想应该说些什么，正巧一下子看见了别在她胸前的一只小表，于是他舔了舔嘴唇，问了一句几点了。他周围立即开始走动了，女人们轻声说话，卢金吃惊地发现他能听懂她们的话意，甚至自己也能说。

"现在几点了？"

他用德语重复说。

防守

157

"上午9点，"一个女人说，"你感觉怎么样？"如果你略微抬起身，你就能看到窗外那个同样洒满光点的藩篱。

"很明显我回家了，"卢金心事重重地说，然后空荡荡轻飘飘的头颅又落到了枕头上。他听了一会儿轻轻的说话声和玻璃制品发出的低低的叮当声。……在发生的所有这一切荒谬中，有一点是最让人满意的，能一动不动躺在这里真是美妙绝伦。

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他又看见了俄国秋天的蓝色光辉。但是有了一点变化，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床边。卢金转过头去，发现床右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白衣黑须的男人，他的眼睛微笑着关切地看着他。卢金模模糊糊地把他和磨坊的农民混淆在一起了。但是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了。

"你好吗？"

他和气地问。

"你是谁？"

卢金用德语说。

"一个朋友，"那个绅士回答，"忠诚的朋友。你病了，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听见了吗？你已经好了。"

卢金开始思考他的话，但是那个男人没容他想完，就又充满同情地说："你必须静卧。休息。多睡觉。"

就这样，卢金从他的长途旅行中回来了，在路上丢失了他的大半行李，想回忆起丢失了什么东西却是十分艰难的。恢复的最初几天既安静又顺利；穿白衣的女人们给他吃好

15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吃的东西；有魔力的长胡子的男人来看他，给他说好玩的事情，看着他那闪烁着玛瑙般光泽的眼睛，卢金的全身都沐浴在那种温馨之中了。

很快，卢金就发现屋里还有别的人，那是跳动的、难以捉摸的存在。每当他醒来的时候，那人就急匆匆地无声地走开；每当

他迷迷糊糊地就要进入梦乡之时，那人相当轻但 很显然是熟悉的低语声就会在他的身旁响起，随即又停下 来。

在那个长着胡子的男人谈话中，开始时隐时现地出现 一些关于神秘的、快乐的事情的暗示；'它在他身旁的空气里 盘旋，在窗外秋天的景致中飘荡，在树后的什么地方颤抖 ——是一种迷一般的、易失的快乐。卢金渐渐地意识到，他 透明的、天堂般的思想真空，正在被从四面八方倾泻而来的 东西填充着。

由于被告知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即将发生，于是卢金盯 着他床头围栏后的白色房门，等待着它的开启和预言变成 现实。但是门没开。

突然，在他的一侧，在他的视野之外，有什么东西动了 起来。一个幔帐下面站着一个人，她在笑。

"我来了，我来了。我这就来。"

卢金低声叨咕着，从被单下抽出双腿，向外凸出的眼睛 在床边椅子下寻找可以赦脚的东西。 "你不要动。"

一个声音说，一件粉红色的衣服瞬间添满了那片真空。 他的生命首先从这一边被照亮，这个事实减轻了他返

防守

159

回时的痛苦。在一小段略长的时间里，那些严酷的伟大力量，他生命中的众神，都停留在阴影中。一个温柔的视觉幻象发生了：他从一个方向恢复了生命活力，不是他以前把它留在那儿的那个地方，初始是奇妙的快乐重新给他分发了记忆。最后，当他生命的这个部分完全恢复了生机的时候，

突然，伴随着震耳的破碎声，图拉提出现了，同时还有这次锦标赛和以前所有的锦标赛——即使是初始的那种奇妙的快乐，也无法抹去图拉提抗议般的形象，无法取代盒子里令人心烦意乱的棋子。自从棋子恢复了生命，盒子的盖子就被重新关上了——但是斗争并没有持续多久，医生加入进来了，他的双眼中闪耀着宝石般的光芒，并渐渐地消融；他在述说在他们周围是一个明亮的、自由的世界，而象棋是一种冰冷冷的娱乐，它能使人的头脑枯竭萎缩，一个执迷的棋手就像是发明永动机或是在人际罕至的海滩上数卵石的疯子一样荒唐可笑。

"我就不再爱你，"他的未婚妻说，"如果你再开始想与象棋有关的事情。^我能看到你的思想，所以你好好表现。" "恐惧、苦难、绝望，"医生平静地说，"使人枯竭的象棋 只能带来这些。"

而且他向卢金保证说：卢金本人是完全知道这些的，说 卢金每一想到象棋就一定会有有一种剧烈的感情波动，而且 他还说，感伤、夺目、正处于幸福安逸中的卢金一定也或多或少地同意他的观点。

16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休养所广阔芬芳的花园里，卢金穿着崭新柔软的皮革拖鞋惬意地散着步。表达着他对大丽菊的喜爱，他的身旁 站着他的未婚妻，不知为什么她今天忽然想起了她小时候 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讲的是学校里一个小男孩的^，他带着 一只被他救助的小

狗离家出走了。后来，所有这些麻烦，都由一次提供便利（给作者）的发烧解决了一一不是斑疹伤寒，也不是猩红热，仅仅是“发烧”——于是，他一直也不爱的继母变得十分关心他，他也突然开始喜欢她了，也愿意叫她妈妈了。^

“卢金的”身体好了，“她的脸上带着一丝笑容，看着他缓慢笨重的侧影（一个肌肉更加松弛的拿破仑的侧影）正小心翼翼地在一朵花的上方俯下身去，好像那朵花能咬他似的。

“卢金的身体好了，卢金能在室外散步了。卢金更加可爱了。”

“这花没香味，”卢金的声音粗重而又低沉。

“大丽菊本来就没香味。看那边的白花——那是夜来香

~”——它在夜晚有很浓的香味。我小的时候经常吸花冠里的汁水。现在我不再喜欢那个了。”

“我们在俄国的花园里……”卢金开口了，瞥了一眼花坛，作出沉重、状。“在那里，我们也有这种花，我们的花园是

很像样的。”

“是紫菀类植物，”她解释说，“我不喜欢这种花。它们一点也不娇嫩。现在在我们的花园……”，

总的说来，关于童年的话题有很多很多。教授也说童年防守

161

的事。他问卢金：“你父亲拥有自己的土地，是不是？”卢金点点头，“土地，——乡下——很美，”教授继续说。“你们也许有马

和牛吧？”点头。“让我想象一下你们的房子——四周环绕着参天古树……房子宽敞明亮。你的父亲打猎归来……”卢金想起有一次他的父亲在一条阴沟里发现了一只肥胖的、脏兮兮的刚刚长羽毛的小鸟。“是的，”他不太确切地回答道。“具体些呢？”教授柔和地问，“请你，我请求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你小时候的拿手情很感兴趣，你做些什么？玩些什么？我想，你一定有一些铁做的士兵玩具……，，然而这些谈话却很难使卢金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山于经常被这样的问题刺激，他的思绪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他的童年。可是，他无法用言语表达出他的回忆——只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成人的语言能够表达他孩童的记忆——如果他曾表达过什么，那也只是他匆忙地、不情愿地做的——迅速写下要点。仅仅一个字母或数字标明复杂的，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的棋步。

上学前的童年，接触象棋之前的日子，他以前从不想这些，倘若偶尔想起，他就微微摇晃一下身子，努力摆脱它们，以不让自己看到潜伏在那些日子里的恐惧和曾蒙受的耻辱。而现在，一切都变了，那些日子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的愉快的短途旅行有时会带给他尖锐的快乐感。卢金自己无法理解这种兴奋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

16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个肥硕的法国女家庭教师，她的裙子的一侧钉着三个骨头做的纽扣，每次她巨大的臀部落在扶椅上的时候；这三个纽扣都

要聚集在一起——为什么这个他曾经十分讨厌的 形象现在却能激起他胸中一种温柔的压迫感？他回忆起在 圣彼得堡的时候，令她呼哧呼哧直喘的肥胖症更使她偏爱 乘坐水利发电的老式电梯，而不是去走楼梯。电梯管理员常 常在门厅里用一根杠杆将电梯启动。“我们走了，”电梯管理 员在关上她身后的门扇时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地说。沉重的、 气喘吁吁的、颤抖着的电梯沿着光滑的粗电缆徐徐向上攀 升。电缆的那一边，透过电梯的玻璃门 可以看到墙皮剥落 的那面墙的下面呈现出的暗色的地理图形，那是由于潮湿

与年代久远而形成的图形。在图形之间，就像在天空的云彩 之间，最主要的形状是澳大利亚和黑海的轮廓。有时，小卢 金会同她一起乘电梯，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待在下面， 倾听电梯发出的那种由墙后传来的、挣扎着不断升高的声 音——他总是希望，小卢金的确是这样希望的，电梯能在半 路停住。这种情况也的确发生了许多次。噪音停止了，从不 可知的，墙与墙之间的地方传来了呼救声，于是下面的电梯 管理员就要移动杠杆，吭哧吭哧地用劲打开门，门里面是深 邃不见底的黑暗，他伸进头去飞快地冲着上方问道：“动没 动？”最后，什么东西抖动了一下，接着骚乱起来、一会儿工 夫之后电梯落了下来——现在，里面空空的。空空的，上帝

知道她去了哪里——也许她已一路径直到了天堂，同她的 气喘病、甘草糖和拴着黑绳的夹鼻眼镜一同留在了那里。

卢金的回忆也空荡荡地结束了。也许这是有生以来的
防守

第一次，卢金自己问自己——他的记忆去了哪里，他的童年变成了什么，游廊漂游到了何处，沙沙作响的灌木丛中间的 那些熟悉的小径又都爬向了何方？

他下意识地开始在休养所的花园里寻找那些小径。但 是花坛的形状是不同的，白桦林的排列也大相径庭，而且被 秋天的蓝色所填充的褐色树叶之间的那片空隙也完全迥异 于记忆中他曾经努力填充过的那些树叶之间的空隙。看起来，那个遥远的世界不会再来了；在那个世界里漂游着他的 父母的形象，时间的雾霭已经柔化了他们的形象，现在他们 已经变得完全可以忍受了。漆得像镶板一样的由铁皮车厢 组成的玩具火车还在扶椅的荷叶边下隆隆地顺时针行驶，上帝才能知道这声音会不会影响木偶机车司机，他太大了，火车头里放不下他，所以被放在了机车后面的煤水车厢里。

这些就是现在的卢金很愿意在头脑里重游的童年时代。它后面是一段漫长的象棋时代，医生和他的未婚妻把它 称作迷失的时代，一段精神失明的黑暗时期，是危险的错觉——迷失的、迷失的时代。无法回忆它们。瓦伦提诺夫可怕 的形象像恶魔一样隐藏在那里。不错，我们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这样——迷失的时代——远离它们——忘记它们——把它们从生活中抹去。一旦它们这样被排除出去之后，童年 的光芒会直接同现在的光芒融合在一起。在这种光芒的流动中形成了他的未婚妻的形象，她的存在恰恰表达了他童

年记忆中含有的温柔和迷人的成分——〔合似洒在田庄小径

上的斑驳的光点现在已经聚合成为一束和煦的光芒了。

16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高兴了?"她的母亲没好气地说,看了——眼她春风得意 的面容,"你们很快就要举行一场婚礼了吧?"

"很快,"她回答,把她的小圆帽扔在沙发椅上,"不管怎样,一两天之内他就要离开休养所了。"

"这花了你父亲一大笔钱——大约1000马克。"

"我刚刚走遍了所有的书店,"女儿叹了口气,"他一定 得先读朱尔斯,凡尔纳和夏洛克,福尔摩斯。看起来他从 未读过托尔斯泰。"

"这很自然,他是一个农民,"母亲叨咕说,"我一直这么 说来着。"

"听着,妈妈/'她说,用手套轻轻地拍了 一下捆在一起的几本书,"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从今天起我们不再这样 争吵了 。这样做很愚蠢,很丢你的面子,最重要的是,它完全 没有意义。"

"那么,别嫁给他,"母亲的面部抽搐着,"别嫁给他。我 乞求你。呃,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跪在你面前——"说着, 她一边将一只胳膊肘支在扶椅上,一边开始费力地弯下一 条腿,慢慢地降下她硕大的略微嘎吱嘎吱响的身躯。

"你会把地板压得陷下去的,"女儿说,搬起书籍,走出 了房间。

卢金用二天的时间读了弗格的游记和福尔摩斯的传 记。当他读

的时候，他说它们不是他想要读的那一种——这是一个缩写版。在其它的书中，他喜欢《安娜，卡列尼娜》——特别是喜欢有关地方自治机构选举和渥伦斯基订下晚餐的那些章节。《死魂灵》也使他产生了某种印象，而且

防守

165

在一处地方，他出乎意料地认出了 一整段文章，这段文字在他小的时候曾是一个冗长、痛苦的听写内容。在这些所谓的 古典作品之外，他的未婚妻还给他各种各样的轻浮的法国小说。只要能转移卢金注意力的东西就都是好的——甚至 包括那些名声不佳的故事书。他满怀兴趣地读着它们，尽管 感觉不太好意思。另一方面，诗歌（例如，她在书商的建议下 买的一卷里尔克的诗集）给他带来了一种宁静的困惑和哀 伤的心绪。相应地，教授禁止卢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 书，用教授的话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现代人的心理蒙上了一种压抑感，仿佛使人置身于一面可怕的镜子里面一样

"噢，卢金先生从不思考书的内容，"她高兴地说，"他对 诗的理解也很糟糕。因为诗韵，诗韵拒他于千里之外。"

相当奇怪的是，尽管卢金书读得比她要少，尽管他连 中学都没有念完，尽管他除了象棋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可她在他的身上却感到了一种她本人所缺少的文化气息。不知什么原因，一些书的题目和书中人物的名字在卢金 的眼中十分熟悉，尽管他从未读过这些书。他的言语中满是 笨拙的、无形的、可笑的词语——可是其间有时会有一种神秘的语调在

震颤，暗示出一些词语的其它含义，但是他无法直接说出这些词语。尽管他是无知的，尽管他的词汇是贫乏的，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感应——一种他熟知的声音的影子。

自从那天之后，她的母亲再也没有提起过他的不文雅或是他的缺点。那一天，她脸颊贴在椅子的扶手上，跪着哭

16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了个够。

"我会理解这一切的，"后来她对她的丈夫这样说，"理解、原谅这一切，只要她真的爱他。但是，可怕的事情恐怕就在这儿.....，"

"不，我不是很赞同你，"她的丈夫打断她的话，"起初，我也认为这只是她疯了。但是后来她在他生病时的表现使我相信事实恰恰是相反。当然，这种结合是危险的，她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尽管他来自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局限性很大的职业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印记。但是，记得依莱娜吗？还记得她成了一名女演员之后来到我们这儿时有多大变化？同样，除了这些缺点，我认为他还是一个好人。你会看到，他将要从事某个有价值的职业。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不能再继续阻拦她了。我看，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一^]。"

他飞快地说了这些，最后，他挺直身体.手里摆弄起香烟显的盖子来。

"我只能感觉到一件事，"他的妻子重复说，"她并不爱他。"

167

11

正在被改造的卢金侧面对着我们站在穿衣镜前，他的身上套着一件尚未做完的缺少一只袖子的短上衣。秃顶的裁缝一会儿在卢金的肩膀和后背用粉笔画上一些道道；一会儿又把一些大头针别在卢金的身上。他以惊人敏捷的速度从嘴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大头针，好像大头针是很自然地 从他嘴里长出来似的。

在这之前，卢金已经从一个集子里夹着的各种各样按

16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颜色整齐排列的布'料样品中选出了1 ""种暗灰色的格子布 料。裁缝将相应的那匹布扔在柜台上，发出如雷般震耳的空 响声，然后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布匹抖开，布匹被他顶在他 的大肚皮上，好像是要遮盖那里的赤裸一般。

卢金的未婚妻花了很长时间用手指去触摸布匹以感觉 布料的质地。她发现这个料子很容易起褶。于是，一轴轴卷 得紧紧的布匹雪片似的被放在了柜台上。裁缝手指沾着嘴 唇上的唾液将布匹一一打开。最终他们选中了 一个，也是暗 灰色的，但比较柔软。有弹性，甚至有点起毛；现在，穿衣镜 里的卢金已经被分割成许多部分、许多条块。像是在进行视 觉指导〔……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张鼓鼓的、刮得干 干净净的面孔。而且还可以看到同一张脸的侧面，甚至还能 看到连他本人都很少能

看得到的部位——他的后脑勺，上面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紧紧地贴在^起，脖子上的肉打着褶，两只耳朵略微向外支棱，在光线的照射下发出粉红的颜色……），卢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身上的这块布料，他都记不来它初始深重的颜色和光滑而完整的样子了。

"我觉得前面需要再收一收。"

他的未婚妻说。

裁缝后退了一步，上上下下打量着，脸上露出一丝有礼貌的笑容，像是在说这位绅士其实是稍微有些偏胖的，而他的嘴里却发出应和的哦哦声，然后又忙着摆弄衣服上的翻领，拽拽这个，用大头针别别那个。

这时卢金做出了一个同处于他这种情形下的任何人完全不同的姿势。他将胳膊微微向两旁抬起，或是弯起胳膊看

防守

169

着自己的手腕，努力让自己适应那只陌生的袖子。裁缝手一挥在卢金的胸口上划上了几条大致的粉笔道，表明那虽会有一个口袋，然后他毫无怜悯地剥去了那只看起来已经完成的袖子，又飞快地摘掉了别在卢金肚子上的大头针。

涂了这件不错的日常衣服之外，他们还给^金做了一件燕尾服；在卢金的衣箱底下发现的一件旧式小礼服也由这个裁缝改制了。他的未婚妻不敢问他为什么以前需要穿小礼服、戴夜礼帽，她怕这么问会弓！发他对象棋的记忆。所以她就永远也没能知道伯明翰的那次盛大的晚宴，在那里瓦伦提诺夫不经意地…

…噢，祝他好运。 -

对卢金外表的改造并没有到此为止。衬衫，领带和袜子 接踵而采——卢金轻松坦荡地接收了这一切。出了休养所 之后池就搬进了他未婚妻（主的公寓大楼二楼的一间裱糊着 花哨壁纸的小房间里。），

搬进去的时候他的感觉同他小时候从；下搬回城里的 时候的感觉一模一样。那感觉总是很奇怪的，移^于城里，你躺在床上，一切都是新鲜的：在深夜的寂静由，慢悠悠的

马蹄得得声使窗外的木质人行横道有了几秒钟的沸腾，窗 户上的帘子比庄^里的窗布更厚重、更华贵；在黑暗中；走 廊里的灯光给虚掩的房门让上了一圈明亮的轮廓线，这使 卢金感觉略微轻&一些。所有的物体都期待着静止5'来，它 们仍未恢复到原有状态，在长时间的夏季分离之后，它们还 未曾记起那些旧相识。当！'尔醒来的时候，窗外光线暗淡，看 起来灰蒙蒙的，太阳从乳白色的雾霭后透过一丝丝光亮，看 上去倒很像是月亮。突然在不远处-~一军乐声猝然响起，桔

17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黄色的波浪般的涌来，又被急促的击鼓声打断；很快一切都 归于平静，取代军号吹奏声的仍然是圣彼得堡清晨逐渐减弱的 不紧不慢的马蹄得得声。

"你忘了关上走廊里的灯了，"他的女房东，一个上了年 纪的德国妇女笑着对他说。"还忘了睡觉前关房门。"她也常 向他的未婚妻抱怨一说他像个老教授一样心不在焉。

"你感觉舒服吗，卢金？"他的未婚妻总是这么问，"你睡得好吗，卢金？不，我知道这里一定不舒服，但很快就会好了。"

"没必要向后拖延了，"卢金嘟囔，伸出手臂抱住她，手指在她的屁股上交叉，"坐下，坐下，没有必要再拖延了。我们明天就举行婚礼吧。明天。最合法的婚礼。"

"是的，很快，很快，"她回答，"但不能一天就做完。还有一个程序。你和我的名字要在墙上挂两个星期，与此同时你的妻子会从巴勒莫①回来，看一眼墙上的名字，然后说：不可能——卢金是我的了。"

"记不起放在哪儿了。"当她问母亲她的出生证在哪里的时候，她这样回答。"是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可是想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然而证书很快就被找到了。无论如何，现在再想警告、阻拦、制造障碍已为时太晚了。婚礼的准备工作顺利得要命，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十分光滑的冰面上，什么抓头都没有，简直无法停止下来。她被

(!)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

防守. 171

迫屈从了，开始绞尽脑汁美化和展示她女儿的未婚夫，好使自己不至于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她不得不鼓起勇气在婚礼上微笑着，去赞美卢金的诚实和心地善良；同时她也在暗中计算着已经在卢金身上花掉了多少钱，还要再花多少钱。

她努力驱散着想象中的那个骇人的画面：卢金脱去衣服，类人猿般的情欲似火般地燃烧，还有她的冰冷、冰冷的女儿，顽固

地顺从着卢金。

与此同时这个画面的框架已经准备好了，附近的一个 很昂贵但装饰得十分体面的公寓被租了下来^在5楼， 是在5楼，但那没有关系——有能解决卢金气喘病麻烦的 电梯，而且，楼梯也不陡，在每个楼梯平台处满是污点的窗 户下面还有一只梯子。宽敞的门厅里挂着的一幅常见的黑 框剪影画使门厅里的气氛活跃了一些，门厅里有两扇门，左 边的一扇通向卧室，右边的一扇通向书房。顺着门厅的右侧 继续向上走就是客厅的门；客厅隔壁的饭厅有些过长，它的 花费甚至同门厅一样。门厅在这时已经变成了一条规整的 长廊——这个转变又被一个圆环组成的长毛絨门帘简洁地 掩盖住了。长廊的左边是浴室，然后是佣人的房间，在尽头 是厨 旁。

公寓未来的女主人喜欢这房间的格式，可家具却并不合乎她的品味。书房里摆放着几只棕色天鹅绒扶椅；一个书 架，书架上面是一尊头戴泳帽、肩膀宽阔、面部棱角分明的 但丁的雕像；书房里还有一张桌面空空的大写字台，关于它 的过去和将来我们无从知晓；长沙发旁边有一个黑色的螺 旋型支架，上面有一盏摇摇欲坠的灯，灯上带着一个桔黄色

17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灯罩。另有一个有着浅色皮毛的玩具熊和一只胖脸、粉色 大脚丫、一只限睛有一个黑点的玩具狗被遗忘在了沙发椅 上。沙发椅上方悬挂着一幅仿制的哥白林挂毯，描绘的是一群舞蹈着的乡下人。

站在书房门口向外望去——如果你轻轻地将滑门推开，里面的景象就会尽收眼底：客厅的嵌花地板，地板那一边的饭厅，饭厅里的餐具柜由于比较远所以看起来比实际要小些。客厅里的棕榈树闪着绿色的光泽，地板上点缀着许多小地毯。最后出现了饭厅，餐具柜现在已经增长到了它正常的尺寸，墙面上挂着许多盘子。桌子上的矮台灯上面悬挂着一个孤独的、毛茸茸的小鬼怪玩具。饭厅里有一扇凸窗，从那儿向外望去，可以看见一个小公园，还可以看见公园中道路尽头的一个喷泉。她走回餐桌，越过客厅向远处的书房望去，现在轮到哥白林挂毯看起来变小了。她走出饭厅来到走廊，穿过门厅走进卧室。在那里有两张铺得鼓鼓的床紧紧地并排摆放在一起。卧室里的灯是毛里塔尼亚风格的，窗帘为黄色。在清晨会造成一种太阳光的假相——两个窗户中间的墙面上挂着一幅木刻艺术画，画面是一个少年天才穿着长及脚踝的睡袍坐在一架钢琴前演奏，他的父亲穿着晨衣手执蜡烛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门半开着。必须增加些东西，也必须撤掉些东西。女房东祖父的肖像画从客厅里被拿了出去，一张镶嵌着珍珠母棋盘的看起来质地颇佳的小桌也被匆匆抬了出去。浴室窗户下半截是生气勃勃的蓝色毛玻璃，而上半截却出现了裂缝，所以还得安上半块透明玻璃和一个新的嵌板。厨房和佣人的房间

防守

173

的天花板是刚刚粉饰一新的，一台留声机放在客厅棕榈树的阴影下。但是总的来说，当她审视、布置这个“从长计议却火

速租下"的公寓的时候~~她的父亲经常这样开玩笑说 ~她不能摆脱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因为 毫无疑问，得把卢金带出柏林，用别的国家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将来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有时，还真得需要一种特别的模糊，好像某种力量前来帮助沉默的命运，并分发这种模糊，而思想就来自于这种模糊。

但是这些天来卢金是多么地温文尔雅：他穿着新衣服 坐在茶几旁的时候又是多么地亲密默契，还打着一条十分 搭配的烟雾色的领带。他是那样地礼貌得体，因为他总是同意同他说话的人的看法，要是他总是能坐在合适的位置上 就好了。

他未来的岳母告诉她的熟人们说卢金已经决定放弃象棋了，因为象棋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但是他自己不愿意说起这件事——现在，奥尔斯，塞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 不再张罗同卢金下棋了。而是用眼神向他透露公济会的密谋，甚至还许诺送他一本与众不同的小册子读。

他们去了一个机构，告诉宫方他们打算结婚，在那里卢金的举止完全像一个正常成人，他自己拿所有的文件，毕恭毕敬地、考虑周到地、亲切和善地填写所有的表格，清晰地 写出每一个字母。他的字很小，呈圆形，特别地整齐。几乎 看不到他旋开他的新自来水笔的笔帽，因为他的动作很迅

17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速，然后他略有些装模作样地将笔向一边晃动了一下之后就马上开始写了，他仔细地欣赏金笔尖在纸上的滑行，然后再将自

来水笔别在胸前的口袋上。

陪他的未婚妻逛商店,等待着欣赏他们的新公寓,这些 都给他以很大的乐趣。他的未婚妻已经决定婚礼之前不让他看到他们的新家。

在他们的名字挂在墙上的两个星期里,各种各样嗅觉灵敏的公司开始来向他们提供帮助,有的是给未来新郎的,有的是给未来的新娘的:婚礼和葬礼时用的车辆(有一张画着由两只奔马拉着的一个马车的图片),出租的燕尾服、高顶礼帽、家具、酒;出租的府第,还有医疗器械。卢金认真地看了一遍这些配有插图的目录表,然后把它们放在他的房间里,茫然不知他的未婚妻对这些有趣的服务为何如此不屑一顾。

还有人可以提供另一种帮助,卢金把它叫做"小晚会,,。

在他同他未来的岳父之间进行的一次愉快的谈话中,岳父主动提出要给他找一个商业部门的工作——后来,当然,不是马上,又让他们平静地生活了数月——"生活,我的朋友,是这样安排的,"在谈话中他如是说,"每一分钟,一个男人要花去,往最小的估计,四百二十分之一芬尼,而那只是乞丐的生活;但是你,还要承担一个习惯于一定程度的奢华生活的妻子。"

"是的,是的,"卢金笑着说,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从对方如此精确快速地计算出来的复杂数字中摆脱出来。

"因此,你需要再多一点几的钱,"后者继续说,卢金屏防守

住呼吸，期待着一个新的花样。”每一秒钟，你要花……更多的钱。我重申一遍：我已做好准备在最初——第一年，让我们先这么定——给予你慷慨的帮助。但是随着时间……好，什么时候来我的办公室找我，我要展示给你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样，卢金周围的人们都以最大限度的、最令人愉快的方式努力羡慕着卢金空虚的生活。他允许自己被抚慰，被娇惯，被激发起兴趣，随着他的灵魂像球一样的滚动，他接受了从四面八方围住他的充满爱抚的生活。未来在他的心目中模模糊糊地像是环绕着他的一种长久无声的快乐气氛。我们这个世界里丰富多彩的供人享乐的东西在这种气氛中嬉笑着、摇摆着，纷纷穿过，宛如一道光线射入，随即又消失了。

但是，在订婚期间无法避免的孤独的时刻里，深夜或是黎明，他总会出现一种莫名的空虚感，好像是在桌布上图案组成的拼图玩具中发现了形状怪异的空白图形。

有一次他梦见了图拉提后背朝他坐着。图拉提在沉思，他的重心支在一只胳膊上，但是从他宽宽的背部无法看见他正俯在什么东西上面，正在思考什么。尽管卢金不想去看，也害怕去看，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 从图拉提的黑色肩膀上方望去，他看见图拉提身前放着的一碗汤，图拉提不是支在一只胳膊上，而是在将一张餐巾往领子里塞。在做这个梦之后的第二天，11月的一天，卢金结婚了。

卢金和他的新娘被领进一间大屋子并在一张铺着桌布

的长桌子旁落座—奥尔斯，塞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见【正了这一幕。一个官员脱下他的茄克衫，换上一件已经磨损的教士服，然后就开始宣读结婚匠书。这时，所有的人起立。之后，官员带着职业性的微笑同他们握了握手，他的手很潮湿。池还向这对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一切都完成了，——十胖胖的看门人站在门口向他们鞠了一躬，期望得到一些小费，卢金和蔼地向他伸出手去，他接过他的手掌，起初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只人类的手，而不是一个施舍。在同一天，还有一个教堂婚礼仪式。卢金上一次去教堂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向记忆的更深处望云，卢金记起了凯特金之夜深夜回家时的情景，他的手里举着一只蜡烛，烛焰跳来跳去，仿佛是^自己被从温暖的教堂里拿到未知的黑暗中去这件事很生气，最后汪街道的拐角处，一股大风从涅瓦河吹来，于是蜡烛终于死心灰力竭，在普特卡姆斯卡雅街上的一个小教堂里还曾经举行过忏悔仪式。在黄昏的空旷中，小路发出的回音听起来很特别，椅子移动的声音同入类洁：152时的声音很相似，等候中的人（！'？一个挨一个地坐着，不时地还会从帘子周围，神秘的角落里突然传出来轻轻的说活声。

&记起了复活节的夜晚：执事在用哽咽、^沉的'声音宣讲，然后还是哽咽着将手一挥，合上了《福音书》……他还记得当憔悴的牧师说出那个希腊语单词"口^!"9的时候，那个词在'!也的空空胃里发出了多么空旷的响亮的声音，以致

①复活节&心。

防守

177

于使他的喉咙处产生了一种吞咽的冲动；他还记得他曾经 努力
让3出袅袅烟雾的香炉正对着他，不偏不倚正对着他， 而不是
对着别的人。他弯下腰去鞠躬，努力让自己冲着香 炉，而真正
做到这些总是那么地困难。空气中有一股香的味 道，有时一滴
滚烫的蜡油会滴落在手指关节上，还有期待着 亲吻的圣像发出
的黯淡、蜜黄色的光泽。

卢金懒洋洋地忆着，昏暗，忽明忽灭的闪光，教堂里 那种有
味道的空气，自己如坐针毡般的焦灼。现在 所有这 一切之外
又多了一个蒙着纱的新娘，还有一个在他头顶 上抖动着的冠
顶。它好像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他也斜着眼睛

小心向上看了一 ？冠顶，有一 次感觉好像有某个人用一 只看
不兑的手把冠顶递给了另一只 祥看不见的手。

"是的，是的。"勿一.；」^回^」：父师的提问，想再补充一 下
他认为一切是；二牧荧好、奇'^，多么地令人伤心，但他 只
是激动炮清了清喉咙，几道光芒在泡的眼中隐隐地转动。

后来，当每个人都坐在大桌子旁边的时候，他觉得这就 像是在
！'尔晨祷回来之；5坐在节日的餐桌旁，桌子上有黄油 做的金
角公羊，火^，未动过的锥形复活节农家奶酪，如此 诱人的奶
酪。让^简直想不理睬火腿和鸡蛋马上就先去吃 它。

真热，真吵，这么多的人坐在桌子旁边，他们刚才一定 也去了
教堂——没关系，没关系、就让他们暂且在这儿呆一 会儿吧…

...

卢金夫人看着她的丈夫，他的卷发，他的剪裁考究的燕

17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尾服和他同考塞斯打招呼时流露出的不自然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她的母亲今天大胆地涂着厚厚的脂粉，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衣服，衣领下露出被她抬高的18世纪的胸部之间的狭窄的一道乳沟，是一付昔日女人的扮相。她今天勇敢地经受住了考验，甚至还用第二人称单数亲切地叫她的女婿，以致于在一开始卢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她在同谁说话。

他一共喝了两杯香槟，一股惬意的困倦的感觉海浪般地淹没了他。他们来到街上，夜风温柔地吹透了他穿着一件不足以御寒的西服马甲的胸部，他的妻子让他系上外套扣子。她的父亲整个晚上一直在微笑，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默不做声地将杯子举起——一直举到与他的双眼同高——这是他从一个经常很优雅地说“为健康千杯”的外交官那里学来的——现在他又举起了一串门钥匙，作为告别的标志，仍然在微笑，不过只是眼睛在笑。钥匙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发亮。她的母亲肩上裹着一件白鼬皮披肩，努力让自己不去看往出租车里爬的卢金的背部。客人们都有了些许醉意，他们同主人告辞，也彼此之间互相告辞，他们大笑着小心地围着出租车。

车终于启动了，然后有什么人大喊了一声“乌拉！”一个深夜里的过路人赞叹地对身旁的女伴说道：“同胞们在聚会，，卢金在出租车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车外反射进来的白色光影

呈扇形展开映在他的脸上，使之出现了生气；他的鼻子慢慢地在他的脸颊上投下圆形的柔柔的阴影，接着又防守

179

爬到了他的唇上，然后又暗了一下，直到又有一束光滑过。这期间光影还照亮了一下卢金的手。黑暗再一次返回，可以看见卢金的手正插在一只昏暗的口袋里面。然后又是一组明亮的光束，每一束光都把一只朦胧的蝴蝶从他的白色领带后惊吓出来。他的妻子小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围巾，因为11月夜晚的寒冷还是能穿透关着门的汽车的。他醒了，眯一缝起眼睛，没有立即反应出自己在哪里，但是与此同时出租车也停了下来，他的妻子温柔地对他说，卢金，我们到家了。”

他站在略微有些晃眼睛的电梯里微笑，眨眼，但一点也没有醉意，他看着电梯里的一排按钮，其中有一个被他的妻子按着。

“上了这么高，”他说，抬头向电梯顶部望去，好像想直接看到他们旅途的终点。电梯停了。

“呃，”卢金说，无声地笑了。

新雇来的佣人在门厅里等候着他们——这个圆滚滚的女佣马上向他伸出她的发红的、在他们看来很不合比例的一只手。

“噢，你为什么要等我们？”他的妻子说。

女仆急速地向他们表示祝贺，充满尊敬地接过卢金的夜礼帽。卢金带着神秘的笑容向她展示怎么把帽子“砰”地压扁。

"真奇妙！"女仆惊叹道。

"你可以走了，去睡觉吧，"他的妻子焦急地重复说，"把
18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门锁好。"

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书房，客，厅，饭厅。

"像单筒望远镜似地一节一节伸长，"卢金困倦地低声
说。

他不能正常地看所有的东西——他无法把眼睛睁得足够大。当他发现自己正用胳膊抱着一只粉色脚丫的长毛绒大狗时，他已经在去饭厅的路上了。他把它放在桌子上，挂在台灯上的一只毛茸茸的小鬼怪马上就像蜘蛛一样落了下来。一个个房间像单筒望远镜的各个部分被折叠在一起一样又黑了下来。卢金发现自己站在走廊里。

"去睡觉，"他的妻子又对某个站在远处道晚安的人喊着。"那是佣人的房间，"他的妻子说，"浴室在这几，左边。"

"洗手间在哪儿？"

卢金轻声地说。

"在浴室. 什么都在浴室，"她回答，卢金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当他找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飞快地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他的妻子穿过客厅来到卧室，坐在一张扶椅上，注视着诱人的铺得鼓鼓的床铺："噢，我累了。"

她笑了，用很长时间观察一只呆滞的大苍蝇. 苍蝇绕着毛里塔

尼亚风格的台灯飞了几圈之后就不见了，发出了无助的嗡嗡叫声。

"这边，这边，"她大声地说，因为她听到门厅里传来了卢金蹒跚地在地板上拖沓的脚步声。"这是卧室。"他认同地防守

181

说，然后把双手背在身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她打开衣橱，昨天她把他们的东西放在了那里。犹豫了一下之后，她还是转过头去对她的丈夫说，"我去洗个澡，你的东西都在这儿。"

"等等，"卢金说，然后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等等，"他倦怠地又说了一遍，在音节中间吞下了有弹性的哈欠。但是她还是拿起了睡衣睡裤和卧室拖鞋迅速地走出了房间。

水从水龙头中流入白色的浴缸里，蓝色的粗水流，升腾起轻盈的蒸气，随着浴缸里水面的逐渐升高，水流的哗哗声也发生了变化。她凝视着喷涌的闪亮的水流，有些焦虑地想到现在已经看到了作为女人能力的极限，想到现在有一种领域是她不能够胜任的。

她的身体徐徐没入在浴缸里，她观察着皮肤和多孔的不断下沉的海绵上聚集着的小水泡。水面没过她的脖子，她隔着已经略微泛起泡沫的水面看着自己的身体，她很瘦，几乎是透明的。当她一只膝盖刚刚露出水面，这块圆形的泛亮的粉红色的陆地在那个很明显是身体的地方看起来倒有些让人难以相信。

"无论如何，这不是我应该管的事，"她说，从水里抬起一只水光粼粼的胳膊，将头发向后拢去。她又拧开热水龙一

头，水从她的肚子上流过，她陶醉在温和的有弹性的水泡之中。最后她迈出浴缸，在浴缸中引起了不大的动荡，她开始不紧不慢地擦干身上的水。

"土耳其的美，"她说，只穿着她的睡裤站在微微蒙着水珠的镜子前。"整个说来体形相当好，"过了一会儿，她这样评论道。她一边继续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一边开始慢慢地

18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穿睡衣。"屁股有一点点大，"她说。浴缸里的水汨汨下降，偶尔有尖声响了一下，随后一切又归于正常，现在的浴缸已经空了，只在塞子孔处剩下一个小小的、泡沫状的漩涡。

突然间她意识到自己正在拖延时间，穿着睡衣裤站在镜子前^^阵战栗从她的胸口溜过，这情景就像那次看牙一样，尽管你在若无其事地翻阅着去年的旧杂志，其实心知肚明，门随时都可能被推开，牙医马上就会出现在门槛上。」一

她大声吹着口哨向卧室走去，可口哨声马上就停了下来：卢金腰部以下盖着鸭绒被躺在床上，两只手压在头底下，发出阵阵鼾声，架过的衬衫前胸未完全脱下来，向外鼓出。他的领子挂在床脚上，裤子在地板上铺张开，背带支棱出来。他的燕尾服很不平整地挂在衣挂上，被仍在了沙发椅上，一只后摆还被塞到了椅子下面。她静静地拾起这些东西，放在了 一边。

上床之前她将窗帘打开看看窗户是不是被放了下来，可是没有。在院子的黑暗深处，晚风吹动了灌木，昏暗的光

线里不知道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吹落，闪出亮光，也许是环绕草坪的石头小路上的一个小水坑。在另一个地方，扶栏的影子若隐若现，然后又消失了。猛然，一切都黑了下来，只有一个黑洞洞的深渊。

她本以为一上床就会睡着的，可事实正相反。身旁呼呼的鼾声、一种奇怪的忧郁心情和这个昏暗陌生的房间都把 她悬在空中，不让她溜下来睡觉。不知为什么，"姻缘"这个词不停地在她的脑子里游荡——"好姻缘，""找个好姻缘，"

防守

183

"姻缘，""姻缘，""一个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姻缘，""如此精彩的比赛。""传达给大师我的焦虑，焦虑……'，

"她应该有一个更般配的姻缘。"她的母亲清晰地说，声音在黑暗中飘过。

"让我们干杯，"一个温柔的声音低语着，她父亲的眼睛 出现在玻璃杯的边缘，泡沫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她的新鞋 有点紧，教堂里太热了。

184

12

去国外的[^]途旅行一直要被推迟到第二年春天———这 是卢金夫人对她父母的惟一的让步，她的父母希望他们至 少在最初的几[^]月里能待在他们的身边。卢金夫人本人则 有些担心柏林生活会对她的丈夫不利，担心柏林生活会像 过去一样同象淇生活纠缠在一起；然而事实表明，即使是在 柏林，想让卢金高兴起

来也是不难的。

防守

185

他们在书房（现在卢金已经变得喜欢书房了）里的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相当好的地图册。世界刚开始看上去像似一个固体的圆球，被经线和纬线组成的网络紧紧地绑缚着；然后它又被展开摊平，切成两半，被分成块状端了上来。一些像格陵兰那样的地方起初只是一道很小的工序，纯粹的附属物，而当世界被展开的时候它却突然膨胀起来，面积增大得几乎接近离它最近的那个大洲了。在两极处有光秃秃的白色区域，蔚蓝色的海洋平滑地伸展出来。在这张地图上，甚至还有足够的水域，啊哈，去洗手——那么，实际上——它拥有那么多的水域，深澈而广袤。

卢金指给他的妻子看他小时候曾经很喜欢的各种形状——像一个跪着的女人似的巴尔干海、长统靴般的意大利、从印度鼻子里掉下一滴的锡兰。他觉得赤道很不幸运——

它一路穿过的大多都是海洋；不错，它穿过了两块大洲，但它却同亚洲没有缘分，因为亚洲被从赤道那里提了上去。而且，它又压下去和挤碎了一些它过去一定已经设法穿过了的地方——两块地区的尖部和一些不规则的岛屿。卢金

知道地图上哪个是最高的山，哪个是最小的国家。当他看着两个美洲的连接地带时，他发现它们之间的连接有些像杂技表演。

“但是总的来说，所有这些都应该排列得更有趣一些，”他手指

着地图说，"这里的排列没有道理，没有规律。"他甚至有点生气，因为他在这些复杂的轮廓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含义，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寻找，像小时候一样，试图在河流组成的迷宫中寻找一条从北海到地中海的水路，或是

18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在山脉的排列中寻找一种比较理性的模式。"我们都去哪儿呢？"

他妻子说，舌头发出轻轻的咯咯声，表示出她很有兴趣，就像当大人们开始同孩子一起做游戏的时候经常做的那样，向孩子表达他们愉快的期望。然后她大声地报上一串很有浪漫色彩的地名。

"首先顺着这儿下去，到里维埃拉，"她建议道。"蒙特卡洛、尼斯，或者，阿尔卑斯山脉。"

"然后，往这边走一点儿，"卢金说，"克里米亚的葡萄十分便宜。"

~ "你在说什么呢，卢金？让主保佑你，我们不可能去俄国

，，

"为什么？"卢金问，"他们邀请了我。"

"胡言乱语，打住吧，"她说，她倒不是对他说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感到生气，而是对他间接提起与象棋有关的话题感到气恼。

"向下看这儿，"她说，卢金服从地把目光移到地图的另一个地方。"这里，比方说，是埃及，是'金字塔。这里是西班牙，那

里的人们对公牛做一些很可怕的事……，，
她猜想卢金可能已经不止一次地去过那些城镇中的大 多数，所以她没有列举许多大城市的名字，以避免任何有害 的怀旧。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担心。在他的时代，卢金旅行过 的那个世界是不在地图上描述的，如果她说出罗马或是伦 敦的名字，那么他从她的嘴唇发出的这些声音，从地图上完 整的注解，他会想象出一个完全陌生的从未见过的地方，无

防守

187

论如何决不会是那些印象模糊的象棋咖啡屋，无论在罗马还是在伦敦都是一个样子。即使是在她放心地提起毫无关联的尼斯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当他从铁路局拿来不计其数的折叠小册子的时候. 他做象棋旅行时的世界像过去一样同这个新世界分离得越来越远。在小册子描述的新世界里，有脖子上挂着一副双筒望远镜、穿着白色西服的旅行者悠闲地在漫步；有玫瑰色的晚霞中黑色的棕榈树和纸背面透过来的这些棕榈树在玫瑰色的尼罗河上的轮廓；还有蓝得过分的海湾和甜得腻人的白色旅馆，旅馆上空五彩缤纷的旗帜飘扬的方向同地平线上汽轮喷出的烟雾飘散的方向正好相反；还有白雪皑皑的山颠，悬索桥，荡漾着小划船的湖泊，无数的古式教堂，狭窄的

大卵石铺就的小巷，两边驮着两大包货物的小毛驴……一切都引人入胜，一切都妙趣横生，一切都使不知名的小册子

的作者受到极度的赞扬……音符般悦耳的名字，无以计数的圣人，可以治愈所有疾病的泉水，历史悠久的城堡，头等、二等、三等的旅馆——所有这些在眼前层叠出现，一切都很美好，所有的地方都在呼唤着卢金，它们的声音如雷鸣般洪亮，它们被自己的好客驱使得激动不安，它们在未曾征询太阳意见的前提下就把它给瓜分了。

卢金到他岳父的办公室去拜访是在他结婚后的最初几天里。岳父正在口授着什么，可打字机始终坚持它自己的说法——只是喋喋不休地重复一个单词“啪啪”，听起来是这样的：“啪啪霍屯啪啪啪啪不要啪啪儿”——然后就会有

18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一个东西梆地一声横滑过去。

他的岳父给他看了几张表格，工字形的帐本，书脊上带着小窗户的书本及一卷卷厚得吓人的《德国企业》，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相当听使唤的计算器。然而，在所有这些之中，卢金最喜欢的是“啪啪啪啪”，文字轻快流?写到纸上，整齐端正的淡紫色的字行——而且能够同时出来好几份副本。

“我想是不是我也……一个人需要去学。”

他说。

岳父赞许地点了点头。于是一台打字机出现在卢金的书房里，他被建议让一个办公室雇员来为他讲解如何操作，但是他拒绝了，说他自己能学会。确实如此，他相当快就了解了打字机的结构，学会了安装色带和把纸张卷上，并同那些小杠杆交上

了朋友。可事实表明记住字母的分布要难得多，所以他打起字来非常缓慢；根本没出现喋喋不休的“啪 啪”声，而且不知什么原因——从第一天起——感叹号就困扰着他——它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跳出来。

刚开始，他打了半张德语报纸的副本；然后又打了一两个自己创作的东西，于是一个简明的小短笺成型了，内容是这样的：“你将被指控谋杀。今天是11月21日。谋杀，纵火罪。日安，亲爱的夫人。现在你被控诉，亲爱的，感叹号，你在哪儿？尸体已经被发现。亲爱的夫人！警察今天就会来！！”卢金又重读了几遍，重新将纸卷上，摸索正确的字母，略微有跳动地打出了落款：“布索尼长老。”这时他感觉厌倦了，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不管怎样，他得让他写的东西派上用场。他在电话号码簿上挖掘出了一个路易莎，奥特曼夫人

防守

189

的名字，然后用手写上地址，就将他的创作寄了出去。留声机也给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消遣。棕榈树下，巧克力色的留声机经常和一个柔和的声音一同歌唱。卢金一只胳膊搂着妻子，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倾听着，心里在想马上就是晚上了。她站起身去更换唱片，将唱片举起来迎着灯光分辨着，唱片上的一个局部发出了绸缎般的光泽，就像海面上的月光一样。留声机的机壳又一次缓缓地渗出音乐声，她的妻子又坐在了他的身旁，低下头将下额托在交叉的手指上倾听，眼睛一眨一眨的。卢金记住了这些旋律，甚至试图想

随着一起哼唱。这些唱片有的呻吟、有的咕咕呱呱、有的是狂吼的舞曲；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美国歌星用十分柔和的声音演唱的。还有一组由15张唱片组成的整场歌剧的唱片——《鲍里斯，戈东诺夫》^①，从这组唱片中的某处可以听到教堂的钟声及其不祥的停顿。

妻子的父母频繁地来做客，而且还定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卢金夫妇每周必须有三天与他们共进晚餐。母亲有几次努力想从女儿口中套出一两个有关他们婚姻生活的细节，还充满好奇地问：“你怀孕了吗？我敢说你很快就要有一个孩子了。”

“不对，”女儿回答，“我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

她仍然是平时的那个镇静的她，仍然是那样双眉向下低垂地微笑，仍然对卢金以姓和第三人称单数相称。“我的可怜的卢金，”她说，轻轻地噘起双唇，“我可怜的，可怜的人

①3幕歌剧，根据普希金同名历史剧改编，1874年在圣彼得堡公演。

19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儿。”然后卢金就将脸颊放在她的肩上摩挲，她想也许有比怜悯更大的快乐，但是她并不想要。她的生命中惟一想做的就是每一分钟都努力激起卢金对象棋以外的事物的好奇心，以使他摆脱象棋，能够自如地呼吸。

每天清晨她都问卢金做了什么梦，用肉排或英式橘子酱引起他清晨的食欲，带他去散步，与他在商店橱窗前流连，晚餐后大

声地为他朗读《战争与和平》，和他玩有趣的地理游戏，听写一些句子，让他练习打字。

有几次她把他带到美术馆，指给他看她最喜欢的几张绘画，告诉他在多雨的佛兰德，画家们多使用明亮的色彩；而在阳光充足的西班牙，已经诞生了风格最阴郁的艺术大师。她还说那边那幅画的作者对画玻璃制品情有独钟，而这一位则喜欢画百合花，喜欢画那些由于在天堂着了凉而患上感冒、发烧烧得略微潮红的娇嫩的面孔。她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最后的晚餐》上面，转移到狭长的、饭菜摆放得很不规则的桌子下面驯服地寻找碎屑的两只狗的身上。卢金点点头，认真地眯起眼睛，用了很长时间研究起一张巨大的帆布油画来，艺术家在上面描绘了罪人们在地狱里经受的各种折磨——很详细，很严谨。他们还去剧院，动物园和电影院，直到那时她才知道卢金以前从未看过电影。影片的情节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了，最后，女孩——现在已是一个著名的女演员了——终于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回到了父母的家。她在门口停下脚步，屋里面的她父亲还未看见她，他正在同一个医生——他们家的一个忠诚的朋友——下象棋。医生的样子在多年之后

防守

191

竟一点儿也没有变化。

黑暗中突然传来了卢金的笑声。"象棋完全不可能那么摆放。"他说，但是这时，使她的妻子宽慰的是，画面上的一切都变了，是那位父亲的特写，他向观众走来，表演出了所

有他该有的样子：眼睛睁大了，然后有轻微的颤抖，他的皱纹也慢慢地舒展开了，变，慈祥多了，一丝无限温柔的笑容

出现在他的脸上，笑容仍在继续颤抖——但是，绅士们，这个老头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咒骂过他的女儿……这时站在一旁的医生——可怜的谦恭的医生——回忆起了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她隔着篱笆向他扔过来一束花的情景。那时他正躺在草地上读书，偶然抬起头，眼前只有篱笆；但是突然，

一个梳着分头的女孩的头顶在篱笆的那一边冒了出来，然后又出现了——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啊，多么顽皮，多么有趣！于是，医生跳过篱笆——她跑开了，可人的女子，她正藏

在那些树干的后面——抓住她，抓住她，医生！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再有了。她低垂着头，双手也无力地垂着，其中一只握着一顶帽子，这里站着的是一个著名的影星（一个堕落的女人，唉！、父亲继续在颤抖，徐徐张开双臂，突然跪倒在她的面前。

卢金开始抽鼻子了。

当他们开始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他的双眼通红，但是他清着喉咙否认自己哭过。

第二天早咖啡之后，他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说："非常，非常好——那部影片。"他又想了一会儿，然后补充说道："为什么他们不知道怎么下？"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什么？"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们是一流的演员。"卢金偷偷地乜斜着眼睛看了她一眼，马上又将目光移开，因为他知道在这里面有某些相关的东西她是不喜欢的。她突然明白了怎么回事，开始考虑怎么样使卢金忘记这盘不幸的象棋，那个笨蛋导演是为了电影的"基调"而选择了象棋。但是卢金自己显然很快就忘记了这个他正在专心地品尝岳母送来的真正的俄式面包。

她的眼睛又清澈了起来。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那一年的冬天是白色的圣彼得堡的冬天。她给卢金做了一件棉外套，把他的一些旧物品送给了贫困的俄国难民——包括一条来源于瑞士的、散发着一股略带忧郁的樟脑球气味的绿色羊毛围巾。门厅里挂着一件被宣告不能再穿的短上衣。

"穿着它非常舒服，"卢金恳求，"非常，非常舒服。"

"别动它，"妻子的声音从卧室里传了出来，"我还没有检查它呢，可能里面满是囊虫。"

卢金脱下身上的晚礼服，想试试这件短上衣，看看自己在上个月里是不是胖了许多（他胖了，他——明天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俄国舞会，为慈善募捐事业），他怜爱地将胳膊伸进已被宣告不能再穿的衣服袖子里面。可爱的短上衣，一点没有囊虫的迹象，只是在口袋里有一个很小的窟窿，但是还不是像寻常的那样是直接通开了的。

"妙极了。"他大声叫了起来。

他的妻子手里怜着一只袜子从卧室探出头来向门厅里防守

193

张望。

"烧掉它，卢金。它又破旧又肮脏，天知道它放了多久了。"

"不，不，"卢金说。

她走过去前前后后地察看起来；卢金站在那里，手掌拍着屁股，他不经意地感觉到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他伸进手去——不，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窟窿。

"它太老旧了，"他的妻子皱着眉头说，"但是也许可以当劳动服穿……'，

"我求你，"卢金说，"好，像你所说的那样——一会儿把它交给女佣人，让她好好拍打拍打就行了。99

"不，它是干净的，"他又自言自语道，决定把它挂在他的书房里，挂在某个小钩子上，像政府文官那样脱掉它再把它挂上。脱的时候他又一次感觉衣服的左边比右边稍微有一点沉重，但是他记得左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所以他没有去查看沉重的原因。至于那件夜礼服，现在它已经变得很紧了——是的，一点也不错，很紧。"舞会。"卢金说着，头脑里想象出许许多多对转圈的人们。

舞会是在柏林市的一家最好的旅馆里举行的。衣帽间的外面围着拥挤的人群，侍者像接过睡梦中的小孩一样接过衣物然后再

把它们抱走。卢金从他们的手中接过一个规整的小金属数字牌。他和妻子走散了，但马上就又找到了她：她正站在一面镜子的前面。他将金属片贴在她光滑的施了脂粉的后背上柔软的凹陷处。“呜，真凉。”她惊叫，动了动肩胛骨。“挽臂，挽臂，”卢金说，“我们必须挽臂往里走。”他

19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们这样走了进去。

进门第一眼卢金看到的的就是他的岳母，她看上去年轻多了，戴着一条华丽闪亮、玫瑰红色的头巾——俄国妇女的盾型头饰，正在那里自我炫耀。一个年长的英国人（他刚刚从自己的房间走下楼来）很快就喝多了，正用一只胳膊肘支着俯在她的桌前。装饰着彩灯的冷杉树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堆奖品：挨着冷杉树的是一个反射着红色和蓝色光泽的华贵的俄国式茶炊；有穿着无袖长袍的洋娃娃；有一台留声机；还有酒（斯米尔诺夫斯基捐献的）。第三张桌子上摆放着三明治、意大利色拉、鱼子酱。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小姐正在喊着一个人：“玛亚，瓦西列夫娜，玛亚，瓦西列夫娜，他们怎么又把它拿走了……我已经告诉过……，”“祝您晚间愉快，”有人走上前来说道。卢金夫人抬起一只微重的洁白如雪的手。再远处，隔壁的房间里面有音乐声，跳舞的人在桌子中间的空地转着圆圈，踩着拍子；一个人的后背梆地一声以全速撞在了卢金的身上，卢金呻吟着连退了好几步。他的妻子不见了，他一边搜寻着她一边走回到

了第一个房间里。

这里的唐伯拉①又一次吸引了他。每次付出一分后，他 就将一只手扎入一个盒子里，然后钓出一个小纸卷。他一边 抽着鼻子、噘起嘴唇，一边花很长时间打开纸卷，如果上面 没有数字，那么他就会把纸翻过来看看另一面，看看外面写

①"翻筋斗"赌戏。一种在游乐会上进行的从旋转的鼓中抽彩票的抽彩 给奖法。

防守

195

没写着数字——这种做法尽管无谓但是很正常。最后他得了一本儿童读物《咪咪猫》或是什么别的。他不知道用它能做些什么，于是将它留在了桌子上，桌子上还有两满杯的酒 正在等待着跳舞的主人0来。

现在，拥挤的人群、人们的走动声和一阵阵的音乐声开始使他心烦了，可是他无处可躲，也许每个人都在看着他，搞不懂他为什么不跳舞。在舞曲的间歇期间，他的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四处寻找他，可每走一步都会被熟人叫住。有许多人前来参加这场舞会~其中有一位外国领事，是费了好大周折才将他邀请到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俄国歌唱家，两位女影星。有人把自己的桌子指点给她，那儿的女人们脸上挂着虚假的笑容，她们的保护者们^三个制造商类型的

营养充足的男人一直在咂着舌头、弹着手指怒骂着脸色苍白、大汗淋漓的侍者，嫌他动作太慢、效率太低。其中的一个男人在她看来尤为讨厌：他的牙很白，棕色的眼睛很亮；

埋怨完侍者之后，他又开始大声地说起另一件事，最过时的德语表达中夹杂着俄语。突然她感觉很消沉，因为这里所有的人都只注意这些影星、歌星和领事，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个象棋天才也出席了舞会，他的名字曾经在无以数计的报纸上出现过，他的比赛已经被誉为是“经典不朽”的了。“同您跳舞相当轻松。这里的地板很适合齿舞。对不起。太挤了。正餐一定会很精彩。那边的那个男人是法国大使馆的。同您跳舞相当轻松。”

谈话经常是以这样的内容结束，他们愿意同她跳舞，但是却不知该同她谈些什么。这样一个十分漂亮但却很枯燥

19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年轻女士，嫁给了一个不成功的音乐家之类的人。

“你说什么——他是一个前社会主义者？一个什么？打牌的？你拜访过他们吗，奥列格，塞耶维奇？”

在这个时候，卢金已经在离楼梯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很深的椅子，他正从一个柱子后面望着人群，正在吸第13支烟。一个留着小胡子、皮肤黝黑的绅士在最初询问过卢金身旁的椅子有没有人之后就坐了下来。人们仍然在卢金的身旁穿梭走过，他渐渐地变得害怕起来。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看不到探询目光的地方，出于该死的得看些什么的必须，他将目光固定在他邻座的小胡子上。显然那个人也被所有这些嘈杂的不必要的喧嚣压倒，正不知如何是好。这个人感觉到了卢金的目光，掉过头来。

"我很久没有参加舞会了，"他和气地摇着头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看，"卢金声音沉闷地说，把手比做眼睛作出手势。

"我走了很久来到这里，"男人解释，"是一个朋友把我拉来的。说实话，我很疲倦。"

"疲倦和沉重，"卢金点头，"谁知道这有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

"特别是像我这样在巴西一个种檀园工作的人。"绅士说。

"种植园，"卢金像他的回声一样重复说。"这里的生活很古怪，"陌生人继续说，"世界是通向四面八方的，而他们却在一块极有限的地板上跳着查尔斯顿

防守

197

"我也要走了，"卢金说，"我已经得到了旅游手册。"

"没有什么能和自由相比，"陌生人感叹着，"自由地漫步，一路顺风。多么美好的国度……我曾经在里奥内格罗尽头的森林里遇到一个法国植物学家，曾经在马达加斯加同一个法国工程师的妻子一起生活过。"

"我必须也拿到有关它们的小册子，"卢金说，"非常吸引人一小册子。每一样都介绍得很详细。"

"卢金，原来你在这儿！"突然响起了他妻子的叫声。她正挽着父亲的胳膊匆匆走过。"我马上就回来，我去给我们找一张桌子。"她回过头来对卢金喊，接着又消失不见了。

"你的名字是卢金？"绅士好奇地问。"是的，是的。"卢金说，

"但是这无关紧要。"

"我认识一个卢金，"绅士说，眼睛眯成一条缝〈因为记忆很是遥远〉，"我认识一个。你不会正好也在巴拉舍夫斯基学校上过学吧？"

"假定我在那儿上过学呢？"卢金回答，他在一种不愉快的猜测中打量着他同伴的脸。

"那样的话，我们就是同班同学！"这个人惊呼。"我是皮特思切夫，记得我吗？哦，当然记得！多么巧呀。凭你的脸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出你了，告诉我，卢金，……你的名和父姓是什么来着？……啊，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已经忘了托尼……安东……然后是？"

"你弄错了，错了。"

卢金一阵战栗。

"是的，我的记忆力很不好，"皮特思切夫继续说，"许多

19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人的名字。例如，你记得班上那个内向的男孩吗？他后来在弗兰格尔岛战役中失去了一只胳膊——在马上就要撤退之前。我在巴黎的一个教堂里看见了他。嗯，他叫什么来着？"

"这有必要吗？"卢金说，"为什么说起这么多事？"

"不，我记不起来了，"皮特思切夫叹了口气，把手从额头上拿了下来，"但是，比如说，还有一个叫格罗莫诺夫的，他也在巴黎，看上去日子过得很优裕。但是其他的人现在都在哪儿呢？都在哪儿呢？消散了，化成一股烟升上天空了，想

想这个真是很奇怪。那么，你的情况如何，卢金，你的情况如何，老同学？”

“还行，”卢金回答，将目光从不断扩大的皮特思切夫的身上移走，他突然看清楚了他的脸，好像还是过去的样子：很小，粉红色，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嘲笑的神情。

“美好的时光，那些日子，”皮特思切夫感慨着，“你记得我门的地理教师吗，卢金？记得他过去是怎样经常像飓风一样卷进教室，手里拿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那个小老头——我忘了他的名字了——还记得他怎样全身摇晃着说，接着做你的事，吓，你这个笨蛋！，？……美好的时光。我们怎样滑下楼梯，冲向操场，记得吗？我们怎样在学校晚会上发现阿布佐会弹钢琴，他演奏起来根本不知道停下来？我们怎样给他想出了一句俏皮活——‘痛饮’？”

“只是没有作用。”卢金飞快地自言自语说。“所有这些 都结束了。”

皮特思切夫继续说，“现在我们在一个舞会上……噢，顺便问一句，我好像记得……当你离开学校的时候，你从事防守

199

了什么，什么职业？那是什么？是的，当然——象棋！”“不，不，”卢金说，“你究竟为什么必须要……，”，“噢，对不起，”皮特思切夫友善地说，“那么是我记混了。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舞会正进行得起劲，而我们却坐在这里说着过去。你知道我已经游遍了世界……多么好的古巴女人！还有那次在丛

林里，例如……，，

"这全是谎言，"身后响起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他从未去过任何丛林……，"

"你为什么要破坏这一切？"皮特思切夫回过头去慢吞吞地说。

"别听他的，"一个秃顶的瘦长的男人，那个懒洋洋的声音的主人继续说，"革命后他就一直住在法国，前天是他第一次离开那里。"

"卢金，允许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皮特思切夫笑着说。但是卢金匆匆地离开了，脑袋缩进肩膀里，由于走得很 快，身子很怪诞地摇晃着、颤抖着。

"走了？"皮特思切夫吃惊地说，又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毕竟，可能是我认错人了。"—

卢金不断地撞在别人的身上，他用含泪的声音喊叫着"对不起，对不起"。之后还是不断地撞在别人身上，他努力不去看他们的脸，卢金在人群中寻找着他的妻子，终于发现了她。当他走上前去从后面猛地抓住她的胳膊时，她吓了一跳转过身来；但是起初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气喘得太剧烈了。

"怎么了？"她焦急地问。

20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们走，我们走。"他喃喃地说，手仍然抓着她的胳膊肘。

"镇静，卢金，没有必要这样，"她轻轻地把他推到一边，现在

旁边的人听不到他们的话了，"为什么想走？"

"那边有一个男人，"卢金呼吸局促地说，"那么不愉快的谈话。"

^……你以前认识的人？"她平静地问。"是的，是的。"卢金点点头接着说，"我们走吧，求你。"卢金半闭着眼睛好使皮特思切夫不能注意到他，他穿过人群走到前厅，开始在口袋里摸索他的金属牌，在几秒钟的巨大困惑和绝望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它。当衣帽间的侍者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寻找他的衣物的时候，他不耐烦地扭动着身子……他是第一个穿上外套、第一个离开舞会的，后面匆匆地跟着他的妻子，她一边走一边往身上穿着一件鼯鼠毛皮外套。

直到钻进了汽车之后卢金才又能自由地呼吸，脸上痛苦抑郁的神情也才变做一种抱歉的半笑不笑的表情。

"亲爱的卢金碰到了 一个讨厌的人，"他的妻子抚摸着 他的一只手说道。

"一个同学一个可疑的人物，"卢金解释说。

"但是现在，亲爱的卢金，没事了。"他的妻子低声说，吻了一下他柔软的手。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卢金说。

但是并不完全如此。还有一些后遗症~~一像一+谜，一根刺。在夜晚，他开始思索为什么这个舞会使他如此局促不防守

曾经折磨过他。皮特思切夫间接地提到了某一本撕坏了的有关小托尼的书；还有，这个充满新奇诱惑的世界竟然被发现是一个吹牛者口中的胡言乱语，以后他再也不会相信旅游小册子了。但是吓着他的还不是舞会本身，而是别的什么——他不得不去猜测舞会的隐藏含义。他开始在夜晚冥思苦想，像夏洛克①面对着烟灰缸常做的那样——渐渐地，他觉得这个组合甚至比 he 起初想的更复杂，有皮特思切夫参加的那个舞会只是什么事物的继续，有必要再向远处望去，再回去，重新进行从得病到舞会之间的他生命中的所有棋步。

①即福尔摩斯

202

13

浅灰色和蓝色间杂的溜冰场（在夏季又被用作网球场）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城里的人们正在上面小心翼翼地玩乐着。当卢金夫妇清晨散步经过那里的时候，溜冰者中最活跃的一个，一个穿着运动衫的年轻人作出了一个优美的荷兰花样，然后重重地坐在了冰面上。远处的小公园里，一个一身红装的三岁小男孩迈着穿着羊毛裤的小腿摇摇摆摆地走到一块马镫石的旁边，刚伸出一只戴着无指手套的防守

203

小手从很刺激食欲的小丘上刮下一小撮雪送到嘴边，马上就被身后伸过来的大手抓住，小屁股上还挨了一巴掌。“噢，你这个小可怜儿。”卢金夫人回头说道。一辆驶过

来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柏油路面上留下两道黑色的粗痕。一家卖留声机和游戏机的商店里传出虚弱的音乐声，有人走出来将门关上，以免音乐被冻感冒了。一只穿着蓝色拼补小外套、耳朵低垂摇晃的达克斯猎狗停下来嗅了嗅地上的雪，卢金夫人趁机抚摸了它几下。某种轻盈冰凉的白色的东西一直在打着他们的脸，当他们凝视空旷的天空时，发现许多明亮的颗粒正在他们的眼前舞动。卢金夫人在地上打了一个滑，她用责备的目光看了看脚上的灰色雪靴。

在俄式食品店旁，他们碰见了阿尔费央诺夫夫妇。"又降温了，"阿尔费央诺夫感叹地说，说话的时候黄色的胡须也跟着一起抖动。

"别吻了，手套很脏的。"卢金夫人说，微笑地看着阿尔费央诺夫夫人迷人的、总是精神焕发的脸孔，问她为什么总也不来他们家做客。

"你可发胖了，先生。"阿尔费央诺夫拖长声说，还狡黠地瞟了一眼卢金的肚子，此刻他的肚子在那件棉外套下面显得出奇地大。

卢金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的妻子。

"记住，你们永远是受欢迎的。"她头一点一点地说。"等一下，玛申卡，你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吗？"阿尔费央诺夫问。"你知道吗？好。就这样，再会。他们在苏维埃俄国就是这样告别的。向你母亲表达我最诚挚的敬意。"

20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他这个人有点卑劣，讨厌，"卢金夫人挽着丈夫的手臂，脚下

变换着步伐以同他的步子协调。"但是玛申卡…… 多么可爱的人，多么漂亮的眼睛……别走那么快，亲爱的卢 金一路很滑。"

轻盈的雪花已经停止了飘落，一小块天空开始泛亮，尽管颜色还有些苍白。一轮扁平的没有血色的太阳飘过来露出头来。

"你猜怎么，我们今天要走右边这条路。"卢金夫人建议，"我们从未走过，我敢肯定。"

"看，拈子，"卢金很有兴致地说&回忆起以前他的父亲 曾经说过当你说俄语"1^011 "(柠檬)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拉长脸孔，而当你说"3^15〔拈子)的时候——你就会露出一个很开心的笑容。卖东西的女孩敏捷地打开纸袋口 将一个个冰凉的凹凸不平的红色球体扔了进去。

卢金一边走一边剥一只桔子的皮，由于预想到桔子皮 里的汁液也许会进进眼睛里，于是他不由得眉头紧皱。他将 剥下来的拈子皮放在衣兜里。这是因为如果扔在雪地上颜色会反差太大，会太显眼，同时也因为或许会有人把它踩成 酱泥。

"好吃吗?"他的妻子问。卢金嘴里嚼着最后一瓣桔子咂了咂嘴巴，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正当他要伸手挽住他的妻子时，突然间他停了下来，向四周张望了起来。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向街角走去，看着写有街名的牌子，然后马上又快步追上妻子，伸出手杖指着最近的一所房子——所普通的灰色石屋，一个有铁栏杆围着的小花园把它同街防守 205

道隔开——"我爸爸以前住在这儿，"卢金说，"35八。"

35八。"妻子重复了 一遍，不知道接着该说什么，于是 她只抬头看了看那所房子的窗户。

卢金继续往前走，用手杖将栏杆上面的积雪碰下来。一 会儿，他又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家文具店前面，一个蜡制玩偶 吸引住了他。玩偶长着两张脸孔，一张是悲伤的，一张是快 活的，它正不停地将身上的衣服轮流向左右旋转，插在它白 色马甲左口袋上的自来水笔把它的白衣染上了墨水，而插 在右口袋上的自来水笔却一点儿也不动。卢金对这个双面 小人十分感兴趣。甚至想把它买下来。

"听着，卢金，"当他还在尽情地欣赏玩具店橱窗的时 候，他的妻子开口 了，"很久以来我就想问你——你的父亲 去世后没有留下什么吗？它们现在放在哪儿？"卢金耸耸肩。 隔了一会儿，他嘟囔了一句："有一个叫克拉斯钦科的人。"

"我听不明 白，"她询问。

"他在巴黎给我写了 一封信，"卢金不情愿地解释，"告 诉我关于我父亲去世和葬礼及所有的那些事情，我父亲遗 留下来的东西也由他保管着。"

"噢，卢金，"她叹了一口气，"你是怎么答复的，"她想了 一会儿又补充说道，"这事对我无所谓，我只是认为你留着 它们会很愉快——因为它们以前曾属于你的父亲。"

卢金沉默不语。

她想象着那些没人要的东西——也许是老卢金创作时 用过的钢笔，一些文件或者什么东西，照片之类的——她开 始悲哀起来，在心里责怪丈夫的冷酷。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做不可，"她决断地说，"我们必须去他的墓地，去看看它，不让它被冷落。" "天冷，路还远。"卢金说。

"这两天我们就去做这件事，"她决定下来，"天气会转暖的。请小心——有辆汽车正向这边开来。"

天气变得更糟了。卢金说起了那块使人压抑的空地和墓地的冷风，他请求妻子将扫墓推迟到下一周。天气碰巧变得出奇地寒冷。他们关闭了室内冰场，这个冰场总是不走运：去年冬天它化了又化，最后成了一潭冰水，而今年天气又冷得连学生们都不能来滑冰了。公园里被冻死的高胸脯的小鸟四脚朝天地躺在雪地上；在恶劣环境的影响下温度计中无助的水银柱还在不断地下降、下降；甚至连动物园里的北极熊也察觉到天气失控了。

事实表明，卢金的公寓是那些幸运地属于崇高的中央供热系统的公寓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公寓里居住可以不用整天穿着毛外套裹着毯子。他妻子的父母被寒冷冻得都要发疯了，所以他们两人特别愿意到中央供热系统公寓做客。卢金穿着那件幸免于难的短上衣坐在桌前，很卖力气地拉拽着面前的一个白色立方体。他的岳父要么绕着书房踱步讲述一些十分适宜的长篇轶事，要么拿着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不时深吸一口气或是清清喉咙。他的岳母和妻子坐在茶桌旁。卢金坐在书房里向昏暗的客厅的远处望去，可以看见饭厅里明亮的黄色的灯罩，还有

投射在棕色餐具櫥柜背景上的妻子的明亮的轮廓和她裸露的双臂，她身体向前倾斜，双臂支在桌子上，双手弯回交叉搭在一边肩膀上，有时

防守

207

她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来，轻轻地碰碰桌布上某个闪亮的物体。

卢金将正方体放在一旁，取来一张白纸和一个装着水彩块的铁盒子，飞快地在纸上画下这幅远景，但是当他还在刻苦地借助格尺的帮助勾画轮廓线的时候，远处的景象却发生了变化，他的妻子离开了饭厅清晰的长方形，灯灭了，随后邻近的一个地方明亮起来，那是客厅的灯光，所以此时不再有远景存在了。平时他很少动水彩，确实，他比较喜欢用铅笔画画。潮湿的水彩总是使白纸生出令人很不愉快的

皱褶，湿润的颜色有时还会流淌到一起，有时你根本无法摆脱掉某个极黏的铁蓝色——你刚一在画笔尖上沾上一小点铁蓝色，它马上就在盒子里面的光滑表面上扩散开来，吞噬了你已经准备好了的别的颜色，还把杯子里的水变成了讨厌的蓝色。另外画水彩画需要许多装着墨汁和白铅的粗管子，而管子的盖却总是被弄丢，所以管子颈口总是很干；当他过分用力地挤这些管子的时候，管子就会漏开，会爬出一条蠕动的黏乎乎的胖虫子。他的涂涂画画总是不了了之，即使是画最简单的物体也是如此无论是画插着花朵的花瓶还是临摹介绍里维埃拉的旅游小册子里的一幅落日图。

他画了他的岳母，于是她就受到了冒犯；他画了他妻子的侧面像，而妻子说如果她长的就是那样的话，他可没有理由娶她；不过，岳父的高挺的浆洗过的衣领他却画得很像。

卢金在削铅笔和打量眼前物体这些程序上投入了极大的兴趣，他眯起了一只眼睛，举起他的铅笔，用大拇指尝试着触摸铅笔尖，他会小心地在纸上蹭橡皮，不停地用手掌按

20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压纸张，因为根据经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纸张就会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然后被擦破。他非常仔细地吹掉纸上的橡皮屑，惟恐用手去抹会把已经画好的图画弄脏。他最喜欢的是他妻子最初建议他画的那些物体，它们也是他经常反复去画的物体——白色正方体、金字塔、圆柱体和一个塑料装饰物的一个部分，它们使他想起了在学校时的图画课——画些单个的、可以接受的物体。他被自己画了上百次的细细的线条所抚慰，努力达到最大程度的锋利、精确和干净。用分布均匀的线条轻轻地工整地绘出阴影，又不能太使劲地下笔，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画完了，"他说，将画纸举在稍远的位置，从眉毛后打量着完成的正方体。他的岳父戴上夹鼻眼镜，看了许久，点了点头。他的岳母和妻子走来看他的画。

"这个正方体甚至还投下了一小块阴影，"他的妻子说，"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正方体。"

"画得很好，你是一个真正的立体派画家，"岳母说。卢金的嘴

角的一边咧了一下，他拿着画打量起书房的 墙壁来。在门旁边，他的一幅作品[^]行驶在架在深渊上的 桥梁上的一辆火车——已经挂在了上面。客厅的墙壁上也 贴着一样东西：电话号码纸上的一个骷髅头。饭厅里还有一些画得十分圆的桔子，以致于谁见了都会把它们当成西红柿。卧室的墙壁被一个木炭制成的有着圆锥体和金字塔图 案的浅浮雕作品所占据。他走出书房，眼睛巡视四周的墙 壁，他的妻子叹了口气说道：“我不知道亲爱的卢金能把这 幅画挂在哪儿？”

防守

209

“我还不曾有幸得知，”她的母亲开始说，用下颏朝桌子 上的一堆花哨的旅游小册子指了指。

“我自己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卢金夫人说，“很难作出 决定，哪儿都很美。我想我们会最先去尼斯。”

“我向你们建议去意大利湖区。”她的父亲说，将手中的 报纸合上，摘下夹鼻眼镜，开始说起那些湖泊是多么的美

丽。

“如果再总是谈论我们的旅行，我担41 、他会变得很风倦 了。

“卢金夫人说。”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好天里登 上火车就 出发。 ”

“但别在4月份之前，”她的母亲恳求地说，“你答应过 我，你知道的……， ”

卢金又走进了书房。“我把一盒图钉放在什么地方了， ” 他说，眼睛看着桌子，又拍了拍衣服口袋〔在那里他又 一次， 第三

次或第四次, 感觉到左口袋里有个东西^但不是图钉——没有时间去看它了), 图钉在桌子上发现了, 卢金拿出一些又匆匆地走了出去。

"噢, 我都忘了告诉你, 想象一下, 昨天上午……"她开始告诉女儿昨天一个女人给她打来电话, 她是很意外地从俄国来到这里的。以前在圣彼得堡, 当这个女人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 经常来他们家拜访。几年以前她嫁给了一个苏联商人或是官员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的举动~~她, 和她的丈夫要去一个矿泉疗养浴场, 因为她的丈夫需要去那里恢复一下体力。他们中途要在柏林停留一两个星期: 。。

"我感觉有一点儿不自在, 你知道, 一个苏联公民来到

21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们这里, 但是她是那么地固执己见。我奇怪她怎么竟然给我打电话……^

"噢, 妈妈, 她也许只是一个不快乐的女人——她只是获得了暂时自由, 她想见见什么人。"

"那么好, 我把她转给你, "母亲解脱地说, "尤其是你这里暖和得多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 那位夫人出现了。当时卢金仍在睡觉, 因为头一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有两次他声音哽咽地喊叫着惊醒过来, 被恶梦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卢金夫人感觉现在接待客人不太是时候。

来访者是一个身材苗条、满面春风的女士, 妆化得恰到好处,

梳着漂亮的短发,她的穿着就像卢金夫人一样既华贵 又简洁。

她们大声交谈着,互相打断对方的话,互相保证对方一点也没有改变,也许除了……都变得更漂亮了。然后两个人 向书房走去,那里要比客厅暖和一些。新来的客人自顾自地 说10到12年以前的卢金夫人是一个相当优雅、活泼的小 女孩,现在变胖了,变白了,变文静了;而卢金夫人则发现以 前那个经常来他们家拜访的羞怯、沉默的小姑娘,那个爱上 了一个后来被开枪打死的学生的小姑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诤风趣自信的夫人。

"那么这就是你柏林的……真心地感谢你V我几乎要冻 死了。在列宁格勒的家里比这里暖和,真的比这里暖和。"

"现在怎么样了,圣彼得堡?一定变了很多吧?"卢金夫 人问道。

防守

211

"当然变了,"新来的人活泼地回答。

"会是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卢金夫人说,若有所思地 点点头。

"噢,瞎说!根本不是那样的。他们在建设家园。连我 的儿子~^什么,你还不知道我有了儿子?——嗯,我有我 有,一个可爱的小家伙"~"连他都说,在家里,在列宁格勒 '他们工作,而在柏林布尔乔亚什么也不做。 ,他总是发现柏 林比家里差多了,他甚至什么也不想看。他很善于观察,你 知道,很敏感……"

不，说真的，孩子是正确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们已经超过了欧洲。就拿剧院为例。哦，在欧洲你们连一个剧院也没有，它根本不存在。我一点儿也不是，你明白的，一点儿也不是鼓吹共产主义。但是你得承认一件事：他们领先了，他们在建设，深入细致地建设。”

“我不懂得政治，”卢金夫人慢慢地伤心地说，“我只觉得……

，，

“我只是说一个人得思路开阔，”来访者飞快地说，“举个例子。当我刚一到达这里的时候，我买了一份流亡者报纸。当然，我丈夫说，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把钱浪费在——我的女孩——在这些垃圾上？’他说得比这还难听，但是看在礼节的分上我们就姑且这么说吧——但是，‘不，，我说，‘你得看到所有的方面，绝对不偏不倚地调查一切事情。’想象一下——我打开报纸开始阅读，那上面印刷着那样的诋毁，那样的谎言，一切都毫不掩饰。”

“我很少看俄文报纸，”卢金夫人说，“举个例子，妈妈从塞尔维亚订了一份俄文报纸，我相信——”，

21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这是阴谋，”那位夫人继续说，“除了污辱什么也不是，没人敢站在我们一边说好话。”

“真的，让我们说点别的吧，”卢金夫人痛苦地说，“我不会表达，我很不善于说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你是错误的。如果你想哪一天和我的父母谈论这件事的话……”（她一边说一边不愉

快地象着她母亲凸鼓的眼睛和刺耳的惊叫。)

"啊，你还是没有长大。"那位夫人宽容地笑了。"告诉我 你做些什么，你的丈夫做些什么，他是什么人?"

"他以前从事的职业是象棋，"卢金夫人回答，"他是一个出色的象棋手。但是后来劳累过度，现在正在修养；还有， 请你一定不要当他的面提起象棋。"

"好的，好的，我知道他是一名象棋手，"新来的人说。"但是他是什么？ 一个革命者？ 一个白匪？"

"我真的不知道。"

卢金夫人笑了。

"我听说过他的一些事情。"新来的人继续说，"当你的妈妈告诉我说1'尔嫁给了一个叫卢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可能是他。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关系很好的熟人，她告诉我说自豪得那么天真——她怎样教她的小外甥下象棋，他后来怎样成为一名出色的……，'

谈话进行到这时的时候，从隔壁的房间里传出来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人撞在什么东西上后^出的一声叫喊。 ，

"等一下，"卢金夫人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想推开通向客厅的房门，但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取道门厅向客厅走去。在防守

213

客厅里她看到了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景，卢金穿着睡袍 和卧室拖鞋，一只手里还握着一块白色的面包——但是，当然不是这个吓了她一跳~~使她吃惊的，是使他的脸部扭曲的颤抖着的

兴奋的表情、圆睁的闪亮的双眼、看起来变得起伏不平的额头和鼓起的血管。起初当卢金看见他的妻子的时候，他仍然自顾自地站在那里张着嘴望着书房的方向。一会儿之后，他发现他的激动是由快乐产生的。他冲着他的妻子快乐地磕了磕牙齿，又笨重地转了一个圈，差点儿将棕榈树碰倒，并且甩掉了一只拖鞋，拖鞋像一个活物一样滑进饭厅，饭厅里的可可茶正在冒出蒸汽，拖鞋迅速尾随着蒸汽滑行起来。

"没什么，没什么，"卢金诡秘地说，像一个陶醉在秘密发现中的人一样，他拍了拍膝盖，又闭上了眼睛并开始晃脑袋。

"那位夫人从俄国来，"她试探着说，"她认识你的姨母，她——呃，你的一个姨母。"

"好极了，好极了，"卢金说，突然笑得喘不过气来。我怕什么？她想。他只是感觉开心罢了，他睡醒后心情很好，想要，也许……

"是某个人的笑话吗，卢金？"

"是的，是的，"卢金说，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补充说道："我想穿着睡袍去介绍我自己。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这很好，"她也笑着说，"吃点东西，穿好衣服。今天上午好像暖和一点了。"

卢金夫人将丈夫在饭厅安顿好之后，迅速走向书房。她

图片。

"听着，"她看了一眼卢金夫人说道，"我要借用你一下。 我需要买一些东西，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柏林有哪些最好的商店。昨天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站了整整一小时，站在那儿，我猜想也许还有更好的商店。而且，我的德语也不够用……，卢金坐在饭厅里，不时拍拍膝盖。真的有些事情值得庆祝一下。自从那次舞会之后他一直在努力寻求的组合今天终于有了答案，它突然在他的面前显露了出来，这全亏了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被他偶然听到的一句话。最初，他只是体会到了作为一名象棋棋手的欣喜、自豪和解脱，以及艺术家们所具有的人所共知的那种和谐的心理活动。但后来，他终于意识到了他的这一发现的真谛——喝完了可可茶，刮过胡子，将饰钮换到一件干净的衬衫上之后，欣喜的心情突然消失了，其它一些感觉征服了他。象棋问题中的一些组合，能够隐讳地在实际比赛中重现——同样，一种他所熟悉的模式也开始连续在他的现实生活中重现。当这种由真实的重现而产生的最初欣喜之情过去之后，当他开始仔细反思他的发现的时候，卢金战栗了。怀着模糊的赞美和恐惧的心情，卢金发现他的童年的印记（乡下房子……城市……学校……姨母）一步一步重复得那么可敬，那么优雅，那么灵活，但是他仍然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组合的重复在他的灵魂中会激起如此深切的恐慌。他真切地感觉到了一样东西的存在：一种由于很久没去注意棋步的精巧顺序而产生

防守

生的烦恼；现在，回忆起一些细节——曾经有过太多的棋步 顺序，它们有时展现得那么娴熟，以致于即使是重复的棋步 也无从辨认了一卢金很生气自己没有思考，没有采取主动，而是带着盲目的信任任凭组合自己展开。但是现在他已 下定决心要更细心一些，要密切地注意将51^棋步的进展，如 果有的话——当然，当然，对他的发现要绝对保密，要表现出快乐的样子，极其快乐。但是，从那天起，他就不会再闲下 来了^他不得不，如果可能的话，设法找到一个防守办法 来对付这个背信弃义的组合，使自己挣脱出来；为此，他需 要预想一下它最终的结果和它不祥的走向，然而这似乎是 办不到的。一想到重复可能还会继续，他就变得十分恐惧， 他甚至想到去停止生命的时钟，去永远终止比赛，把自己封 冻起来。但是同时他也注意到自己仍旧继续存活着，某种准 备还在进行着，是一种潜伏的进展，他没有力量去停止这个 运动。

也许他的妻子能够更早些地注意到卢金的变化，注意 到他在沉默的间隔之间呆板的快乐，如果她这些天同他在 一起的时间多一些的话。但是，他的变化恰巧发生在她被借 用的这些天里，像她已经答应的那样，被那个俄国来的纠缠 不休的夫人借用——她迫使她不得不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 从一家商店跑向另一家商店。那位夫人不紧不慢地试帽子、 衣服和鞋子，然后对卢金夫妇进行长时间的拜访。她继续像 以前那样坚持说欧洲没有剧院，继续用冷冰冰的不假思索 的语调发出“列宁格勒”(而不是彼得堡)这个音。为了某种 原因，卢金夫人很怜悯她，陪她去

咖啡馆，给她那个胖墩墩、

21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忧郁的。小男孩买玩具。小男孩在陌生人面前语言功能丧失 殆尽，他惊恐地而且不情愿地接受了 她赠送的玩具。这时他 的母亲又声明这里根本没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渴望着回到 他的小伙伴中去。她也去拜见了卢金夫人的父母，但遗憾的 是，关于政治的谈话没有发生，他们只是共同回忆着以前的 熟人；而卢金则坐在一旁默默地专心致志地吃着巧克力，然 后脸突然红了，被匆匆地带出了房间。

天气越来越暖和，有一两次卢金夫人对丈夫说，等这个 不幸的孩子和有着见不得人的丈夫的不幸的夫人一走，他 们当天就去墓地，绝不拖延，卢金带着殷勤的笑容点了点 头。打字机、地图册和图画都被放弃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明 白，这些只是组合的一部分，只是对他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 的所有棋步的一个错综复杂的重复。

这些日子过得真可笑：卢金夫人觉得近来自己对丈夫 的心情关心不够，有什么正在一点一点地从她的控制范围 中向外溜走。然而，她仍然继续礼貌地听着来访者喋喋不休 的话语，把她的要求翻译给商店售货员。特别不愉快的事情 是，当一双已经穿过一次的鞋子被发现不合脚的时候，她不 得不再一次陪她去商店。气得脸色铁青的夫人用俄语痛斥 着商家，要求另换一双鞋。她还 得去安抚她，让她的尖酸刻 薄的表情大规模地缓和下来，缓和成德国的版本。

在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带着小伊万来告别。她把小伊万留在书房，然后同卢金夫人去卧室，让卢金夫人第一百次给她展示她的衣橱。伊万坐在沙发椅上挠着膝盖，努力不去看卢金，这时的卢金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是好，在心里盘算

防守

217

着该给这个窝窝囊囊的男孩找点什么事做。"电话！"终于，卢金大叫一声，用一只手手指指着电话，故做吃惊地开始大笑起来。但是伊万闷闷不乐地顺着卢金手指的方向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又收回了他的目光，嘴唇下垂，哭丧着脸。"火车和悬崖！"卢金又喊了一句，伸出了另一只手，指着钉在墙上的自己画的图片。伊万的左鼻孔下悬着一小滴闪光的液体，他吸了一下鼻子，无动于衷地看着前方。"某个神曲的作者！"卢金吼叫，抬起一只手指向但丁的半身像。沉默，轻轻地吸鼻子的声音。卢金也被自己体操般的动作折腾累了，沉默起来。他开始琢磨饭厅里有没有糖果，或者是不是该去客厅玩一会儿留声机，但是沙发椅上的小男孩的存在使他就像进入了催眠状态，他无法离开这个房间。

"要是有个玩具就行了。"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向书桌望去，他看见了一把裁纸刀，私下里揣摩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的好奇心是不会被一把裁纸刀激发起来的；于是他又绝望地在衣服口袋里摩挲，在这里他又一次，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感觉到在他的尽管是空荡荡的左口袋里面有某个无形的物体。卢金认为这个现象一定能吸引小伊万，于是他在伊万旁边的沙

发边上坐了下来，诡秘地眨了眨眼睛。

"一个魔术，"他一边说一边将口袋掏了出来，表明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个漏洞同魔术没有关系。"他解释道。

伊万无精打采地、用恶意的眼神看着卢金的举动。—"但是，然而，这里确实还有一样东西。"卢金着迷地说，眨了眨眼睛。"在衣服里子下面。"\

21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伊万轻蔑地哼了一声，耸了耸肩扭过身去。"对了！"卢金大叫着说，作出表示欣喜的手势，一只手伸进口袋上的漏洞里面，另一只手向上托起衣服的底襟。起初一个红色的小角露了出来，然后全都出现了一个皮

面的薄笔记本形状的东西。卢金眉毛高挑打量着它，在手里摆弄着它，将皮革上的一条裂开的小边撕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它不是笔记本，而是一个仿搓纹革做成的折叠式小棋盘。卢金马上就想起这是巴黎的一家俱乐部赠送给他的——那次锦标赛的所有参赛者都得到了这个小玩意——它不仅仅是俱乐部的纪念品，而且是一家商行的广告。这个袖珍棋盘的两个扇面都包含一些赛璐珞做成的小东西，样子像小指甲，每一个上面都画有象棋棋子的图案。这些小东西的尖底插在方格底边上的小缝里，所以它们的绘着图案的圆顶都平躺在棋盘上。这样处理过后产生的效果是既优美又整齐——这个红白相间的小棋盘、这些光滑的赛璐珞指甲、还有沿着棋盘水平边缘压印上去的金色

字母和垂直边缘旁的金色数字都令人羡慕不已。

卢金快乐地张着嘴，轻快地移动棋子~开始的时候，他只是碰碰第二排上面的一排小兵，但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用手指尖将那些可以插入的小棋子都拔了出来，摆出了他同图拉提比赛时中断的棋局。棋局几乎一下子就摆好了，于是，这上面所有的物质属性马上就消失了：放在他手掌上的小棋盘变得没有了形体，也没有了重量，仿佛揉进了，一片粉红色的奶油般的云雾之中，一切都看不见了，只有防守

219

象棋还存在，复杂、尖锐、充满了各种超凡的可能性。

卢金一只手指顶着太阳穴，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所以他没有注意到伊万由于无事可做已经爬下了沙发椅，开始摇晃落地灯的黑色支柱。落地灯向一边倾斜起来，随即灯灭了。卢金在一片漆黑中回过神来，在最初的瞬间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的旁边一个看不见的人在修理着什么，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突然，桔黄色的灯罩又亮了起来，发出透明的光线，一个雪白的剃着光头的小男孩正跪在地上将灯线拉直。

卢金猛地一惊，砰地合上棋盘。一个可怕的另一个自己，小卢金，就是为了他他才又把棋子摆上的，现在的小卢金正双膝跪在地毯上爬着……这一切从前曾经发生过……现在他又被这一切抓住了，他不明白一个熟悉的主题到底是怎样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出现的。接下来，一切又都恢复到了平衡状态：小伊万抽

着鼻子又爬上沙发椅，在卢金书房昏 暗朦胧的桔黄色灯光中轻轻地摇晃着；红色的仿搓纹革笔记本无辜地躺在地毯上^但是，卢金知道，这只是一个花 招，那个组合仍未发展完全，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崭新的不祥的 重复显现出来。

他迅速地弯下身去拾起那个又一次如此性感、如此可 怕地占据了他的想象的事物的物质外壳，将它放进口袋，盘 算着哪里是藏它的更保险的地方；就在这时，他听见了说话 声，他的妻子和来访者一同走了进来，两个人都像似穿过香 烟的烟雾一样向他游过来。

"伊万，起来，我们该走了。是的，是的，亲爱的，我还有

22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许多东西要收拾，"夫人说，然后向卢金走过来开始同他道 别。"非常高兴认识你，"她说，努力在所说出一个一个词 之间去重温她以前不止一次地有过的想法：一个笨蛋，一个 怪人！"非常高兴。现在我能够告诉你的姨母我已经看到了 她的小棋手，现在长大了，出名了……^

"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来看我们。"卢金夫人急忙大声 地打断她的话，第一次带着仇恨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微笑 的蜡黄色的嘴唇和无情的愚蠢的眼睛。

"那是当然，这是不用说的。伊万，起来，说再见！"伊万 不情愿地说了，他们一同走进了门厅。

"在柏林送客人出去总是小题大做的。"她讥讽地说，看 着卢金夫人从窗前矮几上拿起钥匙。

"不，我们有电梯，"卢金夫人语无伦次地回答她，怀着强烈
的不耐烦的心情渴望着这个夫人早早离去，她眉毛一挑示意卢金
替她拿来她的海豹皮外衣。卢金只是把孩子的 外套从衣帽架上
取了下来……幸好女佣在这时出现了。

"再见，再见。"卢金夫人站在门口说，来访者在女佣的 陪同下
在电梯里站好位置。卢金从妻子的肩膀上方看到伊 万爬上了一个
小凳子，但是在这时，门关上了，铁笼子里电 梯降了下去。
卢金夫人跑回书房，脸朝下趴在了沙发椅上。卢金在她的旁边
坐下，在心底开始费力地制造、粘合、缝补 出一个笑容，准备
在妻子回过头的时候马上就把它送上去。笑容很成功地出来了
。

"噢呼，"卢金夫人叹了口气，"我们终于摆脱他们了。"她迅速
抱住他，开始亲吻他——右眼，下颏，左耳——严格
防守

221

恪守着他曾经赞许过的先后顺序。

"好了，快活起来，快活起来，"她重复说，"那个夫人现 在已
经走了，消失了。"

"消失了。"卢金顺从地说，叹了 口气，吻了吻正在拍抚 他的
脖子的那只手。"多么温柔，"她轻声地说，"啊，多么甜
蜜的温柔……'，

到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了，她去脱衣服，卢金在所有的三
个房间里寻找一个可以藏象棋的地方。哪儿都不安全。别
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每天早晨都被贪婪的真空吸尘器的

拱嘴所侵占。藏一件东西太难、太难，别的东西都既嫉妒又不友好，牢牢地固守着它们的位置，不允许一个无家可归的、逃避追赶的东西占据它们的一点点空隙。

那天晚上他没能找到藏仿搓纹革笔记本的地方，因而他决定索性不去藏它了，干脆把它扔掉算了，然而事实表明这也是绝不容易的；所以它还是待在了他的衣服里，一直到几个月之后，当所有的危险都过去很久、很久了，这个袖珍棋盘才被重新发现，但是在那时，它的来源却是无人知晓了。

222

14

卢金夫人自己也承认那位俄国女士对她家三个星期之久的拜访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来访者的态度是虚假和愚蠢的——如何证实呢？近几年来她对干流亡科学不太感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她父母的貌似有理地加了许多文饰的见解，却毫不介意她在一次移民政治会议上所听到的讲话内容。她为自己的这种状况而感到恐惧。她忽然想到卢金可能也对政治有一定的见解——可能和其他的数以百计

^ 守

223

的聪慧的人一样对政治着迷。

卢金有必要将精力放在一个新的事物上去，他已经变得很奇怪了，又开始闷闷不乐了。他的眼光闪烁，好像是在对她隐瞒着什么。她担心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完全占据他时间的爱好。她指责自己思维狭窄，没有找到一个领域，一个主意，一个目标

，去为卢金那暂停不用的智慧提供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她知道她必须赶紧行动，卢金生命中没有被占据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被幽灵钻了空子。在去风景名胜地之前有必要再为卢金寻找一个有趣的游戏，然后再去求助于旅游这剂镇静药~它是治愈浪漫的百万富翁坏脾气的关韩所在。

她从报纸开始入手，她拿出钱预订了《旗帜》、《俄国人》、《流亡之声》、《联合》和《号角》，买来了最近几期流亡者杂志，做为比较她还买了一些苏维埃报纸和杂志。她决定每天晚饭后，他们都要大声朗读报纸给对方听。

她注意到有些报纸设有关于象棋的版面，于是她开始考虑是否要把这些部分剪去或毁掉，但又担心这种做法会使卢金厌烦，就像有趣的戏剧所表演的那样。有一两次：卢金的老游戏又重新出现在报纸上，这极为危险，令人不满。她不能藏起象棋版面的评论文章，因为卢金把它们收集了起来，打算装订成册。每当他打开刊有复杂的象棋棋局的报纸时，她都会注视着他的表情，而他一旦察觉到她的目光就会匆匆掠过那个版面。

她不知道他是怀着何等的耐心期盼着星期四和星期一象棋版面的出现，也不知道当她不在面前时，他是怀着怎样

22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好奇仔细观看那些印刷出来的棋赛。当他的妻子大声地给他朗读社论时，他匆匆瞥了一眼棋局画面，只这一瞥，他就记住了棋子的位置，记住了问题所在，并在头脑中开始思索这个问

题。

“……整个活动充满了必要的转移和扩张，它的目的在 于确保……”他的妻子用平平的语调读着，〔真是个有趣的 布局，卢金心里想到，黑方的后完全闲置着。〕“……在他们的重大兴趣上有一个明显分歧，而且有必要注意到这个 重压下的致命弱点……”（黑方很明显地有防御117位置的 办法，想到这里，卢金不由自主地微笑了一下。他的妻子停 顿下来，突然低声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如果在这一 方面，”她继续读道，“没有任何值得考虑……”（哦，太棒了！

卢金心中感到惊喜，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一个使人着迷的优雅牺牲办法力”……灾难即将发生。”

他的妻子读完了文章，叹了 口气。她越是认真地读报 纸，就越感到厌倦，因为报纸上的文章经常用一些含混不清 的词语、踏喻、假设和评论来掩盖她已隐约感觉到了的事实 真相。

当她转向另一个世界的报纸——苏联报纸时，她会不 寒而栗，那沉闷的会计室，那乏味的办公室，使她记起了她 和卢金为了某个微不足道的文件从一个部门跑向另一个部 门的情景。那次他们不得不去造访一个部门的一位毫无生 气的小文官。那个小文官衣衫槛褛，脾气暴躁，当时正在吃 着适宜糖尿病人吃的面包卷。他的薪水可能少得可怜，可能 已经结了婚，可能有一个身上长满皮痰的孩子。他们没能拿

防守

225

到那份需要他施舍签字的文件——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 依附在

那张纸上，如果没有它，一个人就会绝望地倒塌，破碎成片——事情还远不仅如此，事实上，不经过千年的绝望和空虚卢金夫妇根本无法得到它。减轻悲观情绪的惟一方法就是写申诉状。文官斥责了可怜的卢金，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吸烟了。卢金给吓了一跳，忙把烟蒂塞进口袋里。通过窗户可以看见下面一所有着脚手架和倾斜的屋顶的房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挂着文官的一件黑色小茄克，工作时间他用稍稍体面些的另一件衣服替换了它。他的办公桌好像是涂满了紫墨水，给人一种同样超乎寻常的无助感。他们空着手走了出来，她感到她似乎需要进行无穷无尽的抗争，而实际上她已被击败，文官轻蔑地拒绝了她那胆小的贿赂——三支香烟。而在另一个机构里，他们很快就得到了需要的那张纸。后来卢金夫人害怕地想到，打发他们走的那个 小文官可能想象他们会孤魂般极度沮丧地在真空中游荡，也可能在等待着他们屈服后哭泣着返回来。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拿起莫斯科报纸，这一幕就会浮现在她的眼前，也许是同样的厌倦和怜悯的感觉，但是对她来说这还不够，她没有得到满足“^”她突然意识到她还在寻找一种程式，一种正式情感的体现，可这根本不是问题所在。

她无法领悟各种流亡报纸所表达的模糊的见解之间的复杂的斗争，这种意见分歧使她感到吃惊，她很沮丧地认为，任何一个与她父母想法不一致的人的思想都同那个风趣的、曾给一群咯咯傻笑的女孩子们讲社会学的跛腿家伙

相一致。—报纸里出现了最使人难以理解的观点和最阴险的充满敌意的主张——如果这一切对于她的大脑来讲过于复杂的话，那么她的心灵可以明显地领悟到，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人们都在遭受折磨或是想要折磨别人。但是在别的地方，折磨程度或许要比这里强烈百倍，因此这里还是比较好的、

当轮到卢金读报时，她会为他选择一篇幽默的文章或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他读报时有些口吃，很滑稽，一些词的发音很奇特，有时读过了一个句号未做停顿，有时还未到句号却停顿下来；没有任何逻辑依据便会随意读成升调或降调。她不难看出，他对报纸不感兴趣；当她就某篇他们刚刚读过的文章与他交谈时，他总是匆匆同意她的观点。为了检验他是否在思考，她故意说所有的流亡报纸都是在说谎，他竟然也同意了。

读报纸是一回事，接触人是另一回事。可能多听听别人的谈话会对他有益处的。她想象着具有不同倾向的人——譬如那些她母亲所说的“一串知识分子”聚集在他们的公寓中，当听到这些现场的关于新主题的争论和谈话时，卢金将会做何反应？即使不产生些新思想，至少也会暂时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在她母亲的所有熟人中，正如她母亲有点情调地肯定的那样，最有智慧、甚至有些“极左”的人是奥列格，塞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可当卢金夫人请他带来一些有趣的、思想解放的，不仅读《旗帜》而且读《联合》和《流亡之声》

的人时，斯米尔诺夫斯基却回答她说，她应该知道他已不再参与这样的圈子，而且开始谴责这样的参与了，并很快地解释说，他参与了另外一个圈子，而且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卢金夫人开始感到头晕，与在游乐场里坐转盘时的感觉一样。这次失败之后，她开始从她记忆的每一个角落中搜 寻她偶然遇到'的；现在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人。她想起了在柏林应用艺术学校里坐在她旁边的一个俄国女孩，她是某个 民主群体中一个政治人员的女儿；她想起了去过许多地方、喜欢讲述一位老诗人如何长逝于他的怀中的阿尔费央诺 夫；她想起了一个在一家发表自由主义者言论的俄国报工 作的 不受赏识的亲戚，这家报纸的名字每天晚上都要被街 道拐角卖报纸的胖妇人粗声大气吆喝。她还选择了一两个 其他的人。她想到，许多知识分子或许还会记得作家卢金或 是知道棋手卢金"因此会愿意来她家做客的。

卢金真的介意这一切吗？惟一真正梗他感兴趣的是他 深陷其中的复杂精巧的象棋比赛。他无助而忧郁地寻找着棋步重复的迹象，仍在怀疑它的结果。但总是严阵以待、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是不可能的，有些事物会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

他时而会因报上刊出的比赛感到轻松愉快——时而 又会绝望地感到他当时太粗心了。他的生活 已走出了微妙 的一步，而那致命的组合仍在残忍地继续着。于是他决定增 加他的警备状

态，在他的生命中的每一秒钟之内都保持他的轨迹，因为陷阱无处不在。最使他烦恼的是他无法发明的一种有效的防守措施，因为他仍然没有破译出对手隐含着

22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的用意。

就他的年龄而言，他有些过于笨重，肌肉过于松弛。他在他妻子挑选的客人当中走来走去，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以使他可以时刻寻找和倾听他的下一步走法的暗示。这种暗示也许会碰巧发生，某个棋子会向前移动，但它却没有使组合的一般意义明朗化。他头脑中的比赛尚未开始，而他却被可怕的反对方力量引导着，很难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人们向他提着问题，他不得不把问题重复几遍才能弄懂它们的简单含义，并找到一个简短的回答。

三间大屋子极为明亮——每一间都不必点灯——人们坐在餐厅里，坐在客厅里不舒适的椅子上，坐在书房的沙发椅上。一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裤子的人奋斗了好几次才坐到了写字台上，他向旁边挪了挪一盒颜料和一摞报纸，好使自己不至坐到上面。一个为了饰演多个角色而巧妙地处理过面部、嗓音浑厚的老演员（他有一次穿着地毯鞋成功地演出了一部需要诉苦、呻吟、扮鬼脸和苦相、大声表达自己情感的戏）坐在记者巴斯肥胖的、黑眼睛的、曾经是个演员的妻子旁边的沙发椅上，和她共同回忆着他们在伏尔加城一起演出的一部传奇剧《爱情的梦想》时的情景。

"你还记得由于高帽子而引起的混乱吗?而我却轻松地 圆下场来。"男演员高兴地说。

"无休止的热烈掌声,"黑眼睛的女士说,"他们给了我 那么热烈的掌声,以致于让我永生难忘……"

他们就这样互相打断着对方的话,竞相述说着自己的 辉煌。那个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人第三次向沉默的卢金要

防守

229

上一支烟。他刚刚开始写诗,朗读自己的诗时他总是充满了 热情,带着歌曲一般的轻快的节奏,轻轻摆动着他的头,仰 望着天空。他通常昂着头,因而他那巨大的、移动着的喉结 极为突出。他再也不会得到香烟了,因为卢金已经心不在焉 地走进了客厅。诗人尊敬地注视着他那肥胖的颈背,想象着 他曾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棋手,并且盼望着能在休息时和康 复的卢金谈论谈论象棋,因为他极热衷于象棋。而后他从门 缝中看到了卢金夫人,于是又思忖起是否有必要尾随她。

卢金夫人正微笑着在听魁梧的、脸上长着麻子的记者 巴斯说话,同时在考虑让这些客人都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茶 是多么困难,是不是在他们现在各自坐的位置喝茶会好一 些?巴斯话说得非常快,好像是铤迫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表 达出他的全部的思想,他不停地用一些附加语来支持和调 整他的话语,如果他的听众们注意力集中,就会逐渐意识到 这些使人困惑的句子能渐渐显示出令人震惊的和谐,他偶 尔带有不正确重音和陈词套语的讲话时而也会发生一些变 化,就好像从他所表达的内容中获得

了优雅和高贵的品质 一样。

卢金夫人看到了她的丈夫，急忙将一个装有一只剥好了皮的漂亮桔子的盘子塞到他的手中，然后从他的身旁走过，去了书房。

"注意一下，"听完了记者的一席话并赞同他的观点的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说，"注意，丘特切夫的夜晚是凉爽的，天空中的星星是圆圆的、潮湿而有光泽的，不仅仅是小亮点儿。"他不再多说话了，因为他通常很少说话，而且从不说这

23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样不太谦虚的话，就好像害怕显露出那本不属于他却委托他保管的珍贵物品似的。

卢金夫人偶然喜欢上他了，可能是因为他朴素的衣着，中性的相貌。他自己则好像只是一只装有神圣稀有物质的器皿的外部，如果在粘土上涂色就会亵渎神灵。他叫皮特洛

夫，没有一点惊人之举，他什么也没写过，像乞丐一样生活着，却从不对人讲这些。他在生活中的惟一作用就是虔敬精心地保存那些委托给他的需要完整地保持其细节和原貌的东西，因此他连走路时都迈着小碎步，竭力不碰到任何人，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只是当他表示对他人的亲善般的关心时，他才会把那许多神秘地保存在他体内的东西'显露出一小点儿——也许是温柔的、无关紧要的话语，也许是普希金作品中的一行话或是一种野花的俗称。"

"我记得男主人的父亲。"当卢金走进饭厅时记者说道，

"他们父子长得不像，但是肩膀有些相似。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好人，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什么？你们真的觉得那些写给儿童的、有着石印油画插图的神话故事……"，：

"请大家到客厅，"卢金夫人边和她在书房中找到的三个人一起走出来边说，"茶已经准备好了，来吧，请过来吧。"、一些人已经在桌子的一边坐好了；在另一边卢金孤零零地坐着，忧郁地低着头，一边嚼着桔子一边搅着杯中的茶。阿尔费央诺夫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个黑皮肤的盛装女孩，她北美黄鹂画得极好；接下来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自称是印刷工人骨子里却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秃头年

防..守

231

轻人；再旁边是两个律师的妻子。坐在桌旁的还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瓦西里，瓦西列维奇，：他有些羞涩，^他神情严肃且思想单纯，留着金黄色的胡子，穿着一双老年人常穿的普鲁涅拉厚呢鞋。在沙皇统治下，他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出国了，1917年他回国时正赶上了革命，随后又被流放了。

他热切地谈论他的.地下.工作，谈论考茨基和0内瓦，并充满感情地注视着卢金夫人，因为她长得很像那个和他一起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并肩战斗过的目光清澈的理想女子。

^当所有的客人都聚在一起围坐在桌旁时，又出现了通常情况下的冷场，屋子里极其安静，以致于人们甚至可以听见端茶上

来的女佣的呼吸声。卢金夫人有好几次都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想法，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责问女佣为什么呼吸这样沉重，她能否轻点呼吸。总的来说她不够麻利，这个矮胖的女佣——接电话时更为糟糕。

卢金夫人一边听着呼吸声，一边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这个女佣令人发笑地费力地通知她，"一个弗……弗尔……弗尔蒂先生。在这儿，我记下了电话号码。"卢金夫人接通了电话之后，一种糟糕的局面呈现在她的面前：一个尖利的声音回答说这是一个电影公司的办公室，这里根本没有叫弗尔蒂的人。

她想以批评德国女佣这个话题来打破沉默，忽然发现谈话已经展开了，他们正在谈论一本新小说。巴斯认为这部小说写得极为精巧，微妙，一字一句都显示出作者的不眠之夜；一个女人说，哦，不，它很容易读懂。"皮特洛夫凑近卢金夫人，在她耳朵边小声地引用了茹科夫斯基的一句话：

23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经过艰苦劳动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被人轻易地读懂。"诗人打断了别人的谈话，费力地发出了"e"音，大声吵嚷茹科夫斯基是一个没有头脑的鹦鹉。没有读过这本小说的瓦西里，瓦西列维奇不赞同地摇了摇头。

他们在前厅排列式地互相道别，因为他们在街上还要道别，尽管朝同一个方向走——面部经过巧妙处理的演员突然用手拍了一下前额，"宝贝儿，我差点忘了，"他对卢金

夫人说，每说一个词都捏一下她的手。"有一天，电影界的一个男演员想要你的电话号码——"他做了个鬼脸，然后松开了她的手。"什么. 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拍电影吗？哦，是的，是的，带有特写镜头的一大段。"此时他被诗人用肩膀挤到了一边，因而卢金夫人无从知道他所指的要她电话号码的是哪个男演员了。

客人们走了。卢金坐在桌旁. 桌子上是剩下的茶点，空的和半满的玻璃杯，就像果戈里的作品《钦差大臣》结尾部分姿态各异的人物一样。他的一只手平放在桌布上。他那浮肿的眼睑向下垂着，看着从他的手指中刚刚落下的、痛苦地蠕动着的一根火柴杆的一端。

他那张鼻子和嘴周围布满了松散皱纹的大脸盘被微弱的光线照亮了，他那虽然经常刮却不断长出的胡碴被镀上了一层金色。那件粗糙的深灰色套装把他裹得更紧了，尽管做的时候留了很大的余地。卢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盛着糖果的玻璃盘子发着微光；一只远离其它的玻璃杯或盘子的茶匙仍然躺在桌布上，不知什么原因一小块极具诱惑力、质量也确实很好的奶油酥松西点却留在那里没有被

防守

0 0 0 ^00

吃掉。

怎么啦？卢金夫人看着她的丈夫心中暗想、天呀，发生了什么事？她痛苦地感到虚弱无助，就好像接到了一桩棘手的工作。一切都是枉费心机——挖空心思去想娱乐的办法、邀请有趣

的客人，这些做法都毫无意义。她企图想象一下自己带着盲目忧郁的卢金在里维埃拉游玩的情景，但她所能想象到的只是卢金坐在他的房间中呆望着地板。带着要透过命运的锁眼向里张望的渴望，她俯上前来观望她的未来——10年，20年，30年——全都是一个样，没有任

何改变，同样忧郁地弓着背的卢金，毫无生气，毫无希望。邪恶的一文不值的想法！她重新振作起来。头脑中充满了她所熟悉的想象和关怀，现在该上床休息了，下次最好不要买那种白脱咸酥饼，皮特洛夫是多么让人喜欢，明天早晨他们又要去看他们的护照。去墓地的，又要被推延了。似乎没有比坐上开往郊外的出租车，穿过荒原上的〕、路到俄国

小墓地去更简单的4〔了，但是他们却总是去不了，不是卢金牙疼，便是护照出问题，或者是其它别的什么事——总是一些难以预料的极其微小的障碍。现在有多少烦心事啊……卢金一定要去治牙。

"又疼了吗？"她把手放在卢金的手上问道。"是的，"他边说边歪曲了脸，出声地吸着一边的脸颊。为了解释他低沉的情绪和寡言少语，他那天发明了牙疼这个借口。

"明天我就打电话叫医生。"她果断地说。

"没有必要，"卢金抱怨道，"请不要，没必要。"

他的嘴唇颤抖着，他感到自己好像要哭了。一切都变得

"什么没有必要，嗯？"她温柔地问，闭着嘴发出一个声音表示疑问。他摇了摇头，又开始吸他的牙齿。"没有必要去看牙吗？不，卢金一定要被带到牙医那儿，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卢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托着腮走进卧室。"我会给他一片药："她说，"我会这样做的。19

药片不解决问题。他的妻子睡着之后很久卢金仍然醒着。坦白地讲，只有在晚上，在安全的卧室中，在失眠的时候才是他惟一能够静静地思考而不必担心在恶魔般的组合中错过新棋步的时刻。

在夜里，尤其是当他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他可以尽可能地谨慎小心地重复思考他可能面对的各种棋招，然而每当他开始想他应该用怎样的战术时，他就会可怜地为那次惨败而感到慌乱、害怕。在那场缓慢绝妙的进攻面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他竭力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要尽可能地将这寂静黑暗的夜晚延长下去，他要在午夜阻止时间的流逝。他的妻子悄无声息地睡在旁边，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只有床头柜上的小闹钟的嘀哒声显示出时间还在继续流淌着。卢金听着这微小的似心脏一样的跳动声，又陷入了沉思，而后他被吓了一跳，因为小闹钟的嘀哒声停止了。他似乎感到夜晚已经永远地停滞了，现在没有任何声音显示时间的流逝了，时间死了，一切都还安在，天鹅绒般的沉默。睡眠不知不觉地战胜了这种幸福和解脱。可是现在在睡梦中，他得不到任何休息，因为睡梦是由34个方块和一个巨大的棋盘组成的，他颤抖着一

防守

235

丝不挂地站在棋盘的中央，就像一个小兵，凝视着其它位置上模糊不清的、大脑壳的、带着皇冠和鬃毛的巨大的棋子们。

他醒来时他的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弯下身，吻着他的额头。 ^

"早上好，亲爱的卢金，"她说。"现在已经10点钟了。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去看牙还是去办签证？"卢金迷惑地看着她，又立刻闭上了眼睛。

"昨天晚上谁忘了给小闹钟上弦？"他的妻子笑着说，轻抚着他白白的脖子。"这样你会把整个一生都睡过晏的。"

她把头弯向一边，看看他丈夫枕头中的胖胖的侧脸，发现他又睡着了，便微笑着离开了卧室，她站在书房的窗前凝视着冬天寒冷无云的蓝色天空，想到今天可能很冷，卢金应该穿毛衫。

写字台上的电话铃响了，一定是她妈妈来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过去吃饭。

"喂！"卢金夫人坐在椅边上。 、 "喂喂，"一个陌生的声音焦急地大喊着。'： "是的，我在听，"卢金夫人挪到了一把扶手椅上。 "你是谁？" 一个带有浓重俄国口音的人用德语不高兴

地问。

"您是哪位？"卢金夫人问。： "卢金先生在家吗？"那个人用俄语问道。 "您是哪一位？"卢金夫人微笑着问。

沉默。，： \

23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那个人似乎在考虑是否应该报出姓名。

"我想和卢金先生说话，"他又用德语说。"我有一件非常紧急和重要的事情。"

"等一下。"卢金夫人说。她在房间中来回踱了两趟。没有必要叫醒卢金。她又回到电话旁边。

"他还在睡觉，"她说。"如果你想要留个门信……，"

"哦，这太麻烦了，"那个声音最终还是采用了俄语。"我是第二次打电话了。上一次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这件事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允许丝毫耽搁。"

"我是他的妻子，"卢金夫人说。"如果你需要……"，

"非常高兴与您认识，"那个声音突然打断她的话。"我叫瓦伦提诺夫。你的丈夫一定和你谈起过我。是这样的，他一醒来就让他叫一辆出租车来我这儿。地址是拉本斯特拉斯大街82号。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对他来讲很重要。"那个人又改用了德语。也许是因为这件的重要或只是因为德语地址把他又拉回了同一种语言。

卢金夫人假装写下了地址，然后说："也许(尔还要告诉我是什么事情。"

那个声音有些不安与不快；"我是你丈夫的一个老朋友。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在正午12点等他。请转告他。每一秒钟^'，

"好的，"卢金夫人说，"我会转告他的，只是我不知道 ~可能今天他不太方便去。"

"只在他的耳边轻声低语：'瓦伦提诺夫在等你。"就可以了。"

那个人大笑着说，用德语说了声"再见"便咔喳一声

防守

237

撂了电话。^

卢金夫人在那儿想了一会」1. 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她 首先应该解释说卢金现在已经不下棋了。瓦伦提诺夫…… 现在她才想起来她在夜礼帽中发现过他的名片。瓦伦提诺 夫一定是通过象棋同卢金结识的。他从来也没有提过一个 老朋友。这个人的话是不可信的。她应该让他解释一下他 的职业。她真是个傻瓜。她现在应该做什么？问一问卢金？ 不。瓦伦提诺夫是谁？ 一个老朋友。戈拉斯基说他曾经被 问起过……啊，非常简单。她走回卧室，确信卢金仍在睡着 一他通常在早上睡得格外香甜一 一又走回到电话旁边。 很幸运男演员在家，他立刻大讲起关于在晚会上和他一起 谈话的那个女人的琐碎而无意义的事情。卢金夫人耐心地听他唠叨完之后开始询问瓦伦提诺夫 是谁。男演员感叹道，"哦，是的，"他接着说，"你看我是多么 健忘，如果没有提词员，生活真是没法过。"在详细地解释了 他和瓦伦提诺夫的关系之后他最后说，瓦伦提诺夫曾经是 卢金的棋父。然后男演员的话题又回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个 女演员身上，在谈完了关于她的最后一点琐事之后，颇善词 令地与卢金夫人道别，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吻你的小手

‘學’，，

"原来是这样，"卢金夫人挂上电话听筒，"明白了。"此刻她回想起在刚才的电话中她有一两次提到了瓦伦提诺夫的名字，如果她的丈夫碰巧刚才从卧室走到大厅则很可能会听到。她的心紧缩了一下，赶紧跑到卧室里去看她的丈夫是否还在睡觉。他已经醒了，正躺在床上吸烟。

238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我们今天早上哪儿也不去，"她说，"因为现在太晚了。我们去妈妈那儿吃饭。再在床上躺一会儿会对你有好处的。你胖了。"她坚定地关上了卧室门和书房门，便开始急匆匆地在电话号码簿上寻找威利塔斯公司的电话号码。她听了听，认为卢金不在附近，便拨了号。她发现瓦伦提诺夫很难找。三个人轮流到电话机旁告诉她立刻就会把他找回来，可接线员把电话挂断了，她不得不重新开始。此刻她尽量压低声音，时而不得不极不愉快地重复她的话。最后一个疲倦微弱的声音沮丧地告诉她瓦伦提诺夫不在，但是他12点半钟一定回来。她请求对方转告瓦伦提诺夫卢金今天不能去了，因为他病了，会病好几天，并恳请他不要再打扰他了。

挂上听筒她又侧耳倾听了一会儿，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于是她如释重负地长长出了一口气。瓦伦提诺夫的事已经处理完毕了。谢天谢地只有她一个人在电话机旁，现在这件事结束了。很快他们就出发了。她仍得给她的母亲和牙医打电话。反正瓦伦提诺夫的事被处理完毕了。多么使人发腻的名字。

过了一会儿她变得若有所思起来，只是短暂的一瞬，她在头脑中进行了一次漫长消闲的旅行：她拉上瓦伦提诺夫进入了卢金的过去，并依据他的声音想象到了他的角质架眼镜和他的两条长腿。在她雾蔼般的旅行中，她竭力要寻找一个可以甩掉这个油滑、狡诈得令人厌恶的瓦伦提诺夫的地方，可是她没有办到，因为她几乎对卢金的年轻时代毫不知情。她竭力走得更远，更深些，经过了14岁神童居住过的旅店，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卢金的童年，那里的空气要比

防守 239

现在的清新——但是她无法把瓦伦提诺夫甩在那里。她带着更加可憎的负担走了回来，在卢金的青年！——一代到处是岛屿：他出！！去下棋，他在巴勒莫买明信片、他拿着——张神秘的名片……她被迫和趾高气扬的胜利者瓦伦提诺夫一起回来了，并把他交还给了威利塔斯公司，就像处理一个地址不详无法投递的挂号包裹——一样。那么就让他带着他那令人讨厌的绰号——棋父，不被察觉地、无害地呆在那——好了。

在去往她父母住处的路上，她挽着卢金走在阳光下有霜冻的街道上，她说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要出发了，在他们走之前一定要去一趟那孤独的墓地。她简述了一下他们本周的日程——办护照，看牙，买东西，告别晚会——星期五去墓地。

她母亲的公寓中很冷，因而虽然她母亲将一条带有牡丹花和青草图案的大围巾裹在了脖子上，却仍在不住地打着战。她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回来了，要了一杯伏特加酒并不停地搓着手发出干燥的沙沙声。

卢金夫人第一次感到生活在这些空旷的屋子里是多么地不幸和空虚，她注意到她父亲的欢乐同她母亲的微笑一样地不自然。他们两个都老了并且极孤独，都在竭力避免谈论卢金夫妇即将来临的远行。她回想起了当初他们曾经说过的所有关于她未婚夫的可怕的话，回忆起了她母亲的喊叫中蕴藏着的的不祥的警示："他会把你切成碎片的，他会把你放在炉中燃烧的……"然而现在，最后的结果却极为平静而且可悲。如今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死一般的微笑——家中仅仅是这般景象：画中狂妄自大虚伪的农妇，椭圆形的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镜子。柏林茶具，坐在桌边的四个人。

一首催眠曲，卢金那天暗想，——一首隐含着某种目的的催眠曲。它想使我放松，惕。；主意。注意。集中精力，保持清醒。

近来他所有的思维都具有象棋的性质，尽管他一直在抵抗着——他曾经禁止自己再去思考那场被打断了的和图拉提的比赛，不去打开那有着珍贵号码的报纸——即使是这样。他的头脑中出现的还是象棋，就好像他坐在棋盘旁一样。有时在梦中他向长着玛瑙般的眼睛的医发誓说他再

或瞥一眼报纸上的二三个游戏——只是因为无可做。其实这不是他的错，错误在于那些娴熟地重复着神秘主题的一系列普通的棋步组合。要提前预示下——一次重复是极其闲难的，但是只要再走几步。可能一切都会变得明晰了。也许

——1、防御的方法就会被找到了……

可是下一个棋步在缓慢地酝酿着。催眠曲持续了二三天。卢金为得到护照而去拍照片，摄影师用手托住他的下颔，把他的脸轻轻转向一边，让他张大嘴巴。嗡嗡地钻他的牙；嗡嗡声停止了，牙医在玻璃架子下找着什么，找到了，橡皮图章盖在了卢金的护照上，钢笔以闪电般的速度运动着。“在那儿。”他说，递过来一张有两排牙齿的文件。其中的两颗牙上面有用墨水加描的小十字。这一切都毋庸置疑，狡诈的催眠曲一直持续到了星期四。

星期四卢金明白了一切。

昨天他已经想出了一个有趣的、可能会挫败他神秘对防守

241

手策略的方案。这1、方案是由生命规则系统之外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不合理的步骤组成的，因此可以破坏他的对手计划中的棋步。这是一个试验性的防御，可以说是随机的防御——但是占金在难以预料的下一个棋步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防御了。因而在星期三下午正当他和他的妻子连同她的母亲一起逛商店时，他突然停下来叫道：“牙医。我忘了牙医。”

“别乱说，卢金，”他的妻子说，“怎么啦？昨天他已经说治好你的牙了。”

“不舒服，”卢金边说边抬起一个手指。“如果感到堵的东西不舒服……医生说如果感到不舒服我应该四点钟准时再到他那儿去。我觉得不舒服，现在已经3点50了，”

"你一定弄错了。"他的妻子微笑着说。"如果真的痛. 你当然应该去。然后回家。我大约6点钟回去。"

"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她母亲的语气中带有恳求的意味。

"不，我们今天晚上有客人，"卢金夫人说，"有您不喜欢的客人。"卢金摇了摇手杖以示告别，随后弯腰爬上了一辆出租车。

"一个小策略，"他嘿嘿地轻声笑着，因为觉得热便解开了大衣的纽扣。转过第一个弯儿之后，他让车停下了，付了钱，慢悠悠地徒步往家走，以便想出一个新的奇特的方法智取他的对手。他突然感到他以前也这样做过，因为有些害怕，于是他转身闪进了一家店铺，这是一家美发和妇女用品商店。卢金停下脚步环视四周，一个妇女微笑着问他想要点

24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11-么：

"买……"卢金继续向四周看着-他忽然看见了一个蜡制的半身像，就闹他的手杖指了指它（一个意想不到的举

"那个不卖，"那个妇女说。

10马克，"卢金边说边拿出钱夹。

"您想要买那1、模型？"那个妇女惊讶地问，又有人走了过来。

^是的'"边说边开始仔细察看那蜡制的脸。^谨慎点

儿。"他低声自语道。"我可能会跌入陷阱中！"蜡人的表情，她

的粉色的鼻子——这从前也发生过。

"我在开玩笑。"卢金说着便离开了美发店。他感到一阵 令人作呕地不舒服，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尽管他并不急着去 什么地方。

"家，家，"他咕哝着，"在家里我会把一切都恰当地联结 起来的。"当他走近房子时，他注意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闪 亮的豪华高级小客车、一个戴着礼帽的先生正向看门人询 问着什么。看门人看到卢金，连忙指着他大声喊道："他在那 儿)"那位先生转过身来。

比以前略黑一些，所以他的白眼球看上去更加明显，衣 着仍像从前一样时髦得体，今天身穿一件有黑，色毛领和白 色大丝绸披巾的外套。瓦伦提诺夫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向 卢金大步走来，在卢金身上投下了探照灯般的光芒，照亮了 卢金。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他看见了卢金苍白肥胖的脸庞和 眨动的眼皮，然而这张苍白的脸孔瞬即就失去了所有的表

防守

243

情，被瓦伦提诺夫握在南手中间的那只手也变得松软无力。 "我亲爱的男孩，"容光焕发的瓦伦提诺夫说道，"我很 高兴看见你。他们告诉我说你生病了，卧床休息了，亲爱的 男孩。但那只是一个疏忽……"当瓦伦提诺夫使劲地发出 "忽"这个音的时候，他湿润的红嘴唇向前噉起，同时又轻轻 地眯起双眼。

"不过，问候的话我们以后再说，"他打断了自己正在说 着的话，"砰"地戴上他的圆顶礼帽。"我们走。这件事特别 重要，耽

搁了就是……致命的。”他得出这个结论后就拉开了车门，然后伸出一只手臂搂住卢金，把他从地面上举起搬走，然后再放下，随后自己也坐了进去，紧挨着卢金坐在低矮、柔软的座椅上。

车里面一个尖鼻子、黄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斜着身子，脸正对着他们坐在一张可折式座椅上，身上穿着的外套领子向上竖起。瓦伦提诺夫在坐下来翘起二郎腿之后，马上重新开始了同这个小个子男人的谈话，显然他们的谈话刚才被中断了。现在，随着汽车的加速谈话的速度也在不断地加快。他继续尖刻详尽地训斥着小个子男人，完全顾不上卢金。

此时的卢金则像一尊被小心放置的、斜靠着什么东西的雕塑一样坐在一边，他完全呆愣着，瓦伦提诺夫发出的遥远而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 从一个厚窗帘后面传出来一样。对于那个长着尖鼻子的家伙，这可不是什么隆隆声，而是一股由极其尖锐和侮辱性的词语汇成的急流；威力是从瓦伦提诺夫那边发出来的，被侮辱的一方只能叹息，他看上去很

24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口]”怜，手里拨弄着身上那件用料极少的黑色外套上的一个伦提诺夫，但是后者咄咄逼人的直视让他无法承受。于是他只好马上紧紧地闭上眼睛，轻轻晃晃脑袋。训斥一直持续到旅程的最后一刻，当瓦伦提诺夫用胳膊肘轻轻地将卢金推出汽车，自己也随之下车并使劲摔上了车门时，被训斥得哑口无言的小个子男人仍坐在汽车里，汽车立即把他拉走了。

现在尽管车里宽敞多了，可他还是垂头丧气地弓着背 坐在可折叠式座椅上一动不动。卢金将呆滞的目光停留在 一个蛋壳白色木匣上。上面写着一行黑字：威利塔斯公司。 但瓦伦提诺夫马上就将他卷起。后来他被放在了俱乐部里 专用的那种扶椅上，这扶椅甚至比刚才汽车座椅更柔软更 粘人。这时有一个气;中冲的声音在叫瓦伦提诺夫的名字，瓦 伦提诺夫将一个打开了盖的香烟盒推到卢金有限的视野内 之后，说了一句道歉的话就不见了。

他的声音还在房间里震颤着，对于正在慢慢地从麻木 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卢金来说，这声音开始逐渐地变成为一个迷惑人的形象，借助这个声音，借助这里充满邪恶诱惑力 的棋盘发出的音乐声，带着对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所特有的 微妙、湿润和忧郁的情感，卢金回忆起了他以前参加过的上 千次比赛。他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比赛来让自己在噪泣中 喝个痛快：每一个都吸引着、抚摸着他的想象力，他从一个比赛飞 到另一个比赛，急切地在这个或那个令人心碎的组合上空跑过。

这里有纯洁和谐的组合，思想在那里顺着大理石台阶
防守

245

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在棋盘的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丝温柔的 骚动，一声充满激情的爆破，还有走向牺牲厄运后奏响的嘹 亮的号角声。……每一个都是美妙绝伦的，洋溢着爱的色 彩，每一个都选择了复杂而神奇的道路。而且，这种爱是致 命的爱。：

答案找到了。发起进攻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借助着 无情地重复着的一步一步的棋，它又一次向同样的激情走 去，但那会摧毁生活的梦想。毁灭、恐惧、疯狂。

"啊，不要！"卢金大声地说，努力想站起来。但是他臃肿无力，而且扶椅把他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放他走。无论如何，现在他又能试图做些什么呢？他的防守战略已经表明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被他的对手预见到了，所以那个蓄谋已久的棋步就发生了。卢金呻吟着，清了清喉咙，烦乱地向身旁看了看。他前面的小圆桌子上放着来客签字簿、杂志、一张张的白纸和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受了惊吓的女人和残忍地斜眼观望着的男人；另一张照片上，有一个毫无生气 地戴着美式眼镜的白面男人双手抓着摩天大楼的架子吊在空中——马上就要掉进深渊里了 。

那个难以忍受的熟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了，为了节约 时间，瓦伦提诺夫尚在门外的时候就开始对卢金说话，当门 打开的时候，话正说到一半："……拍一部新影片。我写的脚 本。设想一下，亲爱的孩子，讲一个小姑娘的事，她美丽而多 情，坐在一列快车的一节车厢里。从一个车站上来了 一个年 轻人。他来自一个很好的家庭。夜晚降临了。她睡着了，在 睡梦中她四肢舒展开来。那个了不起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

246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你知道这种类型的人，充满青春的活力，但绝对是纯洁 的——开始地地道道地失去理智，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下扑 到她的

身上。"(瓦伦提诺夫站起身向上蹦起，假装呼哧呼哧地喘气扑上去。"他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摸到了她的花边内衣和了不起的胴体……她惊醒了，推开他，大叫起来"(瓦伦提诺夫攥起了拳头放在嘴前，眼珠向外凸鼓)，"列车员和别的旅客跑了进来。他被判刑服苦役。他的年迈的母亲来找小姑娘求她救救她的儿子。戏剧性的场面在于，从最开始——在快车上时候——她就爱上了他，她心乱如麻，他是为了她才——你看，矛盾冲突就在这儿——为了她才被判服苦役的。"

瓦伦提诺夫深吸了一口气，语气更加平静了："后来他越狱了。他更名改姓，开始了冒险生涯。后来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象棋棋手。我找你就是这个事情，我亲爱的男孩，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有一个绝妙的主意。我想拍摄真正的比赛，由真正的象棋棋手同我的主人公对弈。图拉提已经同意了，莫泽也同意了。现在，我们需要象棋大师卢金……，"

"我猜想，"瓦伦提诺夫微微停顿了一下，瞧了一眼卢金威严的面孔，然后继续说道，"我猜想他会答应的。他十分感激我。他只需露露面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同时他还能回忆起从前当他的父亲任凭命运随意摆布他的时候，是我慷慨地为他花了许多钱。我那时想，花点钱就花点钱吧——我们是朋友嘛，再说将来他还是可以再还帐的。直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在这时门被猛然推开，一个没有穿外套的卷发男人防守

用德语大声喊叫，用很焦急的语调请求着：“噢，请你，瓦伦提诺夫博士，请来一小会儿！”

“请原谅，亲爱的男孩，”瓦伦提诺夫向门口走去，但还未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倏地转过身来，从钱夹里掏出一块纸扔在卢金面前的桌子上。“最近设计的，”他说，“你在这儿等我的时候可以把它解出来。10分钟后我回来。”

他不见了。卢金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机械地拾起那张纸片，这是从一种象棋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幅棋局图。卢金三步就可以把王将死。棋局由瓦伦提诺夫博士设计，问题出得既冷酷又狡猾。卢金了解瓦伦提诺夫，所以很快就找到了答案。在这道深奥的棋题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出题者的狡诈。从瓦伦提诺夫刚才说的一大堆晦涩的话语中，他弄懂了一件事：没有电影，电影只是一个借口……一个陷阱，一个陷阱……他将被骗去下棋。

接下来的走法很明显，但他不会让这个走法得逞的。

金猛地一使劲，终于齙着牙从扶椅上站起身来。他无法抑制自己意欲移动的冲动。他一只手摆弄着手杖一只手打着响指走进走廊，然后信步向前走去。一个庭院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停了一下之后就走上了街头。一辆车牌号十分熟悉的有轨电车停在他的前面。他登上车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但马上又站了起来，夸张地摇动肩膀，手握着拉手吊环走到另一个靠窗子的位子坐了下来。

汽车里没有别的乘客。他递给售票员一个马克，使劲地摇摇头表示不用找钱。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又一次跳起来，车猛地一转弯使他差一点摔倒，但他仍是向前走，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找到了一个离门近一些的位子。但是在这儿他同样坐不(主——当电车里突然上来一群学童、许多老太太和许多胖'男'人的时候，卢金还在四处走动，不断地踩在别人的脚上，终于他挤开人群来到门口。

一看见他的家他马上就跳下还在行驶着的电车；柏油马路在他的左脚踝下向前滑行，然后转了个弯撞击在他的后背上，他的手杖在磕绊在他的双腿上之后突然像一个被释放了的弹簧一样飞了出去，飞上了半空中，而后又落在他身旁。两个女人跑过来扶他。他用手掌拍打着外衣上的尘土，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走向他的房子——

电梯里乱糟糟的，但卢金一点也没有抱怨。因为他对运动的渴望仍未得到满足，他开始攀登楼梯，只要他的生命还在，他向上攀登的动作就要持续一段时间；他好像是在攀登一座摩天大楼。终于爬到了第一个楼梯平台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嘎吱喂吱地扭转钥匙，迈进门厅：他的妻子走出书房迎接他，她的面色通红双目烁烁闪亮。

"卢金，"她说——"你去哪儿了？"他脱下外套：挂在衣钩上，然后又换到另一个衣钩上，还想继续摆弄；但是他的妻子走上前来。他绕过她走进书房，她则紧随其后。

"我想让你告诉我刚才你到哪儿去了——你的手怎么这样了？卢金！"他迈出书房，清了清喉咙，穿过门厅走进卧室，在那里他开始在一个盘绕着瓷制长春藤的绿色和白色相间的大水池里仔细

地洗他的双手。

"卢金，"他的妻子心烦意乱地喊，"我知道（尔没有去牙 医那里。我刚刚给他打过电话。喂，说点什么。"他在手巾上
防守

249

擦干双手绕着卧室踱步，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就像以前一 样。然后他又走回到书房，她抓住他的肩膀，他还是没有停 下来，他走到窗户旁边拉开窗帘，看见在蓝色的夜晚深渊中 有许多灯光滑过，他的嘴唇作出一个咀嚼'的动作，然后又离 开了。

现在他又开始了一个奇怪的行进——卢金在三个毗邻 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好像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的妻子 一会儿跟在他身旁也是来来回回走，一会儿坐下来迷惑地 看着他，有时卢金又走进走廊，向那些窗户面对庭院的房 间里张望，然后再重新出现在书房。刚开始她觉得这也许 是卢金同她开的一个不好玩的小玩笑，但是他的脸上有 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神情，一种什么神情……严肃， 也许？……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言，但是她一看见他的脸， 她就感到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涌上心头。他清着喉咙 费力地喘气，继续在"个个房间里走动，他的步子是平 稳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卢金，坐下来，我们说说话。卢金！我 算你买了一个盥洗袋。噢，请坐下！如果你再这么走的 话你会累死的！明天我们去墓地。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 要做。鳄鱼皮的盥洗袋。卢金，求你！"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有时会在窗旁慢下脚步，举起一只手想一会儿然后继续走动。饭厅里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八个人的餐具。她想起客人们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想取消晚会已经太晚了——可这里……这种恐惧。”卢金，“她叫着，“客人们随时都会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我说点什么。也许你发生了一个意外，也许你遇到了一个令人不

250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愉快的熟人？告诉我，我求你，我已经无法再请求你，了

，，
：突然，卢金停了下来：。．整个世界好像停止了。他停在客厅里，停在那台留声机旁。 ” ；

“到此为止吧。”，

：，她轻声说，泪涌了上来。卢金开始从：口袋虽往外掏东西——先是一只自来水笔，然后是一块肇得整整齐齐的手绢，这是今天早晨她给他的；这之后他又掏出了一个盖子上印着三驾马车的香烟盒（岳母赠送的礼物），然后是一个红色的空烟包和两根有些缺损的香烟。他的钱夹和金表（岳父赠送的礼物）是以特别的小心掏出来的。这些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桃核。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留声机的外壳上，他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忘掉什么。”就这些，我想，

他说，扣上了肚子前的衣扣。她抬起布满泪痕的脸庞困惑地盯着摆在卢金前面的一小堆东西。——他走到妻子面前，微微鞠了一躬。她将目光移到他的脸上，模糊地希望能够看到那个熟

悉的不自然的半笑不笑的神情——她真的看到了，卢金在微笑。

"惟一的出路，"他说，"我必须退出比赛。" 胃"比赛？我们要比赛吗？"她轻轻地问，同时脑子里在想她得重新扑粉，客人马上就会来了。

卢金向她伸出一只手。她急忙将手帕扔在膝头，将她的手指递给他。

防-守

251

"它很好。"卢金说，先吻了一只手，然后是另，只，这是她教给他的顺序。： 、 、

："这是做什么，卢金？你像是在道-别。"

"是的，是的。"他说，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他转过身去走进走廊。在：这时，门厅处的门铃响了一——那是一个守时的客人真诚的铃声。她在走廊里找到她的丈夫并抓住他的衣袖。卢金转过身，不知道说些什么，所以只是低头看着她的双腿。女佣从远处跑'来，走廊里柑当狭窄，所以发生了。一个小规模的匆忙的碰撞：卢金略略地后退几小步，又向前走去，他的妻子也先后向前走动了几步，不自觉她抚弄了，下她的头发。女佣嘴里不知叨咕些什么，低耷头想找到一个她可以溜'过去的空糠。 "； .： ^

^：女佣成功了，消失在门帘后面'，就是郎个分隔井门厅和走廊的门帘。这时，卢金像以前那样鞠了个躬，迅速地推弃身旁的一扇口。他的妻子抓住门把芋，可门正在他的身后合拢。

卢金使劲推，她抓得更紧，剧烈地大笑，努力把膝盖往开得越来越大的门缝里挤——但是这时，卢金使用全身力气靠在门上，门关上了，锁簧咔嗒一声响，钥匙在锁里转动了两声。从门后传来了说话声，有人气喘吁吁，有人在打招呼。：

：。：—：—

卢金锁上门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扭亮电灯。；一个闪着白光的搪瓷浴缸靠在左边的墙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幅钢笔画：一个投下了阴影的立方体。远处窗户旁边立着一个小柜子。窗户的下部是毛边玻璃，是发亮的蓝色，不透明的。从上部的玻璃里透进一块黑色的长方形夜色，夜色像镜：

252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子一样闪耀着光泽。

卢金使劲地拉底下窗框的把手，但是有什么东西粘上了或是卡住了，它不想被打开。他想了一下，手中握着浴缸旁一只椅子的椅背，他看了看稳固的白色椅子，又看了看结实的毛边玻璃。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握着椅子腿举起椅子，像使用一个大槌一样用椅子边向前砸去。玻璃出现了裂纹，他又碰了一下，突然毛边玻璃形成了一个黑色的星状漏洞。预期的一刻寂静。然后，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发出了低低的声音，破碎了，他又砸了一下，想让洞再大一些，一块楔形的玻璃在他的脚下化为碎片。

门后面传来说话声。有人敲门。有人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和父名。沉默，然后是他的妻子的声音，极其清晰：“亲爱的卢金，请

开门。"卢金压低了沉重的喘息声，将椅子放回地板上，努力将自己的身体挤进窗户里。大块的楔形玻璃和碎片从玻璃框里支出来，有什么东西扎痛了他的脖子，他马上将头缩了回来——不，他过不去。

有人用拳头砸门。两个男人的声音在争论，他的妻子的轻语声从嘈杂的声中蜿蜒地透过来。卢金决定不再碰破玻璃了，因为这样做发出的声音太大。他向上看去。上面的窗户。但是怎么上去呢？他开始把小柜子里的东西往外拿，一个镜子，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瓶子，一个杯子。他慢慢地仔细地做这些事情，努力不发出声音或打碎什么东西。门后面的叽叽喳喳声无论怎样催促他都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把小垫子也拿走之后他开始尝试爬上小柜子；小柜子齐他的腰高，开始他爬不上去。他感觉很热，于是脱下短上衣，这时他

防守

253

发现他的手上有许多血，衬衫前襟上也有一些红点。他终于爬上了柜子，它在他的重压下吱吱作响。他马上就去抓上面的窗框，捶门声和说话声催促着他继续行动，他只能加快速度。他伸出一只手急拉了一下窗框，窗户开了。

黑色的天空。从那里，从这个冰凉的黑暗之中，传来了他妻子温柔的声音："卢金，卢金。"他记起左边就是卧室窗户，轻语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同时，门后面的说话声和撞击声提高了，那儿一定有20个人左右——瓦伦提诺夫、图拉提、拿着一束鲜花的老绅士……他仍吸着鼻子唠唠叨叨。

后来又来了更多的人，他们一起用一样东西撞击正在颤动着的门。可长方形的夜色仍是那么遥远。

卢金屈下一只腿把椅子拿到柜子上。椅子不稳，也很难让它平衡下来，不过卢金还是爬了上去。现在他能够轻松地 把胳膊肘放在黑色的底边上了。他的喘气声太大了，大得都 震聋了他自己，门后的叫声远了，远了；但是另一方面，卧室 窗户处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楚，带着穿透力在那一边冲破寂 静。

在许多次努力之后他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神奇怪的让人 窘迫的姿势：一只腿吊在外面，他不知道另一只腿在哪里，而他的身体说什么也挤不出去。衬衫在肩部已经被扯破了，他的脸湿漉漉的。他用一只手抓住头顶的一个东西，侧着身子钻了出来。现在，他的两只腿都吊在外面了，他只要松开 他正在抓着什么的双手——他就得救了。松手之前他向下 望去。下面正在进行着某种紧张的准备工 作：窗户折射在一处，而且很平坦均匀。

254

纳博科夫小说全集

整个深谷是分成了暗色和浅色的两个方格，在卢金松 开手的一刹那，在凉丝丝的空气灌进他的嘴里的一刹那，他 清楚地看见了一种永恒正在热心地不容更改地展现在他的 前面。 ^ 、 \ 门被撞开了。"亚力克山朵夫，伊万诺维奇，亚力克山 朵夫，伊方诺维奇，"几个声音在叫喊。 ~ ：

一：但是没有亚力克山'朵夫，伊方诺维奇。：，

、納博科夫的第三部小说《防宁》是一部 令人惊惧的描写精神

困扰和疯狂的小说。卢金的心智为棋所困，象棋逐渐取代了现实，
取代了一切。年轻美貌的妻子为使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尽办法……